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 / (日) 渡边淳一著; 姚继中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10 (2003.11. 重印)
ISBN 7-5411-2216-5

I. 光... II. ①渡...②姚... III. 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465 号

Copyright (c) 2003 by WATANABE Jun'ichi
MANDAR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Noah Life Co., Ltd, Japan

策划组稿: 邱季生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史小燕

插图: 宋 旻 赵 亮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汪萍等

书 名 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 定价 19.00 元
GUANG YUAN SHI ZHONG AI DE NU REN MEN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姚继中 ISBN 7-5411-2216-5/I·1869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184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 (028) 86666700 [发行部] (028) 86662959 [编辑部]

http://www.scwys.com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照排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85011398

目 录

GUANG YUAN SHI
ZHONG AI DE NU REN MEN



人物素描.....1

渡边淳一话物语 男人与女人——恒久不变的爱与怨.....1

桐壶更衣——无常的人生吸引着男性的爱怜.....1

藤壶（前半生）——酷似生母面影的梦中情人.....15

光源氏与头中将——拥有贤妻却备感苦涩的丈夫.....28

女性论——贵族男性心中的女性.....39

光源氏——追求女性的花招与伎俩.....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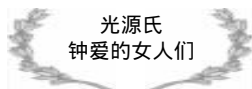
空蝉——拒绝源氏之爱以昭示自我.....63

夕颜——飘溢着轻浮情绪的女性魅力.....79

葵姬——不擅表现自我的女性的悲剧.....93

紫姬（前半生）——沐浴着异性之爱绽放的美丽花朵.....105

末摘花——丑陋潦倒的女人拥有的武器.....120



源内侍——不惧嘲讽的女中另类.....	137
胧月夜——奔放的个性令男人倾倒.....	148
六条妃子——地位与修养的背后潜藏着无限的怨恨.....	165
藤壶（后半生）——舍弃依依恋情以确保自身的地位.....	179
明石姬——谨小慎微地守护着幸福.....	194
紫姬（后半生）——深受宠爱却未成正妻.....	214
玉鬘——为义父的恋情而苦不堪言.....	230
三公主——纯真的性格反使她陷入不义.....	245
槿姬——一个拒绝庸俗的女人.....	263
光源氏——渴望爱情永恒的彷徨者.....	278
译者后记——独抱浓愁无好梦.....	290

素 | 人 描 | 物

光源氏——桐壶帝与桐壶更衣所生。由于母亲桐壶更衣身份地位较低，被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十二岁行冠礼、与葵姬结婚。十七岁常常访问六条妃子（此前早就开始私通）；追求空蝉被拒绝；错与轩端荻发生关系；邂逅夕颜，在幽会过程中夕颜猝死；十八岁初见紫姬；邂逅末摘花，与其发生关系；与藤壶妃子私通，并致藤壶妃子怀孕；十九岁与老女人源内侍调情；二十岁与胧月夜偷情；二十二岁与紫姬成为事实上的夫妻；二十五岁再访花散里（何时开始私通不详）；二十七岁与明石姬结合；三十二岁向槿姬求婚、被拒绝；三十六岁向玉鬘求婚、被拒绝；四十岁取三公主为妻。

一生中追寻自己母亲的身影，把母亲的身影在理想化的同时叠映在藤壶妃子身上。追求藤壶妃

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使藤壶妃子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女性”。紫姬起初作为藤壶妃子的替身，源氏公子赋予她的爱是分裂的，即既有替藤壶妃子承受的爱，又有她自己对源氏公子的吸引。直到藤壶妃子去世后，紫姬身上不再有藤壶妃子的影子，源氏公子才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紫姬身上。

藤壶妃子——桐壶帝的女御。由于相貌酷似桐壶帝无限宠爱的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所以既深得桐壶帝的宠爱，又是源氏公子因恋母情结而依恋和向往的“永恒的女性”。正是因为藤壶妃子的存在，才演绎出了源氏公子的一个个爱情故事。

藤壶妃子处事冷静、明智，她靠惊人的自制力，不仅集皇上的宠爱于一身，还把她与源氏公子的私生子送上了帝王的宝座。地位、荣誉、财富，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一直伴随着她离开这个人世。

葵姬——左大臣之女，源氏公子的结发之妻。美丽端庄，但缺少情趣。由于与源氏公子的婚姻并非出自两相情愿，因此婚后一直为无爱的不幸婚姻而苦恼，结果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紫姬——藤壶妃子的侄女，光源氏心中的理想的女性，一个“幸福的悲剧”性人物。山野蓬门之中，源氏公子窥视到了“永恒的女性”的面影，紫姬不但相貌酷似藤壶妃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藤壶妃子系



同一血统。

在源氏公子的精心呵护下，紫姬的一生，犹如美丽的花朵。她因源氏公子而绽放，为源氏公子而芬芳。她是源氏公子无比自豪的高尚优雅、善解人意的紫夫人。

紫姬的一生，是沐浴在爱的海洋中却未能享受到充分的爱。源氏公子对她说过“我爱你胜过他人”，却没有对她说“我只爱你一个人”。

明石姬——中等受领阶层明石道人的女儿，光源氏的夫人。明石姬没有什么特别非凡的才气，也不具羞花闭月的容貌，更谈不上有奋发的意气。但她具有对自身价值的正确判断、审时度势的能力、卧薪尝胆的惊人毅力，以及体贴他人的真诚与纯朴。正是这些蕴含在人的性格内部的、不被人们看做才能的潜在能力，使明石姬成了人生的胜利者。

三公主——朱雀帝的三皇女。十四岁时与四十岁的光源氏结婚。婚后又与柏木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薰君。三公主天真无邪，正直温顺。但她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平心而论，三公主原本是由父皇强加的这桩婚姻的受害者。可另一方面，由于她嫁给源氏公子为正妻，令无辜的紫姬痛苦、懊恼，最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又成了加害者。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结局。

六条妃子——前朝某大臣的千金。出身高贵，容貌姣

好，情趣高雅。曾进宫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生有一女（后来的秋好皇后）。不幸的是太子早逝，她从此寡居。她把真情奉献给了源氏公子，而源氏公子在得到她之后反倒与她若即若离。强烈的妒火化作怨灵出窍，毫不留情地置情敌于死地。

空蝉——地方官伊豫介的后妻。有良好的教养，姿态端庄，举止高雅，有一般年轻女子所缺乏的沉稳审慎。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迫于源氏公子的百般纠缠，曾经有过一次以身相许。但她决没有答应他的第二次要求。——以拒绝来拴住男人的心，以拒绝来昭示自我存在。这就是空蝉惟一的武器。

夕颜——已故三位中将的女儿。头中将的情人，与头中将生有一女儿（玉鬘）。夕颜正是源氏公子所喜好的“柔弱、本性谦恭谨慎、善于体贴丈夫的女子”。她万事不刻意追求，始终保持一种悠闲宁静的心境。可怜的夕颜，终究没能经受得住六条妃子怨灵的诅咒，在与源氏公子幽会过程中猝死，结束了年仅十九岁的短暂生命。

玉鬘——夕颜与头中将的私生女儿。母亲夕颜猝死后，随乳母前往筑紫。直到二十一岁，乳母的家人历尽艰辛，才把她带回京城。源氏公子得知她是夕颜之女，且又美若天仙，遂收做义女，安置在六条院的夏院居住。面对义父光源氏的求爱，她恐惧、困惑，无奈之下匆匆嫁给了髭黑大将。玉鬘拒绝了源



氏公子的求爱，对源氏公子的打击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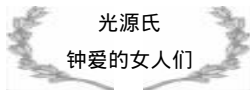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乍一看，平凡而又本分的女人，说不定在某时某地，同样会给某人带来相应的喜悦和悲哀，在不知不觉中，对某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槿姬——桃园式部卿亲王的女儿，光源氏的堂妹。十四岁开始前往贺茂神社当斋院，二十二岁时因父亲去世返回京城。槿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置身于世俗之外的人。她不与世俗女子为伍，自始至终无视源氏公子强烈的爱，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的追求，显示出了她独特的存在。

末摘花——常陆亲王晚年所生的一位女儿，相貌奇丑。她坐着时尤显上身很长；那鼻子又高又长，尖端略略下垂，并带有红色；脸色比雪还白，白得发青；额骨宽得可怕，下半边脸很长；身体很瘦，筋骨嶙峋，肩部的骨骼尤为显露，叫人看了觉得很是可怜。末摘花惟一拥有的武器是她的执著。她以她的执著感化了源氏公子。末摘花试图暗示女性之美与其说蕴含于形体之中，倒不如说外表丑陋者，其内心对人生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刻。

源内侍——宫中惟一的老年侍女。然而，人老心不老。

源内侍生性异常风流，在色情上完全不知自重。源内侍在《源氏物语》中是个另类人物，她公然积极主动地接近男人，寻找异性的乐趣，全无羞涩之意。



胧月夜——右大臣的六女儿，弘徽殿太后的妹妹。朱雀帝的尚侍。一位不惧宫阙礼仪束缚，开朗活泼，处处与众不同，特别对爱情更是热情奔放的女子。由于左右大臣政治上的角逐，导致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私情被发现，源氏公子不得不离开京城，流放须磨。胧月夜高雅不失开朗，高贵不失宽容，始终保持主体性的反抗精神，令源氏公子自愿走向毁灭。

桐壶更衣——桐壶帝最宠爱的更衣（在嫔妃中身份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尚侍），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美丽动人，柔弱中透露出楚楚风情。她出身并不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因此无端地招来了许多的嫉妒。特别是桐壶帝的正宫弘徽殿女御，尤其容不得桐壶更衣的存在。桐壶更衣不辞劳苦，朝朝暮暮侍候在皇上身边。终因不堪精神重荷，积劳成疾，在光源氏三岁那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桐壶帝与桐壶更衣的爱情故事，犹如一曲日本版的《长恨歌》。

弘徽殿女御——桐壶帝的正宫，右大臣的女儿。儿子朱雀登基后册封为弘徽殿太后。弘徽殿女御生性嫉妒，心胸狭窄，追求权势的欲望十分强烈。由于她容不得桐壶更衣的存在，桐壶更衣去世后，便将怨恨转嫁在光源氏身上。她最称心如意的事情是把光源氏流放到了须磨；她最失望的事情，恐怕是她的



儿子朱雀帝赦免了光源氏，使光源氏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头中将——左大臣的儿子，光源氏的挚友。与光源氏有着同样的癖好，即不顾家有仙妻，四处钻营，以渔猎女色为能事。特别是与夕颜私通，生下了女儿玉鬘。头中将倒也事业有成，最终官运亨通，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大臣。

髭黑大将——平安王朝的武士，玉鬘的丈夫（髭黑大将另有元配夫人）。粗俗中有细腻，刚毅中有柔情。在《源氏物语》的主要人物中，髭黑大将是惟一与平安王朝高雅的审美境界不协调的人物。他竟然敢与冷泉帝争夺玉鬘，暗示着武士势力对王朝政权的虎视眈眈。但他对玉鬘却是真情的付出。

渡边淳一 《源氏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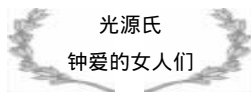
男人与女人——
恒久不变的爱与怨



上初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源氏物语》。当时，国语老师中山周三先生在讲解日本文学流派的时候，提到了《源氏物语》。

进入高中以后，在“古典文学”的课程里，学习了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但准确地说，比起《枕草子》来，《源氏物语》给我留下的印象，总觉得要淡薄许多。其理由是，《枕草子》是随笔，每一篇都是独立的，诸如《讨厌的东西》《无趣的东西》等，都是独立成篇，每读一篇总觉得有所收获，内容也比较容易理解。

在学校所学的《源氏物语》，即便是其中的一卷，如《桐壶》卷，也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往往连故事情节也弄不明白，就不了了之了。无论多么有名的作品，如果只抽出其中的一部分，去断断续续地阅读，那自然就会扼杀了对作品产生的兴趣。再说，对于还是些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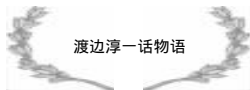


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源氏物语》中以光源氏为中心的、那些风雅的恋爱故事，总觉得过于女性化，似乎是与自己无缘的世界。加之，如今处在一个暴力占上风的时代，所以对光源氏那种在贵族社会里养尊处优的幸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男子，总是本能地抱有一种反感的情绪。在我进入大学以后，又被外国文学深深吸引，特别是对阿尔贝·卡米和卡夫卡的作品很感兴趣。我想，除了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之外，一般人或许都不会太关心像《源氏物语》那样的古典文学吧。

大约是在 25 岁前后，我着手和一些朋友一起创办一份同人杂志。与日本现代小说及西方文学相比，我发现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知识很浅薄，因此想尽可能地把日本的古典小说通览一遍，由此促使我再次接触到了《源氏物语》。我恍然发现，《源氏物语》的字里行间飘逸着王朝的优雅和纤细，蕴涵着深深的物哀情绪，让人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进一步从小说家的角度加以审视，其构想之宏伟，语言之丰富，自然描写之巧妙，不得不让我再一次为之折服。

无论我写什么样的小说，即使只写现代小说，研读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王朝文学，无疑是在确认自己的“根”，而且也拓展了自己的文学视野。这种拓展，不仅局限于作者，同时也使读者加深了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并以这种理解去重新审视每一个日本人的立足点。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源氏物语》对于日本人来说，



都是一座值得攀越的巅峰。只有攀越了这座巅峰，才能做一个当之无愧的日本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感性与知识。

迄今为止，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了《源氏物语》。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里，拥有如此多的读者、如此长时间广泛流传的作品，实在是为数不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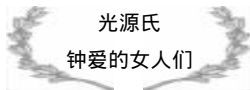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那么，《源氏物语》为什么能这么长久地广泛地流传呢？

紫式部开始写《源氏物语》的时间被推算为十一世纪初，具体说，大约是在公元 1001 年至 1006 年之间，距现在约一千年。一千年，细想起来，实在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悠长岁月。

事实上，经过这一千年，人们的衣食住行、思想、道德观，以至于情趣等等，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一千年前的时代背景，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但对那时的实际生活，却无法具体地去感受。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事物感到吃惊，可以认为不可思议，可以感叹，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把那个时代的人们行为模式，当做我们今天的行动参考，可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页，在充分认识到其历史性的情况下加以审视。

然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依然有许多动人心弦、令人不断产生新的感动的东西存在，而《源氏物语》就是其中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存在。



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作古、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一篇小说却能够流传下来，甚至在千年之后，在科学文明发达的今天，它还在现代人的心中挥之不去？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源氏物语》虽然写自于千年以前，但它把人间永恒不变的真实，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真情，都率直地表现了出来。

现在，即使我们对平安朝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贵族社会的实际生活一无所知，却能对《源氏物语》里男女人物的喜悦与哀愁不感到费解。虽然历经了千年的岁月，但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源氏公子和他周围的女性们的生生息息，就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与女人的情感交流方式一样，依然是鲜活的。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能够恒久不变，并且能生动地传递给我们？为什么服饰、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的诸如思想、制度等都会成为历史，惟独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却能永远令人感动呢？

答案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

“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丝毫改变，永远在同一个圆上旋转，没有丝毫的进步。”

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感叹：

“虽然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男人和女人之间，却依旧为了毫无新意的情感之事反复进

行着无休止的争吵，一点都没有进步。”

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啊！但对此我还是想作如下的解答：

“男人和女人为了感情的事做无意义的争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洗礼，但依然如旧。情感交流方式之所以没有像现代文明那样进步，那是因为我们是人。倘若人的情感也像科学技术那样不断进步的话，那人类岂不就和机器人或计算机一样了吗？”

这不是讽刺，只有人类的真情，从人类的历史有确切的记载开始，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特别是构成情感核心的男女之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

与之相比，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说有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是以前人的业绩为基础而不断累积的进步模式。比如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希望能够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于是他们就张开双臂，并在上面插上像羽毛一样的东西，然后从小山丘上跳下去，结果失败了。可是后人吸取教训，考虑到应该使用更大的羽翼，于是发明了滑翔机。这样至少可以在空中飘移了。但人类还是不满足，他们又考虑在飞机身上装上引擎，因此便产生了螺旋桨飞机。人们继续尝试着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与航行距离，因而诞生了像 B-29 那样高性能的机种。战后，喷气引擎被开发出来，利用喷气引擎为动力，制造出了喷气式

飞机，而如今更是出现了超音速飞机。我深信，科学文明的发展将会永无止境，再过百年，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近代社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与科学文明的不断进步相反，我并不认为诸如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之类的、涉及人们的内心情感的部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其理由是，诸如恋爱等情感问题与科学文明不同，它不可能在祖父、祖母等先辈们的知识基础上累加。比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绝对是一无所知，不用说什么恋爱的技巧，就连爱的喜悦、爱的痛苦，甚至连这个世界上还有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异性存在都全然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逐渐长大成人，他会自动亲近异性，爱恋异性，在不断积累各种体验的过程中，对男女之间的事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然而，是幸还是不幸？男女之间的问题绝不是靠读书，或者在学校学习，甚至父母的教导就能学会的。以女性为例，当一位女性爱上了一位男性，她自然能体会到爱的甘甜、男人的体贴；反之，一旦被拒绝或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她就会感受到爱的痛苦。通过诸如此类的种种体验，在实际感受男女间情感波动的过程中，最终走向成熟。

男女之间的事不是知识层面上的事情，只能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实际感受才能获得。其证据是，任何女性，无论你读多少有关男性的书籍，你也无法了解一个真实

的男人；相反，任何男性，无论你读多少有关女性的书籍，也不可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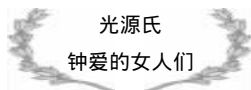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父母的说教能使自己的子女明白的。母亲对女儿说“那不是个好男人，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可女儿无论如何听不进去，反而不顾父母的反对，甚至越反对她越反其道而行之，在情感中陷得越深。结果结婚了，遇到了不幸，女儿这时才想到“母亲的话原来是正确的”。当然，也不排除父母看法有偏差，儿女的判断是正确的事例。

不管怎么说，科学文明是靠学识解决问题的领域，而男女之间的事情只能靠自己的体验和实际感受所获得，即属于所谓的智慧范畴。

无论在校成绩何等优异的人，有关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懂就是不懂。可有些人即使做不出多大的学问，他却能对男女间细微的情感变化体察入微。

科学文明可以由前辈传给后辈，父母传给子女，继承关系如同一根绳索，中间没有断裂。男女情感问题则不然，父母的经验只能是父母的，子女也只能靠自己去体会，一代与一代之间是断开的，各自拥有自己的智慧。

男女之间的情感智慧，既实在又虚无，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洗礼，这种智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几乎是在同一个圆周上不停地旋转。当然，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等等



会发生变化，但男女之间的情感智慧，通常自零开始，至五六十岁结束。这个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至少可以说圆心是相同的，尽管不时会出现短暂的横向或纵向的变形，但始终脱离不了同一圆心。

任何一个人，既然他们一生中的情感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他们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情感智慧也就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不会因为科学文明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导致人一生中恋爱次数的增加。

如果在同一圆周上旋转，所经过的路径也大抵相同的话，那么男女在情感方面的感受、所产生的共鸣，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吧。

实际上，我们现在阅读千年前的《源氏物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虽然古文与现代文的差别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语言上的障碍，但我们仍然为他们——平安王朝的贵族们的爱情生活，为他们生动的情感交流而感动。近代文明的的确确使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男人和女人，却依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毫无新意的情感羁绊。你、我，不，世界上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做着大同小异的爱情游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千年前的《源氏物语》，也同样能够理解古老的西方的诗歌和小说。其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在这千年之中，在我们人类身上，有着恒久不变、从未进步的东西。人们看似顽固得如此可悲，有时甚至几近徒劳、愚蠢，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执著，人才有别于他

物，被称之为入。

为了寻找到这恒久不变的东西，我们将以《源氏物语》这一路标为依据，去探访生活在平安王朝时代的人们的爱情生活。我们在发现各不相同的爱的形式的同时，更会洞察到蕴藏于其中的很多相关的技巧，当然不乏欺瞒与哄骗。

现代人要向生活在千年前的平安王朝时代的古人学习，这也许是突发奇想，但爱的课程是没有新旧之分的。岂止是没有新旧之分，说不定与我们现代人相比，平安王朝时代的贵族们远比我们度过了更深的、更浓密的爱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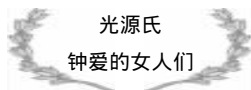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自下一章开始，我将以生活在平安王朝时代的恋人的感觉，去追寻通古至今的、男人女人的爱的身影。



源氏公子的生母桐壶更衣美丽动人，虽然出身并不高贵，却能集皇上的宠爱于一身。有鉴于此，从《源氏物语》起首的叙述，便可以得到佐证。

某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位更衣，虽然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有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自以为皇上的恩宠在我，有朝一日定能立为皇后，或成为皇子的生母。如今看到这位更衣受皇上的独宠，于是便诽谤她，妒忌她。

这位桐壶更衣不辞劳苦，朝朝暮暮侍候在皇上身边。大概是积劳成疾吧，竟常常生起病来。皇上不顾众人的非议，越发舍不得她，怜爱她，甚至更倾情于她。



朝中公卿大臣都不以为然，大家侧目而视。有的甚至搬出中国唐朝的杨贵妃为例，纷纷在背后议论：当初中国的皇帝唐玄宗就是因为过于溺爱一女子，才弄得天下大乱。

《源氏物语》起首的数十行文字，描写出了当时的皇帝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之间悲恋的前因后果，以此深深地吸引了读者的兴趣。这也正是《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作为物语作家的巧妙与高明之处。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并不很高，因而紫式部的落笔显得低调，然而这反而煽起了读者的情绪。其实，桐壶更衣的身份地位也不算低，其父曾官居大纳言之位，早已去世。母夫人也是名门贵族出身，不但有教养，且能墨守宫中礼仪成规。更衣的父亲原本早就有意送女儿入宫，只因缺少有力的保护者，所以才不得不甘心屈居下层。

当女主人公被紫式部设定为谨小慎微的没落贵族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站到女主人公一边来。即便是皇上，也不例外。特别是当他得知自己心爱的人被其他女性诽谤、妒忌时，他便更加怜爱她，格外地用心保护她。

这种心理，应该说是所有的男人都具备的一种“保护本能”，一旦这种本能得以满足，男人们就特别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一点上，现代男性也并不例外。

古往今来，当一个女人特别受宠于人时，其他的女人往往就会去妒忌她、贬低她，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并不足以为奇。

女御们各自都是肩负着家庭的荣誉进宫侍候皇上，而皇上将她们冷落一边，独宠地位低于女御的更衣，这是女御们不但憎恨，而且是断断不能容忍的。可偏偏事与愿违，更衣在羡慕与妒忌中怀上了皇上的骨肉。

敢是宿世因缘吧，这更衣生下了一个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的皇子。皇上急欲看看这婴儿，赶快叫人抱进宫来。一看，果然是一个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

皇上原本早就有了一位皇长子，因其母亲是当朝右大臣之女，所以人们都认为皇长子将来肯定会继承皇位。然而，如今生下的这位皇子，其相貌异常清秀俊美自不必说，而且又聪明过人。按常理，皇上最珍爱的应该是皇长子，可现在这位小皇子却超出皇长子，受到皇上的无限宠爱，母亲更衣的地位也随之上升。

面对眼前的境况，皇长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中十分不安，她十分担心东宫太子之位会不会被眼前的这位小皇子夺去。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是皇上的第一夫人，地位决非寻常妃子可比。她不但给皇上生了一位皇子，另外还

生育有几位公主。因此，后宫大小事宜，皇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听这位女御的意见。正因为弘徽殿女御是这样一种存在，所以皇上为了避其耳目，特意将小皇子留在自己身边。

皇上对小皇子的宠爱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姿清秀俊美，其中还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同为自己所生的皇子，却因为生母的身份地位低下，将来难以继位。更有甚者，这小皇子将来或许还会遭到第一夫人的娘家、右大臣家族的冷遇。内心深深的不安与哀婉，使皇上对小皇子的宠爱达到了极致。这岂不又是弱者招致同情的真实写照吗？

另一方面，桐壶更衣由于为皇上生下了光彩夺目的皇子，母子同时备受皇上的恩宠，这更加引来了众多女性无休止的怨恨与恶意的中伤。

“桐壶”不是这位更衣的姓氏，原本是宫中一居所的名称。按当时的习惯，居住在桐壶院的更衣，人们就习惯上称呼她为“桐壶更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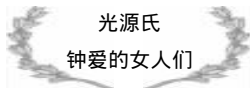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桐壶院地处宫中的东北角，离皇上起居的清凉殿有很长一段距离，自桐壶院去清凉殿，途中要经过宣耀殿、贞观殿、登花殿，最后经过弘徽殿门前，才能到达清凉殿。

穿着宫中硕大的礼服，步行如此长的路途，决非是件容易的事情，途中还要通过各个殿前，及殿与殿之间的过廊。虽然一部分过廊有遮雨的顶盖，但也挡不住两

男人们自尊心强，
性情高傲。
但他们往往是外强中干，
表面上常常虚张声势，
而在内心深处往往需要有人能听他倾诉，
给他以鼓励。
至于能给他鼓励的，
对他表示赞同的人有多少美德、
有多少智慧，
那是次要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侧透风。因此，每当寒冬雨日，行走于其中，实在不是一件乐事。特别是每到夜晚，当没有月光的时候，带上两三个宫女，仅靠每隔一定距离悬挂的那几盏灯笼行走，也还是有些令人心里发怵。

其实，桐壶更衣最害怕的，与其说是夜晚的黑暗，倒不如说是穿过那些女御，以及她们的侍女的宫室门前的那一刻。

在皇宫里，妃嫔们的住所是这样分配的，身份地位越高的人，离皇上起居的清涼殿越近。比如第一夫人弘徽殿女御居住的弘徽殿，与清涼殿之间仅一条过廊之隔；藤壶殿（飞香舍）与弘徽殿相比，距清涼殿又稍远一些。至于桐壶院，那自然就更远了。从桐壶院去清涼殿，除了要走过若干殿与殿之间的过廊外，更无可回避地要经过弘徽殿的门前。

可想而知，桐壶更衣要去清涼殿侍候皇上时，白天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寂静的夜晚，拖着硕大的礼服穿行于两宫殿之间，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众多妃嫔和宫女们的耳目的。

有时皇上也会亲自驾临桐壶院，每当此时，那些妒忌的妃嫔和宫女们只能在背后交头接耳，说些诸如“好大的架势啊”之类的风凉话。但桐壶更衣不时奉旨，于夜晚前往清涼殿侍候时，那就不是三言两语的风凉话的事了。

“瞧，那女人又去清涼殿了……”

言语伤害也就罢了，有些听不出声音来的宫女甚至对桐壶更衣使坏。当然，她们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赴皇上起居的清凉殿，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有时这桐壶更衣，往行过分频繁了，她们就恶意地作弄她，在板桥上或过廊里放一些齜齜的东西，让迎送桐壶更衣的宫女们的衣裙弄得肮脏不堪。有时她们又彼此约通，把桐壶更衣所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锁闭，令她无法进出，使她困窘。

此处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实际上，那些宫女们不是在过廊上泼上水令其滑倒，便是撒上粪便之类的污秽的东西，令桐壶更衣和她的侍女们把礼服弄得污秽不堪。特别是连接殿舍的过廊的两端，安装有像现在的防火板之类的挡板，出其不意地将挡板关上，把桐壶更衣和她的侍女们锁闭其中，是想让她们不能按时去到皇上身边，以惹怒龙颜。

当皇上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作弄、痛苦不堪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诸如此类的作弄层出不穷，使得桐壶更衣痛苦万分。皇上看到此种情况，更加怜爱她，

就叫原住在清凉殿后面后凉殿里的一个更衣迁到别处去，腾出房间来给桐壶更衣作值宿时的休息室。那个迁出外面去的更衣，更是怀恨无穷。

桐壶更衣并没有什么过错，要说有过错，那也是皇上的过错，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独宠一人所引起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女人胆敢直接地怪罪皇上，因此，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到了桐壶更衣一人的身上。她们只能认为是桐壶更衣的妩媚迷惑了皇上，认为她为皇上生了小皇子，说不定还企图想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太子，她自己好当皇太后呢，真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女人！

搬进后凉殿一事也招来了非议，都说她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是她哭求皇上让她搬进后凉殿，结果才使皇上赶走了原先住在后凉殿的更衣。大家都认为，如果她是个有良知的女人，就算皇上给她腾出后凉殿，那也该谦让才对啊！总之，一切皆是桐壶更衣的错。

面对这种状态，就算是在皇上身边，只要留在宫中，总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承蒙皇恩，小皇子一晃就三岁了。按惯例，小皇子三岁时要举行穿裙仪式，届时清秀高雅的容貌会更增加一份俊美。皇上视小皇子为至宝，穿裙仪式绝不亚于当年皇长子的排场，这又无端地招来了妃嫔宫女们的嫉妒。

这年夏天，桐壶更衣身体越发不好，可在宫中又难以静养，于是向皇上乞求回娘家养病。但皇上无论如何舍不得放她回去。在这期间，桐壶更衣的病日重一日，更衣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向皇上恳求，皇上才好不容易恩准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把小皇子留在宫中。

皇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桐壶更衣，以至于夜不能寝，不时派使者前去看望，祈求她早日康复。谁知天不留人，人死如露消，回家后不久的一天的后半夜，桐壶更衣便去世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桐壶更衣完全是因为心劳过度而导致了身体的衰竭。

桐壶更衣正值青春年华便撒手人世。对于她的人生观，见仁见智，不排除有人认为她是一种幸福：集当时最高权力者的宠爱于一身，生下了一位皇子，这位皇子后来成为显赫一世的“光华公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很幸运的，但她也为此付出了同等的代价，她不断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怨恨。甚至可以说，桐壶更衣的早逝，完全是众多女性的怨灵加害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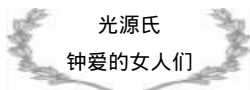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细想起来，桐壶更衣是一个悲剧人物。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柔弱的女人。但她柔弱中透出楚楚风情，不经意中反而煽动起了男人的保护本能。

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男人喜欢这一类型的女性，特别是对在精神上爱逞强，总想把自己喜欢的女性塑造

正是因为源氏公子没有能终生用情于一个女人，
才使这部物语成为罕见的、
绚丽多彩的爱情经典。
源氏公子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追逐女人
一言以蔽之，
因为他是一个男人！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成自己心中理想人物的男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男女之间的事情说起来很奇怪，当一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喜欢的男人太亲近像桐壶更衣那样柔弱的女人时，最忌讳的事情是不能欺负这位弱女子。因为对喜欢弱女人的男人来说，你越是这样做就越能激发起他们的保护本能，使他更加亲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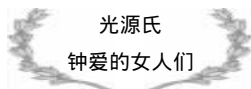
假如你突然发现你所喜欢的男人被一个弱女人所吸引的话，最好的办法毋宁是经常地表扬那位柔弱的女性。你恭维她，给她戴高帽子，迷恋她的男人在高兴的同时，时常会突然产生这样的疑问：她难道真有那么好吗？

大家异口同声说不好，反而会使当事人更加执著；可大家都说好时，反倒会使当事人的热情冷却，这就是恋爱的一般心理。

面对现实，表扬自己所关心的某个男人迷恋的女人，着实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即使心里明明知道与其贬低她倒不如去表扬她，可一到具体的场合，仍禁不住做出点事与愿违的事情来。

夏去秋来，皇上仍然无限思念死去的桐壶更衣，以至于朝朝暮暮以泪洗面。然而伤害桐壶更衣的始作俑者弘徽殿女御仍不肯善罢甘休。

弘徽殿女御等人，至今还不肯原谅桐壶更衣，时常充满嘲讽意味地说道：“做了鬼还叫



人不得安宁，这等宠爱真不得了啊！”

弘徽殿女御明知道说出这样的话来定会讨人嫌，可一不留心，就忍不住吐露出了这些不中听的话语来。这既是她的强硬之处，同时也是她的弱点所在。相反，像桐壶更衣这样极度柔弱的女性，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在现代社会，她仍能赢得男人们的爱意，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占便宜的性格类型！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的一开头就安排了这一类型的女性人物登场，而且作为女主人公又青春早逝，这岂能不给“光君”源氏公子的人生投下一束潜在的阴影？

藤壶
前半生
——
酷似生母面影
的梦中情人

桐壶更衣去世以后，皇上整日悲叹不已。本以为假以时日，悲伤之情自然会渐渐淡薄，岂知历时越久，对桐壶更衣的那份思念反而越甚。

皇上身边的人看到皇上始终愁容不解，有时为了让他消愁解闷，也召见一些远近闻名的美人进宫。可是没有一个令皇上中意，相比之下，反倒更觉得像桐壶更衣那样的人，世间真不容易再得。他愁眉不展，一概无心顾问世上的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令他的心情焕然一新的女性出现了，她就是藤壶。

这一天，有一位典侍向皇上奏道：“妾身入宫侍奉，已历三代，终未见与桐壶娘娘相似的人。惟有先帝的四公主，相貌酷似桐壶娘

娘，真乃倾国倾城之貌也。”皇上闻言，想道：“莫非真有其人？”未免留情，使卑辞厚礼，劝请四公主入宫。

这位公主是先帝的第四皇女，容貌姣好，声望高贵。母后对她钟爱无比，精心将她养大成人。向皇上推荐四公主的典侍曾经侍候过先帝，与四公主的母后也很亲近，由于她至今仍经常出入先帝宫邸，不时窥见四公主的容姿，故深知四公主与桐壶更衣颇为相像，所以才把这事禀奏给了皇上。

四公主的母亲听说皇上要四公主入宫，心里犯愁道：“哎呀，这真可怕了！东宫太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可是个心肠狠毒的人，桐壶更衣分明是被她折磨死的，现在却要把女儿送进宫去，这如何是好……”她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不料祸不单行，四公主的母亲突然因病撒手而去，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四公主。四公主的侍女们、保护人和其兄兵部卿亲王等人都觉得，既然母亲大人已经不在，与其在此孤苦度日，不如让她入宫，心情也可以宽慰一些。于是决定送四公主入宫。

这位四公主便是后来的藤壶妃子。

如前所述，这位公主是先帝的第四皇女，母亲也是出自名门贵族，自然是谁也怠慢不得。她在宫中的寝殿实际上叫做“飞香舍”，位于皇上起居的清凉殿北侧，而且只有一廊之隔。“飞香舍”的北面还有“凝华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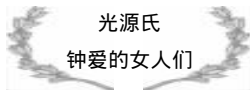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梅壶)、“袞芳舍”(雷鸣壶)等寝殿。因为“飞香舍”南面的中庭里栽种有紫藤，所以“飞香舍”习惯上称呼“藤壶”。四公主入宫后册封为女御，住在藤壶院，因此按宫廷习俗，人们都称呼她为藤壶妃子^①。

这藤壶院历来只赏赐给皇后、女御等身份地位很高的女性起居，藤原安子与后来的村上天皇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总之，宫中有不少的庆典祭祀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每逢阳春三月，都要在藤壶院举办盛大的藤花宴，小溪流经庭院，藤花飘落，星星点点漂浮于流水之上，风情无限，优美至极。

这位公主身份高贵，为世人所敬仰，别的妃嫔亦对她无可贬斥。因此，藤壶女御入宫之后，一切如意称心。已故桐壶更衣出身低微，受人轻视，而恩宠偏偏异常深重。现在皇上对她的恋慕虽然并不消减，但爱情会渐渐移到藤壶妃子身上，皇上自然感觉十分欣慰，这也是人之常态，深可感慨也。

王朝时期，身份地位的等级非常森严，桐壶更衣之所以在宫中到处受欺负，而藤壶妃子却能赢得人们的尊

^① 在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中，桐壶帝在位时称呼藤壶女御、藤壶妃子；桐壶帝退位后称呼藤壶皇后；冷泉帝继位后称呼藤壶母后（藤壶之子冷泉帝继位时，藤壶已出家为尼，故不能封太后）。



重，一切皆缘于家庭背景的不同。

物语中没有详尽记述藤壶妃子是何时入宫的，但据推测，大约是在桐壶更衣去世二三年后的事情吧。在此期间，后宫云集的妃嫔美女不离皇上的左右，然而皇上却不为所动，心中只有日思夜想的桐壶更衣。作为一个男人，更何况是皇上，其忠诚的程度，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随着岁月的流逝。皇上对桐壶更衣的爱惜之情多少也会淡薄，加上藤壶妃子年轻貌美，又十分酷似桐壶更衣，皇上不由地对她萌生了新的爱恋之情，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此，作者紫式部以成熟女性的眼光给予了认可。

话分两头说，与生母桐壶更衣生离死别的源氏公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俊美。父皇念其失去了母亲，特别怜爱他，并为此特将他母亲桐壶更衣生前居住的桐壶院原封不动地赐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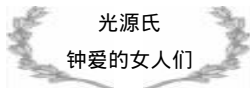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时刻不离皇上左右。虽然已是成年男子，但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对他都不回避。妃嫔们个个妩媚窈窕，各得其妙。然而她们大多年岁较长，只有藤壶妃子年龄最幼，相貌又十分美丽动人。虽然书中没有记载此时的藤壶妃子有多大年岁，但根据物语前前后后的人物关系推算，大概十五六岁吧。

宫中地位高的女性是不能直接让男人窥见自己的容貌的。当宫中男人走近自己时，通常都会用衣袖遮挡着

我恍然发现，
《源氏物语》的字里行间，
飘溢着王朝的优雅和纤细，
蕴涵着深深的物哀情绪，
让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我进一步从小说家的角度加以审视，
其构想之宏伟，
语言之丰富，
自然描写之巧妙，
不得不让我再一次为之折服。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自己的面部。由于源氏公子年纪尚幼，所以多数女官在源氏公子面前也就不太注意这些礼节。

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源氏公子才三岁，当然连母亲的面影也记不得了。如今听那典侍说这位藤壶妃子的相貌酷似自己的母亲，这年幼的公子便深深恋慕，并且常常有意地亲近这位继母。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源氏公子对藤壶妃子的恋慕，原本是始于恋母情结。“那个人长得跟你母亲十分相像”。对一个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何模样的孩子来说，这无疑会使他产生亲近之情。更何况那藤壶妃子年轻漂亮，思念之情逐步转变成恋慕之情也是在情理之中。

作为源氏公子的父亲，皇上也常常对藤壶妃子说：“你不要疏远这孩子。你和他母亲的相貌异常肖似。他亲近你，你不要误认为他无理，多多地怜爱他吧。他母亲的音容笑貌和你非常相似，他自然也和你非常亲近。你们两人作为母子，并无不相称之处。”正因为有此相托，源氏公子深感喜悦，每逢春花秋月、良辰美景，常常亲近藤壶妃子，对她表示恋慕之情。

日复一日，皇上对藤壶妃子的宠爱有增无减，而藤壶妃子沐浴在皇上的无限恩爱之中越发美丽动人，因此

世人都称她为“昭阳妃子”。再说那刚满十岁的源氏公子，俊美之外又加上一份少年帅气，人们称他为“光华公子”（光君）。

面对眼前的这两人，心里最不痛快的是皇上的正妻弘徽殿女御。源氏公子固然是她的旧恨，可这名声凌驾于她之上的“昭阳妃子”藤壶妃子，给她平添了新的烦恼。遗憾的是，藤壶妃子与桐壶更衣不同，是先帝的皇女，出身高贵，不能像对待桐壶更衣那样，绝对草率不得。

由于容貌酷似已故的桐壶更衣，所以才受到了皇上的宠爱。藤壶妃子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得到皇上的宠爱固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凭借自己的相貌与桐壶更衣酷似才得到了宠爱，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再加上，连故人之子源氏公子也是以渴望母亲的眼神在恋慕自己的话，那还有什么理由值得真正高兴的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惜紫式部并没有深入地去写它。

转眼间，源氏公子十二岁了，照例须举行冠礼，改作成人装束。皇上为了举办源氏公子的此次冠礼，躬亲指挥，日夜操心，务求场面不亚于当年皇太子的冠礼。这恰恰又在无意中刺痛了弘徽殿女御的心。

为了冠礼仪式，源氏公子初次把童发梳成“总角”，顿时变得气质高雅，满面生辉。虽然改作成人装束甚是

可惜，岂知改装后越发俊美可爱了。皇上目睹此情此景，又念起他母亲桐壶更衣来。心想如果他的母亲能够目睹今日的情景，不知作何感想。想到此，不觉一阵心酸，好不容易才将眼泪隐忍了下去。

在加冠仪式的同时，还要另外举行一项重大的仪式，这就是以加冠为契机，让源氏公子与左大臣的千金葵姬完婚。

葵姬比源氏公子年纪略长，是左大臣夫妇的掌上明珠，如今两人若结秦晋之好，左大臣不但可以成为源氏公子强有力的后盾，同时也会因为纳皇上最心爱的源氏公子为婿，自己的权势得进一步的加强。

当然，这一切安排都是皇上与左大臣的如意算盘，当事人源氏公子只能惟命是从，加上年轻不谙事故，只觉得心中难以为情；葵姬亦不例外，她还从未与源氏公子见过面，现在也只能任随父意，听天由命。

其实，此时此刻源氏公子正在为另一件事心里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就是如果与左大臣的掌上明珠葵姬完婚了的话，从此或许就不那么容易见到藤壶妃子了。

是时源氏公子年仅十二岁，有何能力与长辈抗争呢？更何况宫中上上下下无不认为这桩婚事是举世无双的良缘！事到如此，源氏公子也不犹豫，当晚便按惯例赴左大臣宅邸，与葵姬举行了完婚之礼。婚礼之隆重，自然是无须赘言的。

源氏公子得到左大臣这样强有力的后盾，再与左大

臣的爱女葵姬相亲相爱的话，源氏公子的一生或许会充满幸福。但人算不如天算，世上的事哪能事事如愿呢？

婚后，源氏公子心中常常思念与自己的母亲有着相似容貌的藤壶妃子，由于自己已经成婚，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见到藤壶妃子了，这反而使他的思念之情变得越发高涨。

他心中一味认为藤壶妃子的美貌盖世无双。他想：“我能和这样的一个人结婚才好。这真是世间少有的美人啊！”葵姬原也是左大臣的掌上明珠，而且娇艳可爱，但因源氏公子心中总是想着藤壶妃子，最终导致两人性情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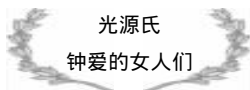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的确，男儿的恋母情结是强烈的，越是自幼丧母的男子，越是带有一种深深的、希望回归母亲怀抱的眷恋。

加冠成人之后，源氏公子不能再像儿童时代那样穿帘入幕，只能在作乐之时，隔帘吹笛，和着帘内的琴声，借以传达恋慕之情。有时隐约听到帘内藤壶妃子的娇声，聊以慰藉思念之情。因此，源氏公子一味喜欢住在宫中，不想回葵姬渴望期待的左大臣家。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源氏物语》对于日本人来说，
都是一座值得攀越的巅峰，
只有攀越了这座巅峰，
才能做一个当之无愧的日本人，
才能获得真正的感性与知识。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人们都说是天赐良缘，所以顺从天意与葵姬结了婚。然而源氏公子怎么也无法忘记心中早就寄以情思的那位女性。更有解不开的心结，这位女性是一位酷似亡母的人，又是集父皇的宠爱于一身的父皇的爱妃。

男人的爱，一旦潜意识中夹杂着恋母情结的因素，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说实话，在现实生活中，男人在追求女性的同时，潜意识中总是能看到母亲的面影。不言而喻，一个被有恋母情结的男人所爱的女性，她既是这个男人的恋人，又是她的妻子，同时还必须是他的母亲，并且是他脑海里所描绘的、理想的母亲……

我就是我，做一个男人的母亲，这种麻烦的事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有这种想法的女性，永远不可能与有恋母情结的男人情投意合的。

真是不幸，源氏公子就是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有着深深的恋母情结的男人。

在世人心目中，谁都认为源氏公子是一个幸福无比的幸运儿，可在他的内心深处，爱的是酷似母亲的人，爱的是父皇所钟爱的人——两种含有异质要素的爱情在逐渐膨胀。



《桐壶》卷之后是《帚木》卷，其中有关女性观的“雨夜品评”最为著名。

在《帚木》卷中，源氏公子对头中将等人的女性观侧耳倾听，并大大地触发了自己的女性观。此时的源氏公子已十七岁，参加谈论的头中将二十二三岁，另有左马头、藤式部丞等人。据推算，其年龄大抵与头中将差不多。之所以说是推算，原因是物语中没有确切地记载头中将的年龄，因此只能根据前后文类推。

头中将是源氏公子的正妻葵姬的兄长，这段“雨夜品评”中的主要议论者。说他当时二十二三岁，是因为其妹葵姬大源氏公子四岁，即二十一岁，作为兄长，大概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光景。

在《源氏物语》中，各种人物频繁登场，年龄不详者甚多。比如在第二章中的桐壶更衣、源氏公子的生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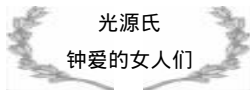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桐壶帝，均没有确切的年龄记载。这种含糊不清的手法，在现代小说中是难以想象的。但《源氏物语》本来就是紫式部以当时的后宫为舞台，专门为与后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写的。当时没有如今这种发达的印刷技术，只能靠毛笔一字一句地抄写传读，紫式部压根就没去想为众多的读者写书。

就其内容而言，也大都是以当时后宫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传说，人们饶有趣味议论的事件为基础，再加上作者紫式部根据自己的心愿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写成了属于后宫范围的女官间相互传阅的一幕幕故事。所以读者读着读着，就能想象出人物的原型。正因为如此，它才没有必要像现代小说那样，把人物的年龄、来历等一一交代清楚。有时甚至还有必要故意将某人某事虚拟化处理。

不管怎么说，包括十七岁的源氏公子在内，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凑在一起议论女性观，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早熟，也有些轻狂。但一想到当时贵族社会的男女关系，也就不觉得特别的不自然。

源氏公子原本就是十二岁结的婚，虽说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至少这么年轻就结婚，说明他们对男女之事并不陌生，何况现在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人了，有关女性的事情，谁不能说出点儿名堂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比现代人要早熟，而且寿命较短。因此，物语中描写人物的人情世故，远



比他们的年龄成熟得多，我想这是不足为奇的吧。

在理解了以上背景后再读《帚木》卷，恐怕就不会有费解之感。

梅雨连绵，久不放晴。其时宫中正值斋戒期间，不宜出门，人人连日笼闭室内，以避不祥，源氏公子就趁机长住宫中。左大臣家盼待日久，不免怨恨。然而还是备办种种服饰及珍贵物品，送入宫中供用，左大臣家诸公子也天天到源氏公子的宫中住室淑景舍来奉陪。

寥寥数语，分明道出了源氏公子与左大臣家的关系。

毋庸置疑，源氏公子与左大臣的女儿葵姬的确是结了婚。只是按当时的习俗，贵族社会时兴的是“访妻婚”，除天皇、皇太子外，男子结婚一般都去女方家。婚后女子仍居住娘家，男子前往住宿。适当时期后，新婚夫妇另居他处，或将妻子迎至丈夫邸内。

源氏公子以梅雨和回避不祥为由，长时间滞留宫中，根本就不想回到妻子葵姬身边。

葵姬高贵端庄，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点让人挑剔的粗俗。惟美中不足，就是缺少一点情趣，这正是源氏公子无法忍受的。源氏公子常常找出些理由，尽量避免回左大臣家，因此与葵姬共度良宵的时间也就不多。这种

情况在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叫做“逃夜”。

尽管如此，左大臣家一如既往地善待源氏公子，从没有一句抱怨之辞。他们精心地为源氏公子准备服饰及其他物品，一心一意地等待着源氏公子的归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左大臣家族的不幸，但实际上最痛心的，是这个家族中与源氏公子有直接情感联系的、源氏公子的正妻葵姬。

葵姬向来心性极高，性格刚毅，对源氏公子的不满从不流露在言辞之间，反倒是父母及侍候她的丫鬟们为她鸣不平，担心这担心那。当然，他们也曾怀疑源氏公子会不会避人耳目，在外面偷香窃玉，后经查实，觉得源氏公子不像是一个好色之徒，更不会喜欢世间常见的那种一时冲动的色情行为。

既然如此，大家也就放心了许多。但不回家总是令左大臣一家人心里不痛快，或许是对家庭的这种微妙气氛有所察觉，左大臣的儿子头中将便进宫看望源氏公子，这就有了后来的“雨夜品评”。

头中将与源氏公子年龄相近，又同为身份高贵的贵族公子，所以和源氏公子特别亲昵。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头中将与自己的正妻、右大臣的千金性情不合。右大臣重视他，招赘他为婿，可他偏偏不喜欢去这正夫人的家。

古往今来，有很多现象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社会中，像源氏公子和头中将那样，娶了门第高贵人家的女

儿为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理想的夫妻，而实际上夫妇不和，心在其他女人身上的男人并不少见。

头中将差不多与源氏公子同时期结婚，但由于他比源氏公子年长，所以与女人的关系也就复杂得多，论谈情说爱，他不愧是高手。可有一件事，着实令这个看似随心所欲的浪荡公子十分在意，那就是自己最亲切、最无顾忌的玩伴源氏公子的正妻是自己的亲妹妹。不爱自己的正妻，想方设法回避去自己的妻子家，在这一点上，头中将与源氏公子有着难以置信的共同之处，然而头中将要是认可源氏公子对妻子不即不离的事实，那就等于是否定自己的妹妹，甚至难逃无视自己的家族的嫌疑。

与源氏公子的友情固然重要，同时又不能不顾及自己可爱的妹妹。在友情与家族利益的夹缝中，顾及一方就会伤及另一方。当然，为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而烦恼不堪的，绝不止头中将一人。在现实社会中，这类事情并不罕见。

说实在的，自己的妹妹嫁给自己的好友，结果闹得夫妻不和的情况还真不少。每当这时，夹缝中的男人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其实，要想没有这类的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避免自己的妹妹与自己好友之间的婚姻。现实中不排除自己的妹妹主动爱上哥哥的朋友，对于这种情况，切不可一开始就认定他们的婚姻注定会失败。作为兄长，在祝福他们的同时，不免也会反

复提醒他们“既然要结婚，就应该努力做到相亲相爱”。

令人遗憾的是，头中将已经于事无补，也没法再做那徒劳的努力。他正视眼前的现实。作为男人，他同情源氏公子的苦恼，但不想更深地介入他的苦恼。源氏公子也是聪明人，他也不会把与妻子如何性情不合、为何回避去左大臣家、心中有何不满等等，一股脑儿地告诉头中将。虽说两人都很年轻，但都做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互不触及对方的痛处，形同他人似的谈论女性观。

一日，下了一整天的雨，直到黄昏时分，仍旧下个不停。雨夜异常岑寂，在殿上侍候的人不多。源氏公子居住的淑景舍比平日更为闲静，于是移灯近案，专心批览图书。这时，头中将从近旁的书橱中取出一束用各种彩色纸写的情书，正想随手打开来看，源氏公子说：“这里面有些是看不得的，让我把无关紧要的给你看吧。”头中将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回答说：“我正想看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心里话呢。普通一般的情书，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子也能收到许多。我所要看的，是怨恨男人薄情的种种词句，或者密约男人幽会的书信等。这些才有看的价值呢。”源氏公子也就允许他看了。

其实，特别重要而必须隐藏的情书，不会

随便放在这个显露的书橱里，一定深藏在秘密地方，放在这里的，都是些次等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头中将把这些情书一一观看，说道：“有这么多形形色式的！”就推量猜度这是谁写的那是谁写的。有的猜得很对，有的猜错了路子，疑惑不决。源氏公子心中好笑，并不多作解答，只是敷衍搪塞，把信收藏起来。

现代社会中也有一些男性爱把自己女友的信件与其他男性分享。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心理状态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受女士的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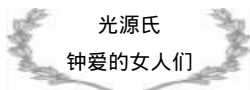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诚然，源氏公子并不是主动地要把自己收到的信给人看，而是在头中将的反复恳求下，不得已才给头中将看的。当然那些信大都是来自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在头中将来说，想看是想看，可也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拗劲儿。这其中隐含着十分微妙的思考，执意要非看不可的话，弄不好会看到某个高贵的女子写给源氏公子的情真意切的信，这对自己的妹妹很不公平，同时头中将也会为妹妹的事感到悲哀。源氏公子是个聪明人，他决不会把有可能伤害头中将的东西给头中将看，因为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是有分寸的。

眼前的问题是，源氏公子也好头中将也罢，分别都拥有身份高贵的正妻，却都又性情不合，谁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妻子身边。如果是普通百姓，事到如此，自然

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永远在同一个圆上旋转。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是往离婚的路上想，但在当时的贵族来说，决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去离婚的。

在古代，贵族的婚姻有着浓厚的政治性色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政治联姻”。源氏公子与葵姬的婚姻也不例外。葵姬的父亲是当朝左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他的女儿结婚，无疑会成为源氏公子将来强有力的后盾。另一方面，左大臣自有左大臣的如意算盘，源氏公子是皇子，即使被降为臣籍，丝毫不影响他集皇上的宠爱于一身。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肯定会大大增强自己的势力。

在这桩姻缘中，双方的父母在当事人源氏公子和葵姬年岁尚幼，且又未尊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结果造成了夫妻性格不合，这就很难把责任归咎于他们两人。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考虑到政治上的势力均衡，还是经济上的稳定，维系着这桩婚姻，对谁都是有利的。

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时兴的是“访妻婚”，夫妻双方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想见则去，不想见则罢，倒也谈不上有多大的争执。与所谓的一夫一妻制不同，婚后的男女关系相当程度上是松散的，很多男子在有妻有子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与若干女子有往来，相反，也不乏婚后的女子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

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看，的确是很奇妙的夫妻关系。可是与此相似的情况，在现今的社会中也不是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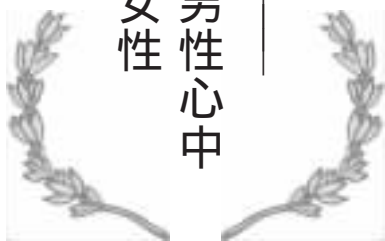
到。比如，门第高、资产雄厚的大家族的儿女，常常会违背本人的意愿，以家族的利益为第一考虑，去成就一桩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的当事人双方，情感即便是再冷淡，也必须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姿态，为了两个家族的利益继续维系着婚姻关系。至于双方的行动，各不干涉对方，一切都顺其自然。

一般人的判断标准是，“既然没有爱，干脆就离婚”，爱是第一要义的，是婚姻维系之根本。

不可否认，平安王朝的贵族社会优先考虑的首先是某种“外形”，政治联姻被视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被接受，在身份地位、经济实力安泰的前提条件下，可以允许你按自己的喜好去追求你所爱的人。打个比方说，结婚就好比是就职，与真正喜欢的人恋爱，是在那之后的事情。

平安时代贵族的生活方式，表面上似乎是毫无羁绊，随心所欲。其实，一切都是建筑在实实在在的打算与妥协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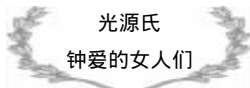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女性论 —— 贵族男性心中 的女性



读过《源氏物语》的人都知道，在这部物语中根本就没有“雨夜品评”这个卷次。“雨夜品评”仅仅是《帚木》卷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围绕各种不同的女性观展开的话题，篇幅相当长。为了方便起见，习惯上将有关女性观的种种议论称之为“雨夜品评”。

参加这一连串女性观评论的，有源氏公子的义兄头中将、左马头、藤式部丞与源氏公子四人。前三人分别津津乐道地讲了许多与自己有关的女人的故事，源氏公子最年轻，加上涉世未深，主要是充当听众。

顺便说一句，左马头是左马寮的长官，官阶是从五位上；藤式部丞是式部省的三等官，官阶相当于六位；头中将是近卫府的次官，官阶是从四位下。从地位来看，源氏公子地位最高，其次分别是头中将、左马头、藤式部丞。



在这四人中，首先引发女性论话题的，自然是上席的头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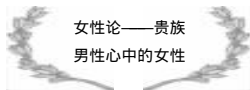
无论何等升官发财，本来门第并不高贵，世人对这样人家的女儿的期望总是两样的。还有，从前门第高贵，但是现在家道衰微，经济困难了，加之时势移变，人望衰落了，心中虽然还是好高，但是事与愿违，有时会做出不体面的事来。像这两种人，各有各的原因，都应该评定为中等。

这里所分出的上、中、下三等，基本是指贵族群体中的（这一定义因时代不同而含糊不清，平安朝时代估计是指五位以上者，或相当于五位以上者），即使是“下”，也绝不是指普通百姓。

在评论中，头中将最为推崇的就是中等家庭，比方说，“受领”阶层就属于其中。

所谓“受领”，相当于现在的县知事，一般指必须亲赴任地，实际担任行政管理的国守、权守或权介的职务，如越前守、丹波守等等。这类的地方官员虽然远离京城，但他们可以敛到很多财富，在经济上要比中央的官员实惠得多。

头中将认为，受领阶层家的女儿沉稳大方，又有良好的教养，最可人意。此种女子一旦入宫，或许能够获



得意想不到的恩宠，从此享受莫大幸福（在当时的世人眼里，如果能得到皇上、皇后的恩宠，那便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喜欢中流阶层女子的想法，直到今天在男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而且理由几乎与头中将相同。前后相隔千年，男人追求女人的基本想法竟没有发生变化，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

在头中将的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欣赏中等家庭。事实上，紫式部本人就是越前守藤原为时的女儿，是地地道道的受领阶层出身。

事实上，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不少与自己的立场十分相似的人物出场，这非常有利于以自己的实感去纵情地倾诉自己的思想。比如在这段雨夜品评中，紫式部借头中将之口，真情而率直地赞扬了处于中流社会的受领阶层人家的女儿。不排除紫式部在写此段文字时，也曾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进宫，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呢！

紫式部曾与藤原宣孝结婚，并生有一女。遗憾的是两人缘分太浅，不久便与藤原宣孝死别。之后紫式部进宫给一条天皇的中宫彰子当女官，她聪明的天资与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公认，但她却从没有体验过像她的《源氏物语》中所描绘的华丽的恋情。作为受领阶层人家的女儿，沐浴在高贵男子情深如海的爱恋中的美梦，只能假托书中人物明石姬等人来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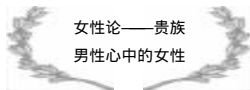
有关中流女子的议论言犹未尽，左马头又接着往下议论。这左马头由于自己的身份较低，便说道：“最上品的人物，像我这样的人是接触不到的，现在姑且置之不谈。另一方面，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默默无闻，凄凉寂寞，蔓草荒烟的蓬门茅舍之中，有时埋没着秀丽聪慧的女儿，使人觉得非常珍奇。这样的人物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地方，真是出人意外，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这种“生活在家道没落人家，凄凉寂寞的女儿”，竟也是男人们喜欢的一种类型。

左马头就“理想的妻子”滔滔不绝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单纯地谈情说爱，各自聊解寂寞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但倘要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则世间女子虽多，实在也不容易选中。”

“有些女子，看似一尘不染，男子被弄得魂牵梦萦，于是去信希望相见，可左等右盼，总不见回音。好容易会面，隔着帘帷，遥寄相思，但也只是微闻娇音，听得三言两语而已。这种女子你看不出她有什么缺点，在男人看来真是个窈窕淑女，就一意钟情，热诚求爱，却不知这是个轻薄的女子！与此相反，有的女子只知道柴米油盐等家常杂务，一味重视实利，蓬首垢面，不修边幅，毫无风趣。这样的女子也令人扫兴。”

“男子朝出晚归，日间所闻所见，回家后总想向人谈谈。他希望有个亲爱的妻子，情投意合，心领神会，共相倾谈。然而这妻子只知道‘嗯’、‘啊’地应付，呆



头呆脑，有时甚至骇然问道：‘您怎么啦？’这种时候尤其可气可恨。”

“与其如此，倒不如全同孩子一般驯良的女子，可由丈夫尽力教导，养成美好品质”。

左马头详谈纵论，不禁感慨叹息，过后又说：“如此看来，还不如不讲门第高下，更不谈容貌美丑，但求其人性情不甚乖僻，为人忠厚诚实，稳重温和，便可信赖为终身伴侣。此外倘再添些精彩的才艺，高尚的情趣，更是可喜的额外收入。”

左马头到此为止的议论，也可以说是现代男人的心声。我想这是不会有人置疑的。如今的男人，谈情说爱姑且不论，一说到结婚，就会立刻变得慎重、保守起来。女方的家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是再好不过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中流家庭，女方的父母必须老实可靠，女方本人必须有良好修养。

遇到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女子，固然可喜可贺，假使这女子是个我行我素，花钱无度的人，那就够你受的了。同样，一个女子美貌绝伦，可是她的双亲或者家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題，这就该三思而行。

由此看来，也还是中流阶层的、有良好修养的女性最受人关注。

男人为什么对结婚是如此的慎重、如此的保守呢？

理由之一，是因为意识到结婚意味着两个家庭从此相互联盟在一起；理由之二，既然结了婚，就想把家事

全权委托给妻子，以图自己的安心。

一想到自己要找的女性不仅要得到父母的认可，还要能得到公司的上司、同事，甚至亲朋好友的一致好评，而且又要能把家里的事料理得有条不紊，他能不慎重、能不保守吗？

有趣的是，这种衡量的基准，竟然古今如出一辙。真可谓男女的问题可以超越时代，永恒不变。当看到平安时代的男人们的烦恼与现代男人的烦恼如此一致，不由地觉得平安贵族与自己是何等的亲近。

此后，左马头又把话题转入婚后的夫妻生活。要做到夫妻和睦，别无他法，“无论何事，总宜沉着应付。丈夫方面倘若有可怨恨之事。应向他暗示我已知道，即使是可恨之事，最好是在言语中隐约表示，而勿伤感情。这样，丈夫对她的爱情便可挽回过来。在多数情况下，男子的负心全靠女子的态度来治疗。然而女子如果全不介意，听其放恣，虽然丈夫可以自由自在、感谢妻子的宽大，但女子取了这态度，亦不免过于轻率吧。那时这男子就像不系之舟，随波逐流，漫无归宿，才真是危险的。因此，全靠这女人如何把握好自己手中的分寸。”

头中将听罢，颇有感慨，“总而言之，双方即便有些性情不合之处，都要去体谅对方，除了大度忍让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禁回过头去，问源氏公子道：“你以为如何？”

头中将说到这里，想起自己的妹妹葵姬恰恰符合此种情况；但见源氏公子闭目假寐，并不做声，自觉扫兴，心中好不快快。

我们都知道，头中将的妹妹就是葵姬，源氏公子的正妻。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源氏公子与葵姬的情意不合。作为葵姬的兄长、源氏的挚友，头中将知道无法阻止源氏公子会移情于其他女人，但他又多么希望源氏公子与自己的妹妹能够相敬相爱啊！他趁着左马头大谈如何能让夫妻保持和睦关系的时候接过话茬儿，得出了“除了大度忍让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的结论，意在向源氏公子传达自己的心愿，他恨不得边敲打手中的扇子边大声疾呼“这是最最重要的”，以提醒源氏公子，然而源氏公子却故意装着闭目养神，不加理会，这令头中将感到很尴尬。

此处的描写，把源氏公子、头中将、葵姬的微妙关系凸显了出来，不可谓不是紫式部妙笔生辉之作。

左马头对自己的好色经历颇为得意，继续说：

“早先，我职位还很低微的时候，有一个我所钟情的女子。这女子相貌并不特别漂亮，但她惟恐自己其貌不扬而失却我的欢心，便勉力修饰；又恐被人看见，有伤郎君体面，便处处顾虑，随时躲避。总之，无时不刻

意讲究自己的打扮。我渐渐看惯，觉得她的心地也真不坏。只是嫉妒一事，却使我不能堪忍。我曾冷酷地对她说：‘你只要改掉那毛病，那便好，否则我是不能与你做长久夫妻的。’岂知这女子微微一笑，回答道：‘你现在一事无成，身微名贱，要我耐心等待你的发迹，我毫无痛苦。但倘要我忍受你的薄幸，静候你的改悔，则日月悠长，希望渺茫，这却是我所最感痛苦的！那么现在就是诀别的时候了。’她的语气异常强硬。我也愤怒起来，厉声说了许多痛恨的话。谁知这女子并不让步，拉过我的手去，猛力一咬，竟咬伤了我一根手指。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但却是我不能容忍的行为，于是我便夺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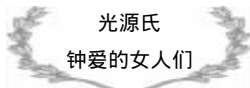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我又想起了那个女子的好处，不知道她后来作何感想，于是前去探望。但她本人不在，只留几个侍女管家。她们告诉我：‘小姐今晚在她父亲那里宿夜。’我向四周一看，替我预备的衣服，染色和缝纫都比以前更加讲究，样式比以前更加称心。足见决绝之后，她还是忠心地为我服务。此后我多次向她表明心迹，她也并不疏远我。有一次她说：‘你倘不改过自新，恕我不能忍受。’我想，她话虽如此，岂肯和我决绝，我再来惩治一下吧。我不回答她今后改不改，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对付她。不料这女子大为悲伤，终于郁郁地死去了。我深深体会到，此类无心的恶戏是千万做不得的！”

说到此处，左马头也感到心情沉重。但他话锋一

虽然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但男人和女人之间，
却依旧为了毫无新意的情感之事
反复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
一点都没有进步。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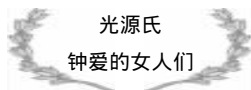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转，又讲了一段与轻浮女子私通的趣谈。最后他告诫各位，看上去风情万种，婀娜多姿的女子，特别容易移情于人。务请谅解鄙人这番愚诚的劝谏，小心谨防轻狂浮浪的女子，这种女子会做出丑事，损伤你的芳名！

大概是受到左马头情绪的感染，头中将也把自己的罗曼史向大家作了一段告白。

“我曾经非常秘密地和一个沉稳、内向的女子交往。和她熟悉后，觉得此人十分可爱，心中总当她是个难忘的意中人。因为与她的交往不算太深，所以我又同时去其他女人那里。她心中虽然恨我薄情，但是形诸颜色，又觉得痛苦。我看到这情景，又很安心了。此后又有一个时期不去访问她。岂知在这期间，她已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直到现在，我也未能找到她，着实令我悲伤。后来我才听说，凡是内向的人，表面上你是看不出她在想什么，但心中总是在想这想那，独自伤心。女人的事情是不能光靠表面作出判断的。为这事情，我现在都后悔不已呢！”

大多数人都认为，“雨夜品评”是感觉良好的男人，和任性的女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故事。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不是那样单纯的东西。仔细推敲这些故事，你一定能体会到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同的、细致入微的情思，就像是在阅读一篇篇短篇小说，很值得去细细回味。

紫式部本人倒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恋爱经历，这些内容大抵是以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为基础加工而成



的，我们不能不佩服她构思的巧妙与高明。

在《源氏物语》中，像这种与主题故事毫无关联，出场人物围绕某个话题展开议论的情况有很多，其中“雨夜品评”篇幅最长，写得最深入，所以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当然，与物语的主题故事不相关联的插入内容过多，不仅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会令读者感到索然无味。紫式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故意把源氏公子、头中将、葵姬之间的微妙关系嵌入其中，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中包括一些具体描写的手法，刻画了源氏公子的衣着、姿态等，试图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

此时他身穿一套柔软的白衬衣，外面随意地披上一件常礼服，带子也不系。在灯影中，这姿态非常美丽，几令人误认为美女。为这美貌公子择偶，即使选得上品中之上品的女子，似乎还够不上呢。

在当时，越是高贵的人，服饰穿着的随意度越大。源氏公子不是个随意的人，此时此刻穿着轻松的和服便装，自是有一番情趣的。窗外夏日的小雨淅淅沥沥，灯笼里的火苗随风微微摇曳。在寝殿里侧的一室里，灯光映衬着源氏公子充满青春却又有着一丝忧愁的侧影，只见他宁静地倾听着那些纨绔子弟的罗曼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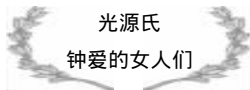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与空蝉的关系起自于“雨夜品评”的次日，而且事出偶然。

“雨夜品评”的次日，天气好不容易放晴了。源氏公子决定回自己的妻子葵姬久久翘首期待的左大臣宅邸。要是说源氏公子是因为思念品性高雅而冷漠的葵姬，倒不如说是深恐有碍岳父左大臣的面子，不得已而为之。

傍晚时分，有侍女们报道：“今晚从禁中到此间，中神当道，方向不利。”

“中神当道”是阴阳道的说法，中神（又名天一神）游行的方向是不吉利的。根据不同的日子，以禁中为中心决定必须回避的方向。这一天，左大臣的宅邸正值必须回避方向。

源氏公子事先已经知道当天是应该回避中神的日



子。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日来访，就是为了不在左大臣家多滞留。左大臣岂敢冲撞中神，只好安排源氏公子去侍臣纪伊守的私邸避凶。

由此可见，源氏公子的行为是何等的我行我素！但换个角度看，以这种方式去看望自己的妻子，令岳父左大臣安心，可以说暴露出了源氏公子体贴与胆怯的两面性。

源氏公子为了避免大肆声张，只悄悄地带着几个亲近的随人来到了纪伊守的私宅。听说纪伊守的继母（空蝉）为了避凶，也时常带着侍女们到这所宅邸来。

纪伊守当然把家里的情况都事先一一告诉了源氏公子，并反复道歉说：“寒舍狭窄。您会觉得索然无味的……”这源氏公子反倒觉得兴趣浓厚，欣然前往。

纪伊守，如呼其名，是一介地方官，在“雨夜品评”中被定为中流阶层。这中流阶层的宅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源氏公子的好奇心反倒被煽动了起来。这里的池塘景色颇有趣致，四周围着柴垣，有田家风味，庭中花木也应有尽有。微风凉爽，处处虫声悠扬，流萤乱飞，好一片良辰美景！

一行人接受纪伊守的盛情款待，随着夜色渐深，随从们酒醉饭饱，纷纷前去就寝。只有源氏公子非但不去就寝，反而毫无睡意。

万籁俱寂，隔着隔扇，源氏公子突然听到从室内传来一个年轻女子与一男童窃窃私语的声音。仔细一听，

谈论的正是有关自己的一些传闻。从样子上来看。那年年轻女子就是纪伊守所说的继母空蝉，那男童是她的弟弟，好像就是刚才在酒席间侍候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源氏公子早就听纪伊守介绍过了，这女子（空蝉）虽然是父亲伊豫介的夫人，但还很年轻。现在带着侍女、弟弟暂住在此地，丈夫伊豫介尚在任地任职。

一想到此，源氏公子更想探个究竟。这时又听到那女子在问：“中将（是一个侍女的称呼）哪里去了？我这里离人太远，有些害怕呢。”睡在门外的侍女们回答道：“她到后面去洗澡了，立刻就回来的。”

此后就不再有声响，周围一片寂静。

自一开始就毫无睡意的源氏公子，小心翼翼地试着把纸隔扇上的钩子打开，觉得里面没有上钩。他悄悄地把纸隔扇拉开，但见入口处立着帷屏，灯光暗淡，室中零乱地放着些柜子之类的器具。他就从这些器具之间步入室内，走到这女子所在的地方，但见她独自睡着，身材很娇巧。

这就是纪伊守说的那位年轻的夫人吧？受好奇心驱使，源氏公子进一步走近空蝉。空蝉似睡非睡中，只当是她刚才要找的那个侍女中将回来了。

现在正是机会！源氏公子小声对空蝉说道：“刚才你叫中将，我正是近卫中将（此时源氏公子的官位是近卫中将，正好和那侍女的称呼相同），想来你了解我私

下爱慕你的一片真心吧……”空蝉听到是个男人的声音，吓了一跳，不知道如何是好，疑是自己着了梦魇，惊慌得“呀”地叫了一声。她用衣袖遮着自己的脸，说不出话来。

源氏公子顺势俯身于空蝉的胸前，不停地以种种言语哄骗空蝉。

“我知道太唐突了，你一定以为我是浮薄浪子一时冲动，确也难怪。其实我私心倾慕，已历多年；常想和你倾吐衷曲，苦无机会。今宵幸得邂逅，因缘非浅。万望曲谅愚诚，幸赐青睐！”

谈情说爱是不可以缺少口头表达的功夫的。即便是在这深更半夜里，心血来潮潜入女人寝室之时，源氏公子哄骗女人的言辞也是乖巧的。特别是在这种事出突然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么沉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源氏公子用自己的衣袖轻轻遮掩着空蝉的嘴，让她不要发出大声惊动侍女们。空蝉只觉得心慌意乱，喊人也喊不出口，只是以恹恹欲绝的神色喘着气低声说道：“你认错人了吧？”源氏公子仍然是使出浑身的解数，示爱的语言不绝于耳。

“并未认错人，情之所钟，自然认识。请勿佯装不知。我绝不是轻薄少年，只是想向你谈谈我的心事。”

一个男人，一旦他决定要说服某个女人，就必须一气呵成。中途犹豫不决、前思后顾，最终就会像漏了气的啤酒，弄得前功尽弃。

至于源氏公子，那是绝不缺乏这方面的才能的。

在甜言蜜语滔滔不绝的同时，源氏公子突然抱着空蝉走进自己的寝室。幸亏空蝉身材小巧，源氏公子抱起她并不吃力。正当走到两寝室相连的隔扇时，恰好空蝉刚才要找的那个侍女中将走了进来。

周围一片黑暗，一个男人两手抱着一个女人，而这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女主人。这侍女惊恐得连话都说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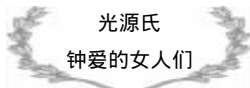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侍女中将稍稍回过神来，觉得一阵阵香气直扑到她脸上，便心知是源氏公子了。中将大吃一惊，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那源氏公子却若无其事，一直走进自己房间里去了。拉上纸隔扇时，他对中将说：“天亮的时候你来迎接她吧！”

听源氏公子这么一吩咐，这侍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源氏公子把空蝉抱回自己的寝室后，让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可是空蝉惊恐之余，心中想到：中将听到源氏公子这话，不知作何感想？只此一念，已使她觉得比死更痛苦，心中懊恼万状。

不愧是空蝉，稍稍镇定后说：

“我觉得这不是事实，竟是做梦。你当我是个卑贱



的人，所以这样作践我，叫我怎么不恨你？我是有夫之妇，身份已定，无可奈何的了。”

她痛恨源氏公子的无理强求，说得他自觉惭愧，源氏公子回答道：

“我年幼无知，不懂得什么叫做身份。你把我看做世间一般的轻薄少年，我很伤心。我从来不曾有过无理强求的暧昧行为，你一定也是知道的。今天与你邂逅，大概是前世的宿缘了。你如此疏远我，我也怪不得你。今天的事，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接着，源氏公子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心迹。

“你为什么把我看成如此讨厌的人呢？请想想：无意之中相逢，必有前生宿缘。你佯装作不解风情之人，真叫我痛苦难堪。”

源氏公子一连串的表白，其实没有任何的根据。说得更难听，完全是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已。

然而，这对女人来说，却真能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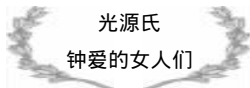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这世上，越是强硬的女人，越是经不起男人的再三恳求。不单是女人，男人亦如此！

古往今来，不管有无成果，最重要的首先是口头表白。像源氏公子这样执著，这样口若悬河地说教，恐怕是世间少有的。两人的相爱是前世的宿缘等等，实在称得上是厚颜无耻。

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洗礼，
但依然如旧。
情感交流方式之所以没有像现代文明那样进步，
那是因为我们是人。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此时此刻，源氏公子年仅十七岁。

就算是高雅的好色行为，是上流贵族的教养之一，源氏公子的所作所为也显得过于取巧，过于露骨，根本不是前一夜刚刚倾听了情场老手们的教诲后的男人应有的行为。

按《源氏物语》的顺序，自《桐壶》卷读到《帚木》卷的人，突然发现源氏公子引诱空蝉，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一个渔猎女色的高手，无不感到吃惊与不自然。

按常理，男人对女人的欲求关系，绝不是说想要就马上能得到的。无论你多么年轻、充满好奇心，无论你多么性欲旺盛，充满异性的诱惑力；甜言蜜语也好，有时甚至还会付诸于暴力，都需要经过时日的考验和实际经验的磨合。因此，说得不客气，紫式部对男人并没有太多的了解，至少可以说对年轻气盛、处于成长期的少年男子的行为不甚了解。

为了弥补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不自然，紫式部设计了一个对故事的展开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人物——六条妃子。

世事难料，已故皇太子的妃子（源氏公子的婶母）寡居在六条，人称六条妃子。六条妃子身份高贵，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源氏公子早就与她有染，而且情深意浓。如果说源氏公子哄骗女人的种种经验，有不少是来自于他与六条妃子私通过程中的积累，也不是完全没有

道理。只是有关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的事情出现在稍后的章节，读者在此刻无法清楚地意识到个中缘由。

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确实是有私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私通并没有纯粹纵欲、玩世不恭的感觉。源氏公子对六条妃子，是以向往、尊敬的心态与她往来的，所以书中根本没有六条妃子向源氏公子灌输有关女人的知识，更谈不上教唆源氏公子如何去勾引女人。

那么，最后的可能性，便是作者紫式部表达出了自身的欲望。说不定紫式部企求的，或许就是那种像源氏公子那样显耀一时的美男子的高雅、温柔、大胆，甚至几近强迫的示爱。

如果被异性诱惑，真希望是这种形式的诱惑。其梦想与愿望，难道不是在这一部分的字里行间得以实现了吗？

看来，空蝉与紫式部的立场十分相似。首先同属中流阶层，都是嫁给了地方官；其次是丈夫年长于自己，诚实体贴。但由于是在任的地方官，多数时间必须在任地执掌地方事务，只能留下妻子一人在京城寂寞度日。

考虑到他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紫式部是否会把自己假托于空蝉，凭想象写出了被高贵男子花言巧语哄骗的场景？如此想来，眼前这巧妙，且是女性易于接受的说教情节，似乎变得更有说服力。

我这不幸之身，已是年过不惑的地方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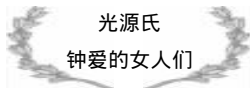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妻，倘在未嫁时，以中纳言之女的身份和你相逢，结得露水因缘，也许还可凭仗分外的自豪之心，希望或有永久承宠之机会，借此聊以自慰。如今我乃有夫之妇，和你结了这无凭春梦似的刹那因缘，真叫我寸心迷乱，不知所云。现在事已如此，但望切勿将此事泄露于人。

事到如此，空蝉也只好许了他。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抵抗，无奈源氏公子的死活纠缠，实在难以逃脱，不依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是自己好歹也是地方官的妻子，况且今后也不是想与源氏公子相见就能见的，因此，空蝉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向源氏公子作出了最后的请求。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请你不要告知任何人。

“你就当这一切都是我的强求，我的任性造成的吧。”源氏公子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把空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自己一个人都顶了下来。如此一来，空蝉总算有了相许的理由。即便已经身为人妻，只要能找到一个自己无法抗拒的理由时，自己就比较容易原谅自己所作出的让步。

深懂女人心的男人，总是会主动为女人找到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

当女人说“都是因为你纠缠不休；都是因为你的强求”时，你只要顺势而为地承认“这一切都是我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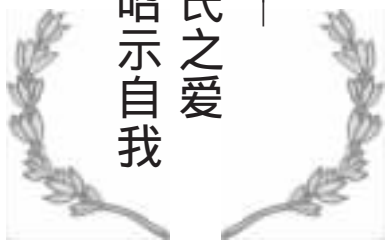
都是因为我的纠缠才使你痛苦的……”，你就有可能渐渐地赢得这位女性的芳心。

源氏公子主动承担了引诱空蝉恶名，这便使空蝉得到了一丝放任自己的心安理得，在这种情况下，空蝉自然会安详地依偎在源氏公子的怀里。

要想赢得女性的芳心，需要诚心诚意、温柔体贴的表白；有时也需要执著的强求；而更重要的是让女性自己深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帚木》卷的后半部分，鲜明而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空蝉
——
拒绝源氏之爱
以昭示自我



在前章中已经说过，空蝉在纪伊守家小住时，受源氏公子所迫，曾有过一次以身相许。此后，源氏公子对空蝉始终难以忘怀，竟把空蝉年幼无知的弟弟小君拉拢过来，为他与空蝉之间两头传书，而空蝉对此却一概不予理睬。

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空蝉》卷的主题——拒绝男性的诱惑，以昭示自我存在。

奇怪的是，空蝉既然曾经对源氏公子有过一次以身相许，为什么此后她再也不想与源氏公子有暧昧关系了呢？

当然，要说是因为她已是伊豫介的妻子，有夫之妇，身份不允许她随便乱来，那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平安时代时兴的是男子的“访妻婚”，不乏有夫之妇与自己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更何况这空蝉又有所不

同，丈夫几乎是一个能当自己父亲的年迈老人，又长期在地方上任职，这不是没有给空蝉创造与其他男人私通的机会。况且眼前的男人不是别人，是人称“光君”的举世瞩目的源氏公子。就算最初是因为源氏公子的纠缠不休而迫于无奈，但事后空蝉既没有憎恨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快，这从《空蝉》的一段原文中，便可以读解到空蝉当时的心情。

空蝉回避了源氏公子，自己也觉得非常过意不去。然而源氏公子此后音信全无。她想：“敢是吃了苦头，存戒心了？”但转念又想，“倘就此决断，实甚可哀。然而任其缠绕不清，却也令人难堪，归根结底，还是适可而止吧。”虽然如此想，心中总是不安，常常陷入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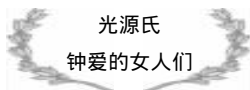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空蝉对源氏公子实际上还是怀有驱之不舍的情思的。如果可能的话，她还想再一次见到源氏公子，只是怕他又像上一次那样苦苦纠缠，令她难堪。所谓“纠缠”，无非是指肉体上的要求。假如源氏公子不在肉体上苦苦逼她，那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空蝉内心的真实想法。

然而，男人自有男人的说法，既然有过一次以身相许，为何不能有第二次呢？具体到空蝉与源氏公子两人身上来说，空蝉忧虑的是，每见一次源氏公子，爱恋之

任何女性，
无论你读多少有关男性的书籍，
你也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男人；
相反，
任何男性，
无论你读多少有关女性的书籍，
也不可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情就会加深一分，她深恐自己最终难以自拔；身为男人的源氏公子则认为，作为爱的证据，最重要的是首先得到你的以身相许。可见两人的想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空蝉的弟弟小君深知源氏公子对姐姐不满，便灵机一动，特为源氏公子设了一计。

是日，恰巧纪伊守上任去了，家中只留下女眷清闲度日。到了傍晚，天色朦胧，路上行人模糊难辨之时，源氏公子在小君的带领下，从东侧的边门，再次悄悄地潜入了纪伊守的家。

盛夏时节，炎热难忍。然而女眷们的房间都关着格子门，以防外人向内窥视。随着夜幕降临，源氏公子大胆地走近女眷们的房间，从帘子和纸隔扇之间的狭缝处往里窥视，只见灯火旁边，有两位女子正在面对面地席地而坐，原来她们正在下围棋。

坐在靠外侧的女子，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花绸衫，身材小巧，她用纤纤手指拾起一枚棋子，举棋不定的样子十分优雅，一看便知道是空蝉。令源氏公子遗憾的是，她背对纸隔扇，无法看清她的脸庞。

另一位女子正对着纸隔扇而坐。这人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薄绢衫，上面随随便便地披着一件紫红色礼服，腰里系着红色裙带，裙带以上的胸脯完全袒露，模样落拓不拘。她肤色洁白可爱，体态丰满，身材修长，口角眉梢流露出无限媚娇之相，姿态十分艳丽。这女人就是纪伊守的妹妹，在空蝉来说，是丈夫与前妻生的女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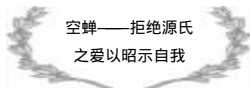
称轩端荻。

源氏公子颇感兴趣地欣赏着她们下棋。一局下完，两人便数起棋子来。其间，源氏公子仔细注视，好不容易看清了空蝉的容颜。眼睛略有些肿，鼻梁线也不很挺，外观并不触目，没有娇媚之色。倘就五官一一品评，这容貌算不上美。然而整体姿态异常端庄，比起坐在对面的艳丽开朗的轩端荻来，情趣深远，确有牵人心目之处。

棋局收拾完毕，女眷们各自回到里面的寝室。源氏公子也在别室等待夜深，算计着夜深人静时，再次在小君的引导下，悄悄钻进空蝉与轩端荻就寝的房间。

源氏公子意在空蝉，而那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空蝉，似乎已经察觉到有些蹊跷，于是迅速起身，披上一件生绢衣衫，先源氏公子一步，悄悄溜出房间去了。

不知实情的源氏公子走进室内，好不容易见到自己一心向往的人独自睡着，心里好不喜欢！他将盖在这人身上的衣服揭开，挨近身去。但觉得与此前不同，眼前这人的体态稍显丰满。迫不及待之中，他也没有太在意，等他抱起这熟睡中的女子时，才发现不是空蝉，而是刚才与空蝉下棋的、年轻貌美的纪伊守的妹妹。分明是认错了人，吃惊之余不免懊恼。此时此刻，若丢开轩端荻逃走的话，将来势必会成为人们的笑料，同时也伤害了轩端荻。源氏公子对空蝉的逃离十分气恼，眼前的境地又很尴尬。心想：就这样退缩了的话，反倒会受到



空蝉的嘲笑。何况袒露在灯光下的轩端荻正值青春，倒也有十分可爱之处。

轩端荻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惊慌之极可想而知。当源氏公子向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说与她一见钟情后，轩端荻虽然不是满腔热情，却也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源氏公子的求爱。

要说轩端荻只是给空蝉当了一回替身，实在有些对不起轩端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源氏公子向轩端荻求爱得手之后说：今夜的事情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最大秘密，切不可让外人知道，我将另外叫人与你联络。说罢起身，看见旁边有一件单衫，料是空蝉脱下之物，便拿着溜出房间去了。

源氏公子带着遗憾返回宅邸，他把今夜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君。虽然与一个意想不到的年轻女子成就了好事，但毕竟不是自己此行的意中之人。“你毕竟是个孩子，哪有本事把事情做好！”他边抱怨小君安排的不周全，边继续谈论他对空蝉的爱慕之情。

“她竟然对我这么深恶痛绝，我自己也讨厌我这个身体了。即使疏远我，不肯和我见面，写封亲切些的回信总该是可以的吧。我难道连伊豫介那个老头子也不如了？”似乎他对空蝉有些耿耿于怀，然而还是把拿来的那件单衫铺垫在自己身下，然后就寝。

（中略）

源氏公子躺了一会儿，终于不能入睡，便又起身，叫小君取笔砚来，在一张怀纸（把横二折、竖四折的纸叠成一叠，藏在怀内，用以起草诗歌等，此种纸称为怀纸）上奋笔疾书，不像是有意要赠人的样子：

蝉衣一袭余香在，睹物思人亦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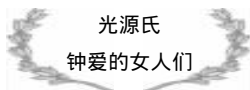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至此为止，紫式部饶有风趣地描写了源氏公子兴致勃勃地潜入空蝉寝室，企图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空蝉，结果败兴而归的前因后果。在细细品味欣赏之余，觉得其中有不少疑问，或者说故事情节显得极不自然。比如，源氏公子连曾经与自己有过一夜情的空蝉的容貌都不知道，便是疑问之一。

对于习惯于现代生活的我们来说，与某个女人有过一夜情，却连相貌都不知道，确实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在当时，贵族男子时兴的是“访妻婚”的两性关系形式，上层社会的女子，对某日某男子的突然到访并不足以为奇。因此，像源氏公子那样，晚上潜入他人闺房，清晨尚未天明时离开，在室内又往往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完全不知道被求爱的女子是何等模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何况当时上流社会的女子，除了自己贴身的侍女之外，一般都会回避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容貌。在男子之间，只有在有了若干次关系之后，女人才会把自

近代文明的的确确使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男人和女人，
依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毫无新意的情感争吵。
你、我，不，
世界上的所有人，
无一例外地都在做着大同小异的爱情游戏。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己的容貌暴露在该男子面前。

尽管如此，像源氏公子那样，完全错抱成另外一个女人，这着实令人捧腹。当然，当他发现后，自己也大吃一惊，只是苦于中途罢手的话，太对不起怀中的女子，所以只好随口一阵哄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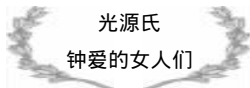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哄骗轩端荻的所作所为，是男人的不负责任呢，还是另一种温柔体贴？答案肯定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男性都会对源氏公子的行为表示肯定，而多数女性则会表示反感或否定。

在女性来说，源氏公子的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所渴求的人不在，就随意地把睡在一旁的女人当成替代品。这是多么的不诚实，多么的肮脏！如果自己遇到这种事，一定会大声叫喊。

可是男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如此而已的轻浮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所谓“辜负女儿心者愧为男子汉”，能得到的就该当仁不让。这种想法的善恶姑且不论，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男人与女人对性的认识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一言以蔽之，男人在性的问题上的考虑，与精神相比，往往是肉体的需求优先，只要在肉体上得到了满足，首先就心满意足了。与之相反，女人的先决条件是，首先要心灵相通，然后才是肉体上的结合。

这种男女对性的不同认识，自平安时代延绵至今，丝毫都没有发生改变。男女在认识上的鸿沟，依然如



故。

但有一点切不可忽视，就算是源氏公子把轩端荻当做空蝉的替身，草率地与她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但丝毫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对空蝉的真心思念与渴望。就算事实果真如此，女人们也是不会接受的。或许她们还会为源氏公子的行为震怒：“什么玩意儿？做出那样令人不齿的事情，还敢说心里思念的是空蝉？”我敢肯定，大多数男人如果遇到源氏公子当时的那种情况，都会做出与源氏公子相同的事来。面对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男人都会有贪色之心吧。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理由是难以一句话说明白的。大胆地说，男人的精神与身体或许就不是一个统一体。打个比方说，某男心里想的是 A 女，一旦有 B 女愿意以身相许的话，某男就会在肉体上先与 B 女发生关系，而后还是去想念 A 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人对性欲的处理，时常是与精神割断的。性对于男人来说，有时甚至就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要说寡廉鲜耻，还真是寡廉鲜耻！男人惟一可以宽心的，就是性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的话，他的心仍然会回到 A 女身上去，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源氏公子虽然与轩端荻有过一夜情，但他心里想的全是空蝉的事。他把空蝉的那件单衫铺垫在自己身下就寝；他为空蝉而失眠，并且写出了真情告白的诗句：“蝉衣一袭余香在，睹物思人亦

可怜。”

当然，源氏公子完全不想轩端荻也不是事实，毕竟轩端荻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又曾经以身相许。只是在空蝉面前，轩端荻是苍白无色的。源氏公子说是要与她联络，那只是搪塞而已，其实心里根本就没那意思。

源氏公子对空蝉的拒绝决不死心，他又差遣小君去给姐姐空蝉送信。看过信以后，空蝉给源氏公子回了一首诗：

蝉衣凝露重，树密人少至。似我衫常湿，
愁思告谁知？

从这首诗中我们便可得知，空蝉对源氏公子的思念之情也在与日加深，但她还是不想与源氏公子相见。这其中的理由，难道就只是如她曾经所说的“我这不幸之身，已非出嫁前的中纳言之女”能够诠释的吧？我看不尽然。

回顾空蝉与轩端荻下棋的那段描写，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一下有关空蝉的情况：身材小巧，容貌没有娇艳之色，简直是不美的；年龄也不算很年轻，丈夫伊豫介只是个地方官，身份地位并不很高；惟一可取的，她有良好的教养，姿态端庄，举止高雅，有一般年轻女子所缺乏的沉稳审慎。

写到此处，一切都将自明，空蝉岂不就是《源氏物

语》的作者、紫式部的化身吗？换言之，紫式部将自己假托于空蝉，想象着自己被源氏公子那样的贵公子求爱的情形，写出了该卷的故事情节。

既然作者写的是自己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可以塑造出任何形态的理想的女性，然而，紫式部那冷峻的目光，是不会让自己写出那些自以为是，空洞无物的内容的。现实中的缺点就是缺点。那么，要让一个实实在在的女子拴住像源氏公子那样的男人的心，该怎么办呢？紫式部自有她与众不同的独特看法。

第一次是不得已才以身相许的。可在那之后，无论源氏公子如何恳求，决不答应他第二次。——以“拒绝”来拴住男人的心。这就是空蝉惟一的武器。我认为，她以自己的个性，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源氏公子曾经在不太困难的情况下就得手了，满以为第二次就更不会失望。于是再次接近空蝉，结果被干脆脆地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莫非她讨厌我？他为此而烦恼，为此而焦灼不安。殊不知，焦灼的情绪愈高涨，追求的决心愈大，最终便在下意识中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绪。

空蝉不答应源氏公子的第二次恳求，不等于是她的态度彻底冷淡。从她偶尔回复给源氏公子的诗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她的情感在向源氏公子倾斜，看出她是多么珍惜那一夜的回忆。但只要你再次要求她付诸于行动，她就会冷冰冰地锁闭起自己的外壳儿。

“到底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在解不开的谜团中，男人越来越执著，就这样，源氏公子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女人的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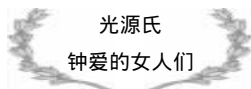
伊豫介后来还特地去拜访过源氏公子。面对伊豫介大度的风范，源氏公子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愧疚。当他得知空蝉将随夫伊豫介去任地伊豫国时，切不断的情思令他暗中为空蝉置备了特别体己的赠品：精致可爱的梳子和扇子不计其数，又把那件从空蝉寝室里拿回的单衫归还给了她。

说句实在话，在与源氏公子发生关系的众多女性当中，论容貌、论身份地位，空蝉都不优于他人，而且跟源氏公子仅仅只有一夜情。然而源氏公子对她的那份情思却那样深刻，那样长久。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紫式部的用意。她写空蝉大概是为了昭示一种现象：身份地位、容貌、甚至肉体不及他人，这并不意味着你彻底失去了女性的魅力。你只要后退一步，坚持拒绝来自男人的诱惑，最终你就能拴住这个好色的男人的心。

或许真是有她的道理，《空蝉》卷写得是何等的成功。她描写了一个因拼命地克制自己而获得了深爱的女性形象，令读者产生了回味无穷的哀惜情绪。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位女性虽然没有被忘却，但她只能驻足于男人心中的一角，永远无法占据男人的整个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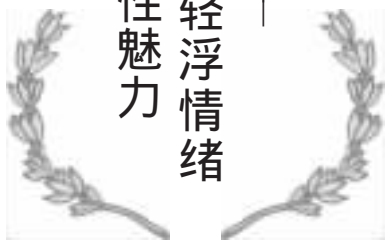


此后，源氏公子也不时地回想起空蝉，但那只是暂时性的。在现实生活中，男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与肉体两者合二为一、更具有包容性的女性，徘徊、结合，最后走向亲密无间。

“以拒绝昭示存在”。

这的确可以起到一时的效果，但终究不能成为肉身男女相互碰撞，最终走向真正的恋爱王国的胜利者。

夕颜 —— 飘溢着轻浮情绪 的女性魅力



人们通常认为，夕颜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

她没有惊人的才艺，也没有出众的容貌，更没有显赫的家庭地位。她所拥有的只是性格温和、万事拘谨、矜持寡言，以及与她的性格相吻合的纤弱身材。

在《源氏物语》中，出现了数十位女性人物，像夕颜这样难以捉摸，存在感薄弱的女性实不多见。她安于现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要说她的长处，或许这就是她惟一的可取之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女子，却能牵动源氏公子、头中将那样举世公认的、一流好色的贵公子的心，令他们为之动情。

当然，作为故事的结局，这位叫做夕颜的女子，既没有能与源氏公子长相厮守，更谈不上结为连理，而是被怨灵缠身，匆匆结束了自己年仅十九岁的美好青春。从表面上看，夕颜成了一个“薄幸的女子”。论寿命，

固然是短暂，但她的一生果真是“薄幸”的吗？我看不尽然。所谓“薄幸”，只是故事的表象，在其背后，隐含着她对人生观的种种暗示。

源氏公子与夕颜的邂逅，缘自于偶然从她门前路过。

源氏公子经常悄悄到六条去访问六条妃子。有一次，他访问六条妃子后返回的路上，听说住在五条的大式乳母前不久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便前去探望。在等待大式乳母家人开门时，不经意中看到隔壁邻居家的板垣旁边长着蔓草，草中开着许多白色的瓠子花（日语叫“夕颜”），因此后来称呼住在该院子里的女子为“夕颜”，于是叫人去摘一朵来。谁知里面一扇雅致的拉门里走出一个漂亮的女童，把花放在一把扇子上献给了源氏公子，而且那扇子上还题了一首诗：

夕颜凝露容光艳，料是伊人驻马来。

看了这首诗，源氏公子觉得出乎意外，深感兴味，便吩咐乳母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心腹惟光去查访这女子到底是何来历。

在一段恋情的开始阶段，男女的相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开头的情景很具有象征性，它暗示了《夕颜》卷，以及这一卷的女主人公夕颜的发展趋势。

惟光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该女子曾经与一个好像是

现代人要向生活在千年前的平安王朝时代的古人学习，

这也许是突发奇想，

但爱的课程是没有新旧之分的。

岂止是没有新旧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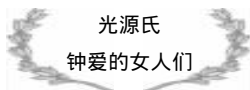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说不定与我们现代人相比，

王朝时代的贵族们远比我们度过了深深的、

浓密的爱的时光。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头中将的男人有过往来。源氏公子突然想起，在那天的“雨夜品评”时，头中将曾经说过的“个性沉稳内向的女子”。但不知道眼前的这女子与那个“个性沉稳内向的女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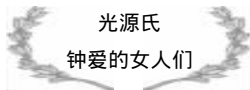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得到惟光的报告后，源氏公子更加来了兴趣。经过惟光千方百计的周旋，终于让源氏公子和这女子成功地幽会，成就了一夜的露水之情。谁知源氏公子自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深深沉溺在对那女子的恋情之中。

源氏公子与那女子的恋情与日加深，可那女子始终不愿意向源氏公子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源氏公子也为了掩人耳目，常常穿着一身粗陋服装，于深夜去访问那女子。

随着往来的日益频繁，源氏公子觉得这女子住所周围的环境极度混乱嘈杂。每当此时，这女子的态度都很坦然。她不是一个爱面子的虚荣女子，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并不十分介意。要是换成一个普通女子的话，对源氏公子的不快一定会羞得面红耳赤，觉得无地自容的。而她全然不顾，毫不加掩饰。同时，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掩盖了她言行举止的得体大方，以及品性的超凡脱俗。

源氏公子十分看重这女子的言行举止，同时被她的容姿深深地吸引。

夕颜身穿白色夹衫，罩上一件柔软的淡紫色外衣。装束并不华丽，却有种娇艳之美。她



身上并无特别显眼的优点，然而体态轻盈婀娜，妩媚动人。一言一语，都使人觉得可怜。真是异常可爱的人物。

源氏公子之所以被这样一个身份地位并不高贵、性格不加雕饰、惟男人是从的女子吸引，是他对葵姬、六条妃子那些有教养，身份地位尊贵，而且个性咄咄逼人的女子多少有些厌倦了。有关于此，可以用源氏公子自己的话来作证：

“柔弱，就女子而言是可爱的。自作聪明，不信人言的人，才叫人不快。我自己生性柔弱，缺少决断，所以才喜欢柔弱的人。这种人虽然一不小心会受男子欺骗，可是本性谦恭谨慎，善于体贴丈夫的心情，所以可喜。倘若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教养，那更是最可爱的性格。”

夕颜正是源氏公子所说的“柔弱、本性谦恭谨慎，善于体贴丈夫的女子”。源氏公子认为“无论有什么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要有那颗顺从的心，就是最令人怜爱的女人”。

源氏公子从夕颜那里感受到了其他女子所没有的安慰与爱意，是因为她具备了源氏公子企求的柔弱女子的品性。

《源氏物语》中把夕颜的这种品性作为美德，从表面上加以肯定。但是，你只要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在肯定的背后，隐藏着讽刺与批判。源氏公子与她亲近不久，她就被怨灵缠身，结果连性命都不保，这就说明了其中一斑。当然，就表面看，并不是不可以说这一故事情节，是为了渲染她可怜的、无所依靠的一生而编造出来的。但反过来看，似乎是在警示人们，如此意志薄弱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难以生存的。

在这一卷中，紫式部再次让一直拒绝源氏公子的空蝉出场。揣测作者的用意，似乎在于通过两位女性迥然不同的性格比较，让读者去体会夕颜个性中的反面教训。

有不少的作品从各种角度，去分类比较与源氏相关的女性。其中有关夕颜这一人物，几乎都使用了同样的表述，即“生命无常；彻底依赖男人的女人”。有的甚至将其说成是“只知道顺从男人，毫无自主性的女人”，或者是“仰仗男人鼻息的愚蠢女人”。做出这种评价的，大多是女性作家、评论家。她们把夕颜作为令人厌恶的典型，而对空蝉、六条妃子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特别是空蝉，能够毅然拒绝源氏公子执著的纠缠，是自立自强，理智的女性的典范。六条妃子生来身份高贵不说，行为举止优雅，极有品位。

实际上，在《源氏物语》的女性读者中，有很多人抱有这样的疑问：源氏公子怎么会爱上夕颜这样一个不

值一提的女人？而且爱得那么痴迷，真是令人费解。

的确，夕颜就像那瓠子花，淡淡的，轻飘飘的，其存在感淡薄得几乎是可有可无。然而，存在感淡薄难道是她的缺点吗？

我们不妨彻底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视角。把有关夕颜的问题点，从单纯的男女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是夕颜纤纤柔弱的风情。这在男人看来，正是一种温柔可爱，它能煽动起男人的保护本能。当然，男人也各有所好，不能一概而论。但对源氏公子这样有地位、有财富、又有包容性的攻击性男人来说，夕颜这样的女人，正是他殷切希望好好保护、用心爱惜的存在。与之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冰冷端庄的葵姬、因出身高贵而不忘举止优雅的六条妃子等人，反倒让他觉得是令他喘不过气来的阴郁的存在。

其次是夕颜性格中的顺从，缺少自我主张。这在男人看来也未必是她的减分之处，毋宁说恰好是她的美德呢！大多数男人都不希望女人对任何事情都很较真儿，万事适可而止，多一点顺从。或许有人不禁要问：莫非女人就该像木偶一样，任凭男人摆布吗？当然不是。只是说，与任何时候都自我主张，对男人的行为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地横加指责的女人相比，多一点顺从的女人在男人心目中要优越得多。

在此再次提醒各位，源氏公子所爱的，只是男女情爱关系中的夕颜，而不是社会生活中能委以重任、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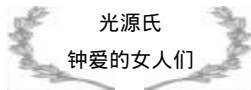
生活中能委以家务的夕颜。

源氏公子在宫中的人际关系，以及个性刚强的妻子那里感受到压抑时，只要去到她那里，就能使自己的压抑情绪得到缓解释放，夕颜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源氏公子关注的对象的。

男人们自尊心强，性情高傲。但他们往往是外强中干，表面上常常虚张声势，而在内心深处往往需要有人能听他倾诉，给他以鼓励。至于能给他鼓励的，对他表示赞同的人有多少美德、有多少智慧，那是次要的。

如果以上述观点看夕颜的话，夕颜无疑是一位理想的女性。

还有的《源氏物语》解说书认为，正因为她与头中将、源氏公子发生了关系，所以才认定她是“专门仰仗男人鼻息的愚蠢女人”。我认为这种说法太残酷了，对夕颜不公平。源氏公子当时的社会地位是至尊至上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无人能与之比肩的辉煌的存在。加上容貌、教养极其非凡，理所当然成了全国的女子所向往的对象。这样一个男人一旦主动接近一个女子，那女子岂有不肯接受之理。就算是从前与夕颜有过关系的头中将，与源氏公子相比，或许也要差一个档次。但他作为当朝左大臣之子的“太子党”身份，也应该说是显赫的存在。因此，由于接受了这类男人的求爱，就简单地认定她是“仰仗男人鼻息”的人。这难道不有欠公允吗？



即便是现代社会中的年轻女性，一旦有如此优秀的男性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会拒绝吗？当然，人各有所好，不排除有人也会拒绝。但平心而论，大多数女性会为之情生，甚至有可能比夕颜更容易地接受现实呢？

由此看来，夕颜的温顺、矜持、万事顺其自然，显然是一种美德。

源氏公子身边的葵姬也好，六条妃子也罢，她们的言行举止总是拘泥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刻板得令人窒息。即使是那空蝉，心中本来有着无限的爱意，却强忍着心中的爱来拼命拒绝源氏公子。与这些装腔作势以昭示自我存在的女性们相比较，毋宁说夕颜是特别的朴素和正直。

最初，夕颜首先遇到了头中将那样的优秀男子，她顺从了他。不幸的是，她与头中将的关系受到了头中将正妻家的百般折磨，她只好从此隐姓埋名。后来她又与比头中将更加优秀的源氏公子邂逅，在犹豫不决中，又把自己交给了源氏公子。综观前因后果，在夕颜的恋情中，没有太多特别的理由与说法，有的只是她本能地产生的直觉“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在解说夕颜这个人物时，常常会使用“悠然”这个词。所谓“悠然”，实际上是指夕颜不刻意追求的那种悠闲宁静的心境。这个词是对夕颜万事顺其自然的人生观的最好表述。

男女之间最贵重的东西，就在于能否做到顺其自

然。

在此不妨做个想象，夕颜在做爱方面，大概也能深得源氏公子的意吧。

《源氏物语》的缺点之一，或许由于作者是位女性的缘故，几乎没有描写有关性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男性读者来说，深感美中不足。我这样说，势必会招来反驳：难道性描写如此重要吗？我在此所说的性，并不是单纯的做爱或色情描写，而是作为男女之间的爱的原点，占据有十分重要位置的性爱。

无论男女，当然特别是对男性来说，与相关的女性之间的性爱是很重要的。性爱关系的深浅、情绪的浓淡，直接关系到男人对女人执著的程度。

源氏公子对毫无过人之处的夕颜如此执著，是不是因为源氏公子首当其冲的，就是沉溺于与夕颜的性爱之中了呢？当然，这只是想象而已。有鉴于此，作者没有做任何的描述。在作者看来，在性爱方面，女人没有必要做出一副特别的姿态去讨好献媚。与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彻底交给了相爱的男人，自己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才有可能到达令人满意的陶醉的境地。

倘若不能毫无保留地信赖你所爱的男人，你是无法达到令你陶醉的境地的。我想，夕颜自一开始就不顾一切地顺从她所看中的男人，因而从中体会到了身心的愉悦。反过来，当男人为她的顺势而为所感动的同时，也

更加增添了对她的怜爱。

特别是夕颜，先前与好色之徒头中将相爱，并生下了一个小孩（后来的玉鬘）。这种与她的外貌不相吻合的成熟的肉体、在夜晚的黑暗中依偎在男人怀中连喊“害怕”的娇态，进一步煽起了源氏公子的男性的本能。与夕颜的自然形态相比，葵姬、六条妃子，以及空蝉等人所采取的态度，显得过于装腔作势，令人压抑。

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做爱的行为本身，与思想、社会性等是没有关系的，纯粹是肌肤与肌肤的相互接触，是人性的本能行为。

然而，葵姬、六条妃子、空蝉等女性，就连在做爱的情况下，都会把各自的立场、理性等等，需要动脑的因素掺杂进来。夕颜就不是这样，她始终处于自然的状态，做爱时她就只是一个女人。

仅从外表上看，夕颜的确是个柔弱的女子。可在这一类型的女子中，大多数人对男人都有十分敏锐而独特的直觉。这种直觉往往比聪明的女子用心思考的结果更正确，更能一箭中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像夕颜这类的女性，对智慧型女性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劲敌，是智慧型女性不能容忍的一个存在。外表天真可爱，作为女人，又没有太多的戒备，夕颜的那种闲适的人生态度，着实令她的对手们不快。

在夕颜的对手中，尤其痛切地感到不快的是六条妃子。因此，她决定用自己的怨灵去诅咒夕颜。

“又没地位，又蠢的女人，她到底好在哪里？”

六条妃子恨不得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

可是男人们偏偏围着这样一个夕颜转，而且在恋情中越陷越深！

六条妃子凭她的本能察觉到了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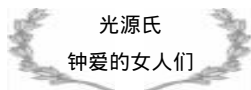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可怜的夕颜，终究没能经受得住六条妃子的诅咒，早早地就结束了年仅十九岁的短暂生命。仅就事实而言，夕颜的一生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悲哀啊！

然而，以如此恶毒的诅咒置夕颜于死地的六条妃子，此后果真得到了幸福吗？总是道貌岸然的葵姬，还有那勉强装出一副冷静面孔的空蝉，她们难道都幸福吗？结论未必是“yes”。

那些女人们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去装腔作势，总难唤回源氏公子对她们的爱。相反，毋宁说反倒将源氏公子愈推愈远。

抛开夕颜生命的短暂不说，在她有限的人生中，能与当世最优秀的两个男人倾情相爱，并且还与其一人一生有一女，难道还不能说她生活得很充实吗？至少与葵姬、六条妃子、空蝉相比，她品味到了作为女人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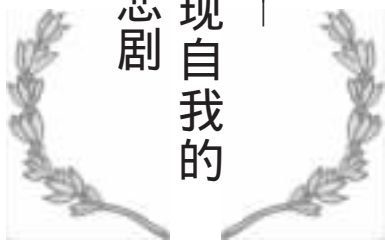
什么样的人生最好？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人生，并不是说你追求了，你就一定能得到你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也不能说有理性、有修养，并且充分展现了你的理性与修养，你就一



定能得到幸福。当然，不是不要理性与修养，而是说仅靠理性与修养，是难以拴住男人的心的。

以上述观点再进一步去阅读《夕颜》卷，我们就会再一次认识到，男女之间的爱，既不单纯得仅靠大脑思考就可以得到，也不是用俗套的方法就可以获得。

葵姬 —— 不擅表现自我的 女性的悲剧



葵姬是源氏公子的正妻。

一般人都认为，能成为当世瞩目的最优秀的男人的妻子，一定会享受到常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幸福人生吧。

葵姬出身高贵，父亲是当朝左大臣，母亲是皇上的同胞妹妹。本人深得皇太子的爱慕，曾一心想聘为太子妃，只因左大臣迁延未许才作罢。左大臣早就有心将葵姬嫁给同为皇子，但被降为臣籍的源氏公子。

葵姬不但是出身名门贵族的独生女，而且美若天仙，聪颖过人。这样一个才、貌、门第无不胜数他人的才媛，没有人不认为她将是一位理想的妻子。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她与源氏公子的夫妻之情冷若冰霜，因而不得不度过了毫无人生价值的一生。如此一位理想的女性，为何作为人妻却未能得到幸福呢？这其中的缘由，让我们边欣赏原文边思考。

葵姬婚姻中的第一桩不幸，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在未曾尊重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由双方的父母单方面确定的，即所谓的“政治联姻”。

虽说是“政治联姻”，但也不像后来武士执政时代的、赤裸裸的“政治联姻”。

源氏公子身为皇子，但因母亲只是个更衣，没有强大的后盾。皇上怕他将来受到排挤，所以不得已把他降为臣籍，同时还必须为他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与经济的支撑。皇上对这位皇子的良苦用心，与左大臣让爱女和皇上最宠爱的皇子结婚，来谋求家族进一步繁荣昌盛的谋略，在利益上取得了一致。在当时，毋宁说这桩婚姻是一桩两全其美的美满婚姻。

在他人眼里无论多么美满，可婚姻双方的当事人，精神上的交流自不必说，连见都未曾见过一面，就被周围的人生拉活扯地组合在一起了。其时，源氏公子年仅十二岁，葵姬比源氏公子稍稍年长，也就是十五六岁。这样的年纪，不听父母的又能怎么办？

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诸如此类的婚姻方式是十分普遍的，其结果也未必都像源氏公子那样失败，大多数夫妻都能幸福美满，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婚姻方式就不好。

源氏公子与葵姬的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在他们结婚之时，身为丈夫的源氏公子的心目中，早就秘密地进驻了另外一位女性所致。

在《桐壶》卷中我们已经知道，源氏公子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甚至连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为此，他苦苦追寻自己母亲的面影。当他听说藤壶妃子肖似自己的母亲时，先是一心依恋藤壶妃子，后来便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男女间的爱慕。

源氏公子对藤壶妃子的爱，产生于恋母情结。而男女情爱之事，没有比恋母情结更麻烦的。由于母亲早已离开人世，源氏公子对母亲的思慕，逐渐发展成对理想的女性的无限渴求。现实中总不完美的女性，已经难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或许是上天怜悯他，让酷似他母亲面影的藤壶出现在他的面前；同时上天又捉弄了他，那藤壶偏偏是自己的父皇最宠爱的妃子，使得他无法轻易地接近她。

不言而喻，源氏公子的郁闷都转嫁在葵姬身上。他多么希望葵姬就是那个酷似自己生母的藤壶啊！可对毫不知情的葵姬来说，要她扮演理想中的母亲与恋人的双重角色，那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一方面是源氏公子的恣意任性；另一方面是葵姬出身高贵，性情高傲，况且葵姬还是桐壶帝的侄女，又比源氏公子年长，岂肯轻易地向源氏公子屈从。

有关葵姬的性情，我们不妨看《帚木》中是如何描写的：

走进葵姬房里一看，四周布置得秩序井

然，尤其是这个人，气质高雅，毫无半点瑕疵。源氏公子觉得她过于端庄，似乎难以亲近，不免有美中不足之感。遗憾之余，他就同几个姿色翘楚的青年侍女如中纳言君、中务君等随意调笑取乐。这时候天气甚热，源氏公子缓带披襟，姿态潇洒，侍女们看了，个个心中艳羡不已。

像葵姬这样高贵人家的女儿，高傲冷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出身于贵族家庭，侍女随从前呼后拥，从没有向人低头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养成她不善于主动体察他人心情，并去积极应对的习惯。即便是对待好不容易才回来探视她的丈夫，也正如书中所写，态度异常冷淡，一切皆我行我素。

面对这种状况，源氏公子每次去访问葵姬时，总是想尽快地离开左大臣的家（葵姬与父亲左大臣住在一起）。尽管源氏公子的绝情行为不无原因，但在葵姬看来，源氏公子之所以对她不冷不热，肯定是另有隐情的。

此时此刻的葵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丈夫源氏公子除了自己之外，还爱着其他女人。她不知道丈夫爱的是藤壶妃子，更不知道为了排解难以与藤壶妃子难以见面的相思之愁，他甚至又与空蝉、六条妃子、夕颜等女子私通。葵姬处在深闺，对源氏公子的所作所为是无法

——弄清楚的，仅仅是凭着女人的直觉，就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女人。有时源氏公子也会顾及到体面，前来左大臣家探访，但葵姬明显感觉到他是在勉强应付。

当葵姬心里知道“这个人在外面爱着别的女人，回家探视只是出于道义上的体面”时，无论源氏公子怎样对她说“我希望你多给我一些温柔”，她绝对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她从来就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做过献媚呀、假装欢颜之类的事。就是源氏公子顾及体面回到她身边时，她也是冷漠地应酬而已。

源氏公子厌恶“不懂风情、毫无可爱之处的女人”；而葵姬则固执地认为“对我行我素、轻薄好色的男人，没有必要给他以温情”。这就如同鸡与蛋的关系，说不清谁是“因”谁是“果”。双方都在心中责难对方，结果夫妻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深。

这种夫妻不和的情况，夫也好，妻也罢，只要有谁首先屈就说一声“对不起”，事态就会出人意料地好转。一方相让，另一方的情绪就会得到缓解，和解的契机就会因此而产生。具体到源氏夫妻身上来看，源氏公子作为丈夫没有退一步的意思，葵姬就更认为错不在自己，根本没有必要自己作出妥协。如此一来，两人的心结就永远无法打开。

源氏与葵姬的夫妻关系无止境地降温，他们为什么不各自分道扬镳呢？

在当时的贵族社会里，时兴的是男子的“访妻婚”，

男性离不开妻子娘家的支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源氏公子娶左大臣之女为妻便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葵姬也不吃亏，她嫁的是当今皇上的皇子，又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总而言之，“形”比“实”更重要。仅凭利益关系的存在，两人的婚姻关系就必须维系下去。

当然，双方的出身都很高贵，哪怕夫妻关系根本没有改善的可能，也不至于像普通百姓那样直接争吵、厮打。但是，当冷战状态逐步升级到一定程度，难保会出现一触即发的事态。在《紫儿》卷的中间部分，就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这天源氏公子在宫中与岳父左大臣相见，谈论了许多在北山祈祷医治疟疾的事。其间，左大臣劝源氏公子回家静静地休养一两天。源氏公子本不想赴葵姬家，但岳父大人的情不可却，只好与左大臣一同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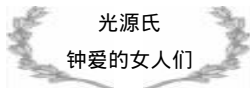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好不容易回府，左大臣特意把家中布置得一尘不染、金碧辉煌，万般用品无不齐备。就在源氏公子回府的关键时刻，身为源氏之妻的葵姬并不出来迎接。经左大臣百般劝说之后，才好不容易出来相见。然而只是正襟危坐，身体一动不动，端正严肃得犹如画卷中的美女。源氏公子为了缓解一下气氛，谈起了去北山时的所见所闻，但葵姬一声不应，一副形同路人的表情。

源氏公子终于忍不住说道：“我希望看到你偶尔也能有家常夫妇的亲睦和谐之相，时至今日，始终未能如

当一个女人不希望某个男人太亲近像桐壶更衣那样柔弱的女人时，
最忌讳的事情是不能欺负这位弱女子。
因为对喜欢弱女人的男人来说，
你越是这样做就越能激发起他们的保护本能，
使他更加亲近她。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愿。我近日患病，痛苦难堪，你对我决不理睬。虽说你向来如此，原不足怪，但我心中不免怨恨。”

对源氏公子的怨言，葵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也知道不理睬是痛苦的么？”说着，向源氏公子流目斜睇，眼色中含有无限娇羞，脸上显出高贵之美。

源氏公子当然不依不饶，随即反驳道：

“你难得说话，一开口就叫人吃惊。‘不理睬是痛苦的’，是情妇说的话，我们正式夫妻是不该说的。你一向对我态度冷淡，我总希望你回心转意，曾经用尽种种方法。可是你越来越厌恶我了。罢了罢了，只要我不死，且耐性等候吧。”说罢，便走进寝室去了。但葵姬并不立刻进去。源氏公子已经厌倦，叹息数声，解衣就寝。心绪不快，不欲再与葵姬交语，便装作想睡的样子，却在心中寻思世间种种事情。

这一段文字描写源氏公子与葵姬夫妻争执的高潮，也是一向沉默寡言的葵姬发表意见的惟一的场所。换言之，葵姬每次与源氏公子相逢，总是一言不发，异常冷

漠，就是源氏公子有意与她说说话，她也是只听不答。今天却不同，终于说出了一句“你也知道不理睬是痛苦的么”，以嘲讽的口吻，给了源氏公子狠狠的一击。

真不愧是门第高贵的千金，有着非常良好的教养，一句柔中带刚的微词，令惯于与女人周旋的源氏公子竟也一时哑然。

葵姬的冷淡至此达到了极限，她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给了源氏公子不冷不热的一句反问。这句反问，凝集了葵姬多年来对源氏公子积聚的无比怨恨。

通过葵姬与源氏公子的争执，我们看出葵姬需要源氏公子的爱。她是一个女人，尽管身在深闺，穿金戴银，有众多的侍女随从前呼后拥，但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爱的渴求，有嫉妒和憎恨，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惟一遗憾的是，她的性情令她的情感无法朴实地表达出来。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面对丈夫的偷香窃玉行为，肯定会把自己的怨恨义正词严地吐露出来：“你到底想干什么？”“既然有我的存在，你为什么还要去找其他女人？”甚至还会大哭大闹，或者扑在丈夫怀里，哀声地恳求丈夫说：“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那些女人往来，我们好好过日子。啊？”

解决问题的方法固然因人而异。但你必须正视它，必须积极地采取行动，才有可能解决两人之间的情感危机。就算是不能立刻得到解决，至少双方能因此而变得

心平气和，并以此为契机，都去理解一下对方的心情，说不定忘却的爱又会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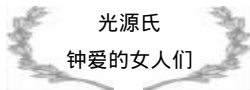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我们不妨看一看源氏公子对葵姬的态度，很显然是源氏公子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若有机会给对方道个歉，相信双方都会有和解的意愿的。可是源氏公子作为一个男人，决没有首先道歉的意思。古往今来，无论东西方，男人通常都很高傲，决不肯轻意向女人低头。话虽如此，但他的内心还是在想，哪怕对方能做出一点点儿让步的姿态，我都会改变态度，善待她。

聪明的女人往往能看透男人的心思，她会恰到好处地退让一步，或者边哭泣边倾吐衷肠，给男人创造一个下台的台阶儿。

然而，葵姬不用说让步，她更不会为此而愤怒，也不会为此而哭泣。

《源氏物语》的评论家们，纷纷把葵姬说成是“没有可爱之处的女人”、“高傲的女人”、“没有表情的女人”、“强硬的女人”，总之，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各种不同的评价自然各有所指，但归根结蒂，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加以概括：葵姬是一个“不能朴实地表达自己感情的、不知通融的女人”。

葵姬的悲剧难道不是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吗？从外表上看，葵姬的确是高傲、不可爱、冷漠、强硬，但这些并不代表葵姬的性格。我认为最重要的只有一条，这就是葵姬不能通过语言、态度来把她的内心所想毫无保留



地表达出来。

葵姬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女人，我认为这与她出身高贵、受过独特的做太子妃所必须的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因素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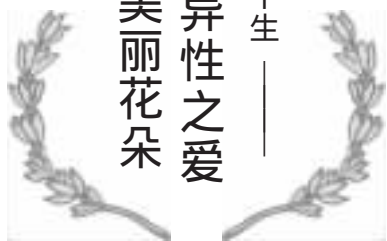
葵姬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是遥远的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的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其原因、背景姑且不论，像葵姬那样不能如实地表现自己的真情的女性，却大有人在。

打开自己的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本就可以解开心结，可就是无法把它说出来。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在一生中为此而蒙受了损失，或者导致了人生的悲剧。特别是男女之间，男人同样有必要抛开立场、面子之类的顾虑，毅然在女人面前让步、流泪、乞求依偎。

不幸的是，葵姬无法做到这些。正因为她不能屈就自己，不能在源氏公子面前表白自己，空有美貌、教养，以及无可比拟的高贵门第，一生却未能享受到充满喜悦的情爱。

高傲、有教养的女性往往会输给无名的、缺少教养的女性，这是因为她们轻视，或者无视了赤裸裸地表白自己——这种人类最本能的、最直截了当地吸引男人的武器。

紫姬 前半生
沐浴着异性之爱
绽放的美丽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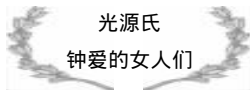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恋爱大都缘自偶然的不期而遇。源氏公子与紫姬的相遇，亦是缘于偶然。

源氏公子十八岁的那年春天，因不堪疟疾的困扰，特意前往京都北山，恳求一位高明的修道僧念咒祈祷医治。

在北山小住期间，有一天，源氏公子信步来到山坡下一所屋宇的茅垣旁边。他隔着茅垣往屋里探视，看到了一位仪态高雅的尼姑，和在一旁玩耍的模样十分可爱的小女孩。源氏公子不由地被这小女孩深深地吸引，便叫人去查查她的来历。谁知这女孩竟然是他朝思暮想的藤壶妃子的侄女，现在由祖母老尼姑抚养。

开头的这情景，描写了源氏公子后来深情爱恋的紫姬的出现，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我们不妨再读一读《紫姬》卷的原文描述。



源氏公子隔着茅垣看过去，有一个小女孩，年约十岁光景，白色纱衣上罩着一件棣棠色外衣，脸蛋红红的，正向尼姑身边走去。

她走到尼姑面前站定，尼姑抬起头来，问道：“你怎么了？和孩子们吵架了么？”两人的面貌颇有相似之处。源氏公子想：“莫非是这尼姑的女儿？”但见这女孩诉说道：“大君（一小丫鬟的名字）把小麻雀放走了，我好好地关在熏笼里的。”说时表示很可惜的样子。

这段描写，道出了深居在暮霭沉沉，幽深宁静的山村中的尼姑，与那美丽可爱的小女孩之间的关系。

听了小女孩的诉说后，尼姑对她说道：“唉！你不懂事的孩子，为这些无聊的事情来缠我，我这条性命今天不保明天！你只知道玩麻雀，玩弄生物是罪过的，我不是常常对你说的么？”接着又对她说：“到这里来！”说罢又伸手拉过小女孩，让她坐在自己的双膝上。

接着，又描述了小女孩的相貌，和源氏公子的顿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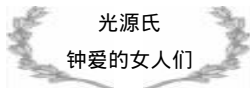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女孩的相貌非常可爱，眉梢流露着清秀之气，额如敷粉，披在脑后的短发俊美动人。源氏公子想道：“这个人长大起来，多么娇艳

假如你突然发现你所喜欢的男人被一个弱女人所吸引的话，
最好的办法毋宁是经常地表扬那位柔弱的女性。

你恭维她，
给她戴高帽子，
迷恋她的男人在高兴的同时，
时常会突然产生这样的疑问：
她难道真有那么好吗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啊！”便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继而又想：“原来这孩子的相貌，非常肖似我所倾心爱慕的那个人（藤壶妃子），所以才如此牵惹我的心目。”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

毋庸赘言，源氏公子之所以被小女孩深深地吸引，除了她清秀可爱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长得与自己恋慕的藤壶妃子十分相似。

当一个男人去接近一个新的女性时，常常会希望这位女性与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人有着某种的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那位女性，往往成为新恋人的言行激发的回忆中的形象，她可以承担起记忆中的各种各样的角色。

不管怎么说，正因为曾经拥有过的爱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基点，所以比较容易被与此相近似的人所吸引。然而，基点也好，什么也罢，如果事实上已经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存在，同时又去接近另一位与自己喜欢的人相貌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的新的女性，作为后者，在情感上或许是不痛快的。其理由是，她会认为自己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替身，或者觉得自己就像是已经冲淡了的茶，自尊心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当然，女性中不少性格刚毅者，碰到这种情况，她们往往会说：“你不要管我，回到你老情人那里去吧！”

恋爱，重要的不是最初的相遇，而是后来的过程。

即使是平凡的邂逅，只要你精心地去培育它，终会变成硕果累累的爱的结晶。

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只是某个人的替身，但你多一点体贴与他相处的话，结果未必都是令人悲哀的。“她与某某很相似”，这类的表白的确不太高明，但有时只是男人为了避免难为情的搪塞而已。

源氏公子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位令他朝思暮想的女性——藤壶妃子，但却无缘与她长相守，而北山中的那女孩长得与藤壶十分相像，源氏公子接近她的理由便不言自明了。

大多数女性如果事先知道源氏公子的动机，都会抽身而退，或者把源氏公子的说教当着戏谈，一笑了之。紫姬（紫姬即源氏公子在北山中看到的那小女孩的名字，后嫁给源氏公子为妻。紫姬这名字出自于一首和歌）是一位生长在山村的少女，她既不知道自己是藤壶妃子的替身，也不知道源氏公子与很多女子有关系。更何况年龄尚幼，对恋呀，爱呀，甚至异性之事都不甚明白。

从好的方面说，或许正是因为紫姬对这一切的无知，才使她无所顾忌地接受了源氏公子，并最终得了源氏公子深深的爱。紫姬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她的“无知”使她获得了其他许多女子想得到而没能得到的东西。

总之，男人对女人的偏好，一生中都不会有太大的

变化，这是一个切不可忽视的事实。年轻时，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当这个男人步入老年后，他仍然会继续追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那一类的女性。或许你不相信，女人对男人的偏好，有时变化之快令你难以置信。与女人相比，男人基本上是稳定的，变化较小。

正因为如此，男人才会常常说出：“你与我曾经交往过的某某十分相似”的话来。当听到男人这类的表白，你不去反驳，而是努力去做得比他以前交往的女性更好的话，男人会出你意料地随你而去。理由很简单，就算男人是在追忆从前交往过的女性的面影，但大多数情况下，与那女性的关系不是已经破裂，也是接近破裂状态。

事实上，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关系，已经窘迫到令源氏公子不得不放弃的地步。换言之，源氏公子与“曾经交往”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已处于绝望的状态，所以他是在认真地追求与之相似的新的女性。

与清秀美丽的紫姬一见钟情的源氏公子，非常想把紫姬领回自己的宅邸，把她培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为此，源氏公子特向紫姬的祖母老尼姑，以及同在此间修行的僧都（尼姑之兄）恳求，希望他们准许他把紫姬领走。但二人以紫姬尚幼为由，郑重拒绝了源氏公子的请求。

在交涉未曾有结果的同时，源氏公子结束了在北山的祈祷医治，下山回京，但他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紫姬

的事情。

话分两头说，源氏公子曾经好不容易与自己心中早就暗暗期待的藤壶妃子有过一夜的秘密幽会。正是这次幽会，使藤壶怀上了身孕。源氏公子得知是自己让父皇最宠爱的妃子怀上了身孕，感到狼狈不堪。他再次请求与藤壶见一面，但深感罪孽深重，万分恐惧的藤壶妃子，紧紧关上了大门，坚决拒绝源氏公子的访问，甚至收到源氏公子的信后，也绝不回信。

在不安中挨过了夏天的紫姬的祖母老尼姑，入秋以后，身体日渐衰弱。她返回京城，经过前思后想，便暗中把紫姬托付给源氏公子，不久便去世了。

听说紫姬的亲生父亲兵部卿亲王要把女儿接回去由继母照顾，源氏公子心急如焚。倘若真是被兵部卿亲王接走了，源氏公子就再没有什么理由把紫姬要回来。源氏公子心急如焚，决心要竭尽全力，抢也要把她抢回来。某天深夜，源氏公子终于将这一计划付诸于行动。

事出突然，北山紫姬家中一片慌乱，紫姬哭哭啼啼。源氏公子一边哄骗紫姬，一边让紫姬熟悉的少纳言乳母随紫姬一起，匆匆来到了源氏公子的宅邸二条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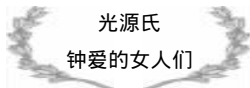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刚开始紫姬十分不安。天色渐渐明亮，她环视四周，只见眼前的宫殿装饰得无比富丽，连庭院中的铺路石都像宝玉一样，令人目眩神移。不一会儿，她就心神安定了。与此同时，源氏公子不时地和她亲切攀谈，让她高兴。

此后，源氏公子对紫姬更加用心呵护，更加充满情爱，周围的人也都很开心。

源氏公子此后两三天不进宫，专心和紫姬做伴儿，使她稔熟起来。他写许多字，画许多画给她看，就拿这些给她当做习字帖和画帖。他写的、画的都很精美。其中一张写的是一首古和歌：“不识武藏野，闻名亦可爱。只因生紫草，常把我心牵。”（武藏野地方多紫草，故紫草称为“武藏野草”。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写在紫色纸上，笔致特别秀丽。紫姬拿起来看看，但见旁边又用稍小的字题着一首诗：

“渴慕武藏野，露多不可行。有心怜紫草，稚子亦堪亲。”（武藏野和紫草比喻难得相见的藤壶妃子，稚子指与藤壶有血缘关系的紫姬）

源氏公子对她说：“你也写一张来看看。”紫姬仰望着源氏公子说：“我还写不好呢！”态度天真烂漫，非常可爱。源氏公子不由地满面堆上笑来，答道：“写不好就不写，是不好的。我会教你的。”她就转向一旁去写了。那手的姿势和运笔的方法，都是孩子气的，但也非常可爱，使源氏公子从内心感到不可思议。不一会儿，紫姬说：“写坏了！”羞羞答答地把纸隐



藏起来。源氏公子抢来一看，但见写着一首诗：

“渴慕武藏野，缘何怜紫草？缘由未分明，怀疑终不了。”（此诗暗示紫姬不懂得源氏对藤壶的关系）

写得的确很幼稚，但笔致饱满，显然前途有望。很像已故的外祖母的笔迹。源氏公子看了，觉得让她临写现世风格的字帖，一定容易进步。书画之外，源氏公子又特地为她制造玩偶住的许多屋子，和她一起玩耍。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消遣方法。

看一看上面的这段原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源氏公子在努力获得紫姬欢心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教她各种各样的知识，从方方面面给她以引导。

源氏公子二条院的侍女随从们，都不明白这紫姬到底是什么来历，她与主人源氏公子到底是何关系，私下常常议论纷纷，各自猜测。源氏公子全然不顾他人猜疑的目光，一味地用心照顾紫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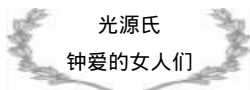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的确，眼前的源氏公子与紫姬之间，尚未孕育出所谓的男女关系。源氏公子只是一心一意地教养这个可爱的少女。

男人心里往往有一种“驯养”或者称之为“培养”的愿望。对自己看中的女性，总希望能把她塑造成自己

一个男人，
一旦他决定要说服某个女人，
就必须一气呵成。
中途犹豫不决、
前思后顾，
最终就会像漏了气的啤酒，
弄得前功尽弃。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偏爱的性格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的培养对象，便是纯真无瑕、天真可爱的年轻女子。像紫姬这样的少女，或许就是最理想的选择。

不幸的是，这在女性看来，一切顺从男人的意愿来改变自己，有一种成为他人玩物的感觉，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不快。实际上，早在古代，不少有钱的男人，不惜重金，把年轻女子在不知不觉中教养成自己所好的人，使其在肉体上、精神上从属于自己。

然而，源氏公子决不单纯是为了谋求以肉体为主的主从关系。正如《源氏物语》原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源氏公子从习字到作和歌，从用词造句到礼节规矩，从仪表修养到料理家事，无不一一精心教导紫姬。他是想把紫姬培养成一个符合理想中的高贵的妻子。

或者有人认为，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万事都接受男人指点。在当时，贵族与一般人的教养、生活态度是相差甚远的，因此有必要自幼开始，从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熏陶和教育。更何况源氏公子教导紫姬，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良好的外表，他更希望她的内在面，特别是性格上朴素率真、温和可人。最终希望她成为顺从丈夫、尊重丈夫、真心诚意爱丈夫的女性。源氏公子的这种愿望越到后来越强烈，尤其是与正妻葵姬的关系落到最低谷时，他实在厌倦了葵姬的怠慢与冷淡。这就更使他决意要把从未受过他人陋习影响的、纯真的紫姬教养成理想中的女性。

如此看来，所谓“培养”，不仅仅是把她改变成自己喜好的女性，而是上升到了自修养到全部的人格塑造。当然，在女性方面来说，要是遇到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事情就会相当麻烦。但紫姬遇到的偏偏是源氏公子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既肯花时间，又肯花钱，温柔体贴，细致入微地教导你、影响你，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紫姬终于成长成源氏公子意中的女性，甚至在事实上获得了源氏公子正妻的地位。假如抛开最后降临在紫姬身上的悲剧不说，紫姬的一生，犹如美丽的花朵，她因源氏公子而绽放，为源氏公子而芬芳。紫姬之所以能成为所有女性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当她还是一块纯朴的玉石时，经过源氏公子用爱去精雕细琢，才有了后来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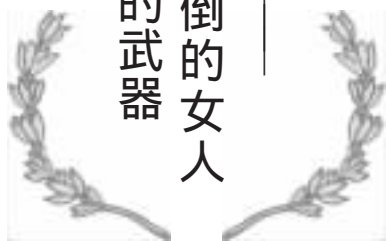
说起来也奇怪，这种“培养”的行为，由男性针对女性而进行似乎没有什么不自然；反过来，由女性针对男性的话，就好像有点儿怪兮兮的，并且失去了现实感。话虽如此，事实上不排除有的女性也有意找一个年轻纯真的男子，放在身边精心教导，把他培养成自己喜好的男人。或许现实社会中，就真有女性在这样做呢！

就算一位女性培养了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男人，难道那位女性就能因此而满足、那男的就有可能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魅力的男人吗？稍一深思，就发现有很多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可能最大的理由是，男人培养女人的愿望十分强烈，而女人培养男人的愿望相对较弱。进一步说，男人是非常具有社会性的群体，如果将某个男人置于某个女人的庇护之下，无论如何是不成体统的；相反，将某个女人置于某个男人的庇护之下，人们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

总而言之，源氏公子费尽心血给予紫姬的，是爱的浇灌，情的滋润。经过源氏公子的精心培养，山村中的少女摇身一变，成了与源氏公子相配的、高尚优雅、善解人意的紫夫人。

末摘花 —— 丑陋潦倒的女人 拥有的武器



提起与源氏公子有关系的女性，人们首先想象的是身着宫廷礼服、高雅端庄的女性形象。无论她们的实际人生是幸还是不幸，人们都会在大脑中描绘出她们深受当世一流的贵公子光源氏的宠爱、生活在华丽优美的环境中、享尽了荣华富贵的情形。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与源氏公子有关的众多女性中，却有一位与美貌无缘，甚至称得上面目可憎的丑陋女人。此女不但生得丑，身份地位也不高贵，住在一所荒凉破旧的院落里，更谈不上有多么高雅的修养，处世自然也很死板。

这样一个丑陋女人，不用说在当时的贵族社会阶层，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会被男人们忽视的。恰恰就是这位其貌不扬，毫无吸引人之处末摘花，她竟然受到了众多名媛美女向往的源氏公子的关爱。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堂堂的光源氏，为什么会对这个一无是处的丑女人感兴趣呢？这正是《末摘花》卷最有意思、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恋爱往往始于偶然，源氏公子与末摘花的邂逅亦是事出偶然。

话说那夕颜朝露似地短命而死，源氏公子异常悲恸，虽然已经事过半载，始终不能忘怀。他总想再找一个像夕颜那样身份不高而品貌端妍，温良顺从，和蔼可亲的女子。正在此时，源氏公子听一个叫做大辅命妇的侍女谈起已故的常陆亲王晚年生下一个女儿，非常疼爱，悉心教养。现在这女儿住在杂草丛生的旧宅邸，孤寂地每日以琴为伴。

好奇心极其旺盛的源氏公子听了这番话后，十分有兴趣，便想前去一探。

在一个梅香四溢，月色朦胧的夜晚，大辅命妇引领着源氏公子来到了末摘花居住的宅邸外。大辅命妇进去哄末摘花弹琴，源氏公子在外面悄悄地偷听。

琴声很悦耳，但也并无特别高明之处，只是在这荒芜岑寂之处听到这琴声，尤其显得凄婉。源氏公子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想靠得更近一点听。大辅命妇但愿适可而止，便对源氏公子说道：“算了吧，她这种萧条冷落的光景，你走近了去听，岂不难为了她，待来日有机会再说吧。”说着，便和源氏公子一道回府。

大辅命妇是个有心计的人，一开始她不让源氏公子与末摘花见面，只让他听她的琴声，这倒反激起了源氏公子急于求见的心情。你看，这牵线人是何等的高明！

意犹未尽的源氏公子，依依不舍地正准备离去，却与跟踪源氏公子的头中将不期而遇。源氏公子心想：莫非这头中将也对住在这宅子里的女子有心？陡然间，产生出一股劲敌相争的情绪。

此后源氏公子给这位小姐写信、赠诗，但从未收到过回音。虽然听说过此人似乎不解风情，可连信也不回，未免过于无情了吧。怨恨归怨恨，源氏公子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司汤达曾说过：“恋爱是一种结晶作用。”如果仅凭想象难以释怀的话，思念之情反而会更深更甚。

源氏公子对末摘花的思念，果不其然应了这种所谓的“结晶作用”。未能相见的遗憾，令他的思念之情日益膨胀。到了秋天，源氏公子再也忍耐不住了，督促大辅命妇安排他与末摘花会面。大辅命妇也觉得源氏公子如此认真地相托，倘若置之不理，也未免太顽固了。于是就张罗两人会面的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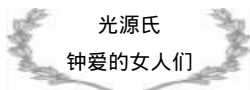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时值仲秋的一天夜晚，夜色已深，明月未出，天空中只有星光闪烁。大辅命妇照例领着源氏公子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末摘花的宅院，让源氏公子如愿以偿地与末摘花见了面。说是见面，实际上是隔着纸隔扇的。灯烛的火焰被阵阵秋风吹得摇晃不定，要不是衣香袭人，几乎

深懂女人心的男人，
总是会主动为女人找到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

当女人说“都是因为你纠缠不休；
都是因为你的强求”时，
你只能顺势而为地承认“这一切都是我不好，
都是因为我的纠缠才使你痛苦的……”，
你就有可能渐渐地赢得这位女性的芳心。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感觉不到未摘花小姐就在自己的身边。

源氏公子是抱着寻找另一个夕颜的心愿来见未摘花的。他曾给她写了许多信，倾诉心中的爱慕。未摘花一味地表示诚惶诚恐，从未给源氏公子回过像样的回信。

源氏公子坐在纸隔扇外室，未摘花坐在纸隔扇内室。源氏公子即兴做了一首诗递进去，未摘花根本就不会做诗，倒是身边侍候的一个侍女聪明伶俐，看见小姐这般尴尬模样，觉得不太礼貌，便走近小姐身旁，故意放低声音，柔媚婉转地装作小姐的口气做了一首答诗。尽管答诗谈不上有多好，但也还说过得去。源氏公子觉得这种涉世未深，羞羞答答的态度非常可爱。于是自作主张地拉开纸隔扇，走进未摘花端坐的内室，伸手牵拉未摘花。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大辅命妇及侍女们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源氏公子会乘人不备做出这样的举动。但碍于他身份地位高贵，没人责怪他的鲁莽，反倒佯装不见，退回自己房里去了。源氏公子看到侍女们都退下了，便紧紧地抱过未摘花。

说实话，这次艳遇对源氏公子来说，多少觉得败兴。未摘花初次遇到这种事情，十分困窘也在情理之中，可那未摘花也不至于一直僵硬着身体一言不发啊！无论源氏公子怎样好言相对，她只是神思恍惚，羞羞答答地躲躲闪闪。虽然在源氏公子的强求下成就了肌肤之情，可源氏公子总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之感，并

无牵惹人情之处。或许长期无依无靠、孤身独居的女人就是这个样呢。失望之余，带着同情的心情，源氏公子深夜就起身离去了。

按当时的习俗，男女一起过夜的次日早晨，男方应该给女方送去慰问信或赠诗。源氏公子觉得末摘花很可怜，应该给她写封慰问信。慰问信本该早上送到，可是源氏公子傍晚才派人去送。末摘花想起昨夜之事只觉得可耻，连大辅命妇也很气愤，怨恨源氏公子无情。回信中的诗自然还是那位伶俐的侍女代做的。信笺是紫色的，但因历年太久，色泽褪损了。源氏公子收到这封枯燥无味的回信，觉得毫无情趣可言。

源氏公子暂时把末摘花的事情抛在了脑后，这时候大辅命妇来了。源氏公子见了她，想起对小姐很抱歉，便问：“她怎么样了？”大辅命妇将小姐近况告诉他说：“你这样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我们旁人看了心里也很难过！”源氏公子想：这大辅命妇原叫我适可而止，才能觉得末摘花小姐文雅可爱，而我竟做错了事，恐怕命妇会怪我轻举妄为吧。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源氏公子再次访问了末摘花。

前一次是在明月未出，天空中只有星光闪烁的夜晚来访的，所以院子里的情形并没有看得很清楚。此次借着积雪的反光，眼前呈现的景色是，庭院荒凉、侍女们的服饰齷齪不堪、家具食器等生活用具残缺不全。

最令源氏公子吃惊的，还是末摘花小姐的容貌。一

夜缠绵之后，第二天一早起来，在晨光下看到的末摘花小姐的容貌，可以说只能用“奇形怪状”来形容。

首先，她坐着身体很高，可知这个人上身是很长的。源氏公子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心头咯噔地一跳。其次，最难看的是她的那个鼻子。那鼻子首先映入眼帘，很像普贤菩萨骑的白象的鼻子（观普贤经云：“普贤菩萨乘大白象，鼻如红莲花色”）。那鼻子又高又长，尖端略略下垂，并带红色，特别叫人扫兴。脸色比雪还白，白得发青。额骨宽得可怕，加之下半边是个长脸，这整个面孔就长得稀奇了。身体很瘦，筋骨嶙峋，形甚可哀，肩部的骨骼尤为显露，衣服外面也看得出，叫人看了觉得很可怜。

源氏公子想：“我何必如此历尽无遗地细看呢？”然而样子太古怪了，他反而想要看清楚。

在洋洋几十万字的《源氏物语》中，用如此大手笔把一个丑女人描写得栩栩如生，恐怕找不到第二处。

源氏公子之所以感到无比失望，正是末摘花一直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缺点。源氏公子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美好的空间自由飞翔。有朝一

日，突然发现美好的空间并不美好，失望之深可想而知。源氏公子啊源氏公子，说你轻率你就是轻率！

源氏公子的心情十分矛盾，他一边叹息“我何必如此历尽无遗地细看呢？”一边又觉得既然看到这世间不可多见的古怪模样，反倒要细看她一看。

事到如此，人们都会认为末摘花会从此抬不起头来。这你就错了！对此并不太介意的末摘花，反倒比以前更用心地盼望着源氏公子到访。有道是“丑女情深”。此话不假，你看那末摘花，自己也不想想自己与源氏公子是何等不般配，却也痴情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什么还能比这更愚蠢呢？

然而，这愚蠢女人的心愿，偏偏如愿以偿，得到了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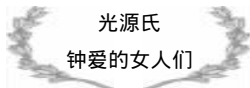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自从源氏公子分明看见了末摘花的丑陋相貌，反而觉得她非常可怜，不忍抛舍了。于是他真心诚意在周济她，时时遣人前去慰问，馈赠绸、绫和棉锦等物。小姐自不必说，老侍女等所穿着的衣类，无不照顾周到。至于那荒芜的庭院，更是派匠人前去修缮。总之，为了小姐能够安稳地过日子，源氏公子无不一一想得周全。

为了答谢源氏公子的关爱，年暮之际，末摘花给源氏公子赠诗一首，并送去了源氏公子元旦穿的装束。诗写得很拙劣，内容也无非是怨恨源氏公子久不到访。送给源氏公子元旦穿的是一件贵族用的常礼服，颜色是当时流行的红色，式样古陋，光彩全无，不堪入目。这样

要想赢得女性的芳心，
需要诚心诚意、
温柔体贴的表白；
有时也需要执著的强求；
而更重要的是让女性自己深信，
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的服饰源氏公子无论如何是无法穿的。

尽管如此，源氏公子在收到未摘花的贺年礼物后，打算给她回送些礼物。到了除夕傍晚，源氏公子把别人送他的一套衣服，再加上淡紫色花绫衫子一件，以及棣棠色衫子等种种衣服，装在日前未摘花给源氏公子送衣服来的箱子里，教大辅命妇给未摘花送去了。元月初七日的节会（元月初七从左右马寮牵出白马二十一匹，供天皇观赏后，在宫中游行，称之为“白马节会”。时人相信新年见白马，可以驱邪）结束之后，源氏公子又在夜深时分前去访问，直到天明才离开。

对于源氏公子的光临，未摘花欣喜之极，以至于语无伦次。她用扇子遮掩着自己的面部，但源氏公子回头一望，看见她的侧影，那红色的鼻尖显得十分醒目。

“未摘花”即红花，因为常陆亲王家的这小姐的鼻尖儿上有一点红色，所以才揶揄地称呼她为未摘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俊男配丑女的事并不鲜见。当然，源氏公子与未摘花的关系谈不上“配”（即婚姻关系），却也奇特。通常情况下，这类的组合之所以能够成立，往往是女人在性爱方面对男人有特殊的引力。可源氏公子就有点怪了，未摘花的容貌就不用提了，在性爱方面莫非让源氏公子不能忘怀？我看不尽然。虽然出身也算是大家闺秀，但住所荒芜凄凉，既无教养又无才能，简直是个枯燥无味的女人。

这样一个女人凭什么深深吸引着源氏公子呢？

我认为，首先是出于对末摘花的同情。当时源氏公子与正妻葵姬的关系已经冷到了极点，与六条妃子的往来也日趋稀疏。他已经厌倦了那些出身高贵、自恃貌美、行为高雅，有时甚至是装腔作势地做派。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隐姓埋名的夕颜、天真无瑕的紫姬深深地吸引。

对处于这一时期的源氏公子来说，末摘花的丑陋与贫困尤显突出。连一个保护人也没有，孤苦伶仃地住在一所荒宅里，只能与几个潦倒的侍女勉强度日。看到她无依无靠的样子，源氏公子超越了世俗上的美丑，出于本能的同情心，想去帮助她。

源氏公子自幼就失去了母亲，靠他人之手抚育成人。他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为富有同情心、体贴他人、对任何事情都会用心体会的男人。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末摘花的贫穷潦倒，怎能不引发他的怜爱之心？加之，源氏公子又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有责任感的人，对那些与自己的关系即便不是很深的女性，他也少不了时常去关爱她们。

当然，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跟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强大的经济能力不无关系。与同样是高贵无比的头中将的好色行为相比，源氏公子无疑是一位很诚实的人，这从他对夕颜的处理，对只发生过一次关系的空蝉的态度中，便可见一斑。此外，他给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末摘花赠送服饰，周济她的生活所需，也没有因为她

的容貌丑陋，且又只有偶然的一次肌肤之亲，而将她置之不理。在此所举的这些事例，无不是他意志的表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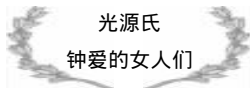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这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也有些府第上的侍女们，有意识地想方设法让自家的女主人与源氏公子攀上关系，自己好从中得到一些小恩小惠，对待女们的这些小心眼儿，源氏公子心知肚明，却也甘心落入他们的圈套。总之，该他尽责时他就必定尽责。

源氏公子的魅力所在，并不仅仅是他的身份地位和容貌，而且他还兼具了包容力与男子气概。紫式部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或许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源氏公子并不单纯是一个仗势的好色之徒。

回过头来看，仅靠同情心与男子气概去为女性尽力，无论如何也是有限度的。源氏公子为未摘花尽心尽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未摘花与众不同的、一心一意的执著。见仁见智，也有人认为，愚蠢的未摘花惟一拥有的武器，也只能是她的执著。

毫无情趣的诗，源氏公子根本无法穿着的古陋的服饰，其他女人碍面子拿不出的东西，她竟然能全无羞耻之心地给源氏公子送去。她的所作所为，无意中更增加了这个女人的令人怜悯之处，进一步摇动着源氏公子的心。

没有任何企图，也没有特别用心的执著，它超越了容貌与教养，成了征服男人的最大的武器之一。令人欣慰的是，未摘花本人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执著当成武器，



她只知道默默地、默默地期待着，她没有太多的奢望和企求。

对于末摘花这样一个人物，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与评价。比如说，有人认为是末摘花的丑陋引起了源氏公子的特殊兴趣，她是被抛弃的可怜的女人。也有人说，源氏公子在寻找夕颜那样的女性的过程中，无意碰到了涉世未深、天真朴实的末摘花。源氏公子一是出于好奇，二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安慰，才与末摘花发生关系的。更有人觉得末摘花是个无德无能，只会顺应男人的女人。

所有的评论，我认为都各有道理。源氏公子的确不是出于内心地去爱末摘花的，说他是出于同情，或者是为末摘花的执著所动，也不失为事实。总之，源氏公子对末摘花的关爱，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情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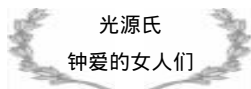
事实上，当末摘花丑陋的容貌暴露在源氏公子面前之后，源氏公子十分扫兴。他甚至抱怨大辅命妇不该带他来见这位小姐。他第二次去访问末摘花，也不是因为爱上了末摘花，而是为了安慰她那颗久久期待的心灵。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不爱，为什么又要和她发生关系？大多数女性都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其实，特别有魅力的男人，他们除了在优越的女性面前充满自信以外，也会感觉良好地去给处境较差的女性以关爱。因此，像源氏公子这样拥有众多优越女性簇拥的男人，时常也会用男性的体贴去关心包括丑女人在内的处境较差的女性。

总而言之，源氏公子与末摘花发生关系，的确是为了得到一时的安慰。要说他是出于真心地爱她，那绝对是不真实的。

话说回来，源氏公子周围的众多女性当中，又有几人是他出自真心去爱的呢？要说是真心地爱，首当其冲的是藤壶妃子，其次是紫姬，再者就是夕颜。其他的女性再怎么看，都难说是他真心相爱的。如此看来，在得不到源氏公子的真爱这一意义上，末摘花并不是悲剧的惟一的主人公。倘若再换个角度去看，末摘花在与其他女性不能相比的劣势条件下，能够得到源氏公子的如此关爱，毋宁也是一种幸福。本来源氏公子对她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即的存在，但她让他走近了自己。源氏公子不但在肉体上给了她恩爱，还在物质上、生活上周济她。她自己也以为源氏公子不可能再次访问她，但她执著地等待着，结果源氏公子真的来了，并且再次给了她许多温柔。

末摘花非常知足。在她来说，这样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她永久的美好记忆。尽管在他人眼里只是一种短暂的恋爱游戏，或者是被源氏公子玩弄了！

与源氏公子的幽会没有等来第四次，短暂的恋情就此消失。然而，在末摘花的脑海里，与源氏公子短暂但却激情燃烧的爱的记忆，永远是鲜明的。末摘花一定会把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好好地珍藏在心中，常常回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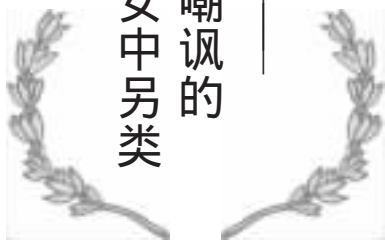


它，以此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所有的恋爱，最终都只能作为记忆而永存！

在那些记忆的页码里，既然能够留下未摘花的爱的历程，把它讲述给后人欣赏，那么，把她单纯地看成是一个愚蠢而可怜的女人，多少是有失偏颇的。

源内侍
不惧嘲讽的
女中另类



在《源氏物语》众多的女性人物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宫女，人们称呼她源内侍。

源内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十分特殊的女人。之所以说她与众不同，首先是她的年纪。一个已年近六十的老女人，却也能在宫中继续服务。这不要说在《源氏物语》中罕见，就是在平安时代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吧。

源氏公子与这源内侍初次相逢时，年仅十九岁，两人之间在年龄上差不多相差四十多岁。按照平安时代的人短寿、早夭的现象来看，她的存在与其说是个老太太，倒不如说是个老老太太更合适。

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在性情上不相称的是，源内侍生性异常风流，在色情上完全不知自重。《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人物，大都言行举止审慎，在性方面比较

拘谨，只有源内侍为另类人物。她公然积极主动地接近男人，寻找异性的乐趣，全无羞涩之意。

源内侍的这种人生态度，常常招来人们的耻笑。接近她的男人们，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拿她寻开心，但这一切并不挫伤她风流放荡的性格。她全不在乎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妪，对男女床第之欢兴趣丝毫不减当年。她甚至对举世瞩目的源氏公子也抱有色情之心，而那源氏公子虽然觉得无聊，但推想这种老女人也许别有情味，也就偷偷地和她私通了。

世人不免会对这“老色情狂”、“老女痴情”嗤之以鼻。嘲讽她、耻笑她也都是情理中的事。然而，我们暂且抛开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世俗观念，先去追寻一下她独特的人生观，我们的脑海中立刻就会鲜明地浮现出一个不拘泥于年龄，不在乎世俗的目光，一切按自己的意志生活的、平安时代的另一类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源内侍像是一个风流成性、不知自重、没有教养的女人，其实不然。内侍是一个官职，专门在天皇身边专司奏请、传宣、贴身侍候的内侍司的次官。源内侍本人不仅有学问、有教养，而且才华横溢，精于琵琶、和歌等才艺。

六十岁的宫中女官，可谓是没有她没见过的世面。物语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述她的来龙去脉，估计年轻时也曾与当时的皇上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源氏公子勾搭这老女官的过程十分有趣，我们不妨

先来欣赏《红叶贺》卷中描写。

有一天，源内侍替皇上梳发。梳毕之后，皇上召唤掌管衣服的宫女入内换衣服去了。此时室内别无他人。源氏公子看见源内侍这一天打扮得比平日更加漂亮、身材俊俏、脂粉浓艳，服饰也很华美，样子异常风骚。他想：“老婆娘还要装年轻！”觉得她那副样子看上去很不愉快。然而又不肯就此罢休，心想：“不知道她自己心里作何感想。”便伸手将她的衣裙拉了一把。但见她拿起一把色彩非常艳丽的纸扇遮住了口，回过头来向源氏公子送了一个异常娇媚的秋波。可是那眼睑已经深深地凹进眼眶，颜色发黑，头发蓬乱。

紫式部饱蘸笔墨，不但把老宫女不甘昔日风采已去的心态描写了出来，同时也把她老当益壮，意气风发的妖娆栩栩如生地刻画在读者面前。千年前的平安时代，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使用优质的化妆品，更谈不上有整形美容之类的事情。因此，要想把衰老的容貌不留痕迹地掩盖起来，无疑是难上加难。

源氏公子面对眼前人老色衰的源内侍，在正视现实的同时，也为她超越年龄的风流余韵所吸引。加之，源氏公子原本就有“好猎奇”的癖好，前章中与末摘花的

私通便是一例。末摘花与源内侍，一个丑陋无比、一个人老色衰，对于满足源氏公子的好奇心来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公子的是受好奇心驱使，才与源内侍私通的。但这种事情孤掌难鸣，作为男欢女爱的另一方，源内侍向来都是以积极的姿态去应对男人的，她从不怀疑自己对男人的激情。这种积极意义上的乐天主义，反使她增添超越年龄局限的某种特有的魅力。

此后，源氏公子与源内侍相互赠诗，虽然源氏公子对源内侍不同寻常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多少感到别扭，但也因她特有的魅力常常接近她。

与此同时，源内侍也与源氏公子的挚友头中将发生了关系。头中将跟源氏公子一样，纯粹是为了寻开心，才与源内侍搭上关系的。所不同的是，头中将与源氏公子在源内侍心里的分量不同，源内侍心仪的是源氏公子。

源内侍与头中将的私情非常秘密，源氏公子不得而知。有一天，傍晚下了一阵雨，雨后清凉宜人。源氏公子欲消遣这良宵，在源内侍所居住的温明殿近旁徘徊闲步。突然传来悦耳的琵琶声，源氏公子一听便知是源内侍在弹奏。真不愧是高手，不但琵琶弹得动听，唱也非常美妙。源氏公子不禁为她不同凡响的才艺为之一震。接下来的情形是：

源内侍的琵琶声忽然停了下来，想必她正

在悲伤愁叹。源氏公子将身体靠在廊柱上，一副随意的神情，低声吟唱着催马乐《东屋》之歌：“我在东屋檐下立……”源内侍听罢接唱下段道：“……请你自己推开门……”（催马乐《东屋》之歌全文：（男唱）“我在东屋檐下立，斜风细雨湿我裳。多谢我的好姐姐，快快开门接情郎。”（女唱）“此门无锁又无门，一推便开无阻挡。请你自己推开门，我是你的好妻房。”）源氏公子觉得她的歌声的确与众不同。

敢对举世无双的美男子、而且身份地位与自己悬殊的源氏公子说：“请你自己推开门”，这位源内侍是多么具有个性，对男女情事多么驾轻就熟啊！

源氏公子走进源内侍的室内，与源内侍纵情缠绵。夜色渐深，源氏公子觉得有脚步声，猜度可能是以前和源内侍私通的那个修理大夫不忘旧情，重来探访。源氏公子心想，若是我这种不伦行为被人看到，多难为情！于是埋怨源内侍说：“你既然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何不早对我说？”说着，就想立刻离去。正在这时，那个悄悄潜进房里来的男人把屏风一折，伸手就想抓里面的源氏公子。

狼狈不堪的源氏公子拼命地挥动手臂，想甩开抓住他的男人逃走，结果一使劲儿，源氏公子的衣服竟被撕破了。

隔着夹在两人中间周章狼狈的源内侍只好出面调停，源氏公子终于识破了来者是头中将。其实，头中将这天正好也想来会晤源内侍，看见源氏公子先他一步走进了源内侍的房间，就有心要捉弄他一番，让他也吃点偷情的苦头。

源内侍在《红叶贺》以外的卷次中也出现过数次，但都是作为配角儿登场的，其作用无非是以夕日风流今犹存、滑稽逗笑的老朽女人形象博人一笑而已。

源氏公子最后与源内侍再次相会是在《槿姬》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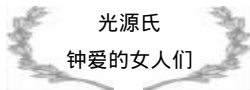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为了追求槿姬，顺便先访问了五公主。闲谈了一些往事之后，源氏公子起身告辞。正欲出门，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婆婆边咳嗽边走了进来。她对源氏公子说：“说句对不起你的话。我想你是知道我在这里的，我还在静等你来呢。原来你已经不把我这个人放在心上了！”源氏公子曾经也听说源内侍后来做了尼姑，当五公主的徒弟，在这里修行，想不到事隔十年她还活着。

源氏公子早就没有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了，今天突然看到，全然出乎意外，便走近她身旁来坐下。源内侍看看源氏公子的风姿，越发怀念往昔，照旧装出撒娇撒痴的姿态来。她口中齿牙零落，讲话已很吃力，然而声音还是娇滴滴的，态度还是嬉皮笑脸。她对着源氏公子唱起一首古歌：“惯说他人老可憎，今知老已到我身。”源氏公子觉得很讨厌，苦笑着想道：“这个人仿佛自以为

女人的幸福是难以界定的，
是名誉
是地位
还是财富
或者是一家人融融乐乐地居住在一起、
充分享受家庭的温暖
孰轻孰重，
这一切都是因人而异，
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以前一直不老，是现在忽然老起来的。”然而反过来一想，人生在世，能像她这样活着实属不易。想来感慨万千，又觉得此人很可怜。

在这老婆婆青春时代，宫中争宠竞爱的女御和更衣，现在有的早已亡故，有的零落漂泊，生趣全无了。其中像藤壶妃子那样盛年夭逝，更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像五公主和这源内侍之类的人，残年所余无几，人品又毫不足道，却长生在世间，悠然自得地诵经念佛。可知世事不定，天道无知！源氏公子想到这里，脸上显出感慨的神色来，源内侍以为他在怜念昔年对她的旧情了，心中激动不已。

此时此刻的源内侍大概已经七十一二岁了，这在平安时代无疑是罕见的高寿，其老态亦可想而知。

源内侍当然不是《源氏物语》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她常常以被人们“突然想起”的形式出场，只是被“突然想起”的时间是精心设计的，往往是在主要人物被笼罩在某种阴影中时，如：源氏公子直面他与藤壶之间所生私生子之后；蔡姬与六条妃子为争夺车位而大打出手之后；藤壶去世八个月之后……每当到了一个阴霾笼罩的时间点，人们就会“想起”源内侍这个人。

紫式部之所以这样设计，大概是有意识地运用一个

博人一笑的滑稽人物，让她在暗淡的现实中屡屡闪现，以对比手法，凸显人生中暗淡的同时，去诉说现实中的人生无常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源内侍虽然不是主角儿，却是一个起着调节情绪的配角儿，就好比烹调中的香辣调料，没有它，菜就没味儿。

尽管如此，源内侍那种肯定自我，对任何事情都以积极的姿态去应对的人生态度，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她人生的原动力出自于乐天主义人生观。无论多么心酸痛苦，无论现实多么残酷，绝不为之屈服，为之沮丧。毋宁把它转换成人生的动力，使自己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它们。

男人们嘲笑她年老色衰，她并不为此而失去信心。相反，她把它看成是男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她会更加装扮得风韵犹存，向男人们频送秋波。源内侍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他人嘲笑。失败也好，被嘲笑也好，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她，她要把自己的意志清楚地传达给对方。

想想看，最初与源氏公子幽会时，她竟然直截了当地对源氏公子说“请你自己推开门”。作为女人，她根本就没有顾虑假如遭到对方的拒绝，自己将会何等羞耻。在她看来，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主动出击的话，什么好事都不会自己找上门来。既然如此，倒不如自己主动去接近自己的心意中人，就算是失败了，权当压根就没有做那件事。总之，开诚布公地向对方宣示自己，对方

好歹也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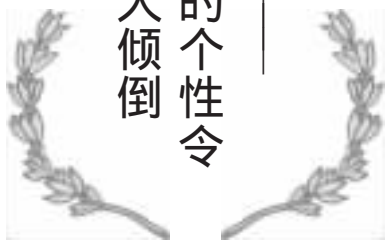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男人们一边认为她是个年老色衰却又风流厚颜的女人，同时又为她的率直与执著而动心。不经意中，便结成了深厚的关系。退一步说，就算男人们找她是为了寻开心，但像源氏公子、头中将这些高贵的公子哥儿们也能被她搭上关系，哪怕时间再短暂，也说明她的能力非同寻常。

的确，嘲笑有时也有可能由同情演变成爱情。

源内侍以一颗平常心笑对人生。她比谁都乐观、开心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与她相比，那些美丽高贵，并因此而产生种种烦恼、苦闷，甚至带着无比的遗憾匆匆离开人世的公主、千金小姐们，她们活得是多么的不自在啊！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源内侍是开朗、顽强的现代女性的理想型人物。

胧月夜 | 奔放的个性令 男人倾倒



《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人物，不是高贵的公主妃子，便是侍候公主妃子们的侍女丫鬟。她们个个言辞高雅，行为端庄。正所谓深宫贵族女子，有种高贵得令人难以亲近之感。

然而，在她们中间，竟然有一位不惧宫阙礼仪束缚，开朗活泼，处处与众不同，特别对爱情更是热情奔放的女子，她就是右大臣的掌上明珠胧月夜。

樱花怒放、月色朦胧的夜晚，胧月夜心情轻松地散步后回寝殿。正在这时，偶然与源氏公子不期而遇。此情此景，源氏公子哪肯轻易放过，便不由分晓地紧紧抱住胧月夜。这“胧月夜”的名字正是出自眼前的这番情景（在古代，日本人没有名字。因此，《源氏物语》中的人物姓名分为两类：一类是官衔兼作人物称呼；另一类则是根据描写的人物最初出场时所置身的场景来称呼

其人)，它不但是这位女子的称呼，更暗示了这位女子热情奔放的个性。

这天晚上，宫中正在举办“樱花宴”。夜深宴毕，朦胧的月色格外美丽。源氏公子全无睡意，带着微微的醉意，身不由己地在藤壶妃子的寝殿外徘徊。

无须言说，在这座寝殿中，源氏公子深深恋爱着的藤壶妃子也难以入眠，只是苦于宫阙森严，外面的不能进入，里面的不能出来！

即便如此，源氏公子还是久久不愿离去。他以期待的目光深情地凝视着笼闭着心爱之人的这座宫殿，最后还是不得不无奈地离去。源氏公子犹不肯就此空归，便朝弘徽殿廊下信步走去。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弘徽殿的第三道门尚未关闭。

“世间女子为非犯过，都是由于门禁不严之故。”他边想边向里探视，只见众人都已熟睡。受好奇心的驱使，正想驻足看个究竟时，仿佛觉得有人朝这边走来。此后的情景，便是源氏公子与胧月夜初次相逢的美妙的一幕。

忽然听到廊下有一个非常娇嫩而美妙的声音，绝非寻常女子的声音可比，正在吟唱古歌：“不似明灯照，又非暗暮张。朦胧春月夜，美景世无双。”这女子一面吟唱，一面向这边走来。源氏公子喜出望外，待她走近，便闯出

门去，一把拉住她的衣袖。那女子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叫道：“唉呀，吓死我啦！你是谁呀？”源氏公子答道：“你不必如此担心害怕呀！”便吟诗道：

“你我皆知深夜好，良缘恰似月团圆。”

便将她抱进房里，关上了门。那女的因为事出意外，一时茫然若失，反倒令人感到一种温柔甘美之趣。她浑身颤抖，喊道：“这里有个陌生人！”源氏公子对她说：“我是大家都容许的。你喊人来，有什么用处呢？还是静悄悄的吧。”女的听了这声音，料定他是源氏公子，心中略感安慰。

不难看出，源氏公子原本想去与藤壶妃子幽会，在未曾如愿的情况下误入了弘徽殿，更不曾想到与胧月夜会有这段缘分。换句话说，与胧月夜的邂逅反倒多亏了与藤壶妃子幽会的未曾得逞。当然，勾搭女人源氏公子不愧是一流的，在他花言巧语的哄骗下，涉世不深的胧月夜半推半就地就成了源氏公子情欲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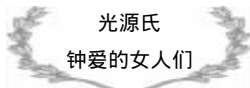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藤壶妃子坚决不愿与源氏公子相见，源氏公子也无可奈何，但这反倒促使源氏公子快速地把情感寄托暂时倾向了胧月夜。

事实上，源氏公子虽然与胧月夜有过一夜情爱，可是这胧月夜到底是什么人，源氏公子毫无所知。他只知

这世上往往有这样一种女人，
她们既不盛气凌人，
也与“奋斗”、
“自立”之类的词语无缘，
单凭她那心地善良、
唯唯诺诺的个性，
一个留神，
却也能得到莫大的幸福！
一看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幸运儿，
那些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地结束了自己徒劳的一生的女人们，
真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道既然是在弘徽殿，肯定不是普通的什么人，必定是身份高贵的千金小姐，继而推想，弄不好是弘徽殿女御的几个妹妹中的一个呢。左右大臣是朝廷里的两大派系，向来不和，源氏公子身为左大臣的女婿，很少有机会接近右大臣的家人，所以对他家的那些千金小姐自然就不太熟悉。

弘徽殿女御可不是好惹的人，弄不好会惹上什么麻烦。源氏公子在忐忑不安中度日。这一天，右大臣家举办藤花宴，源氏公子也应邀出席，酒酣夜深，源氏公子微醉，装着不舒服的样子走近寝殿东侧的门口，掀起门帘，把上半身探进帘子里来。室内诸女群集，钗钿错杂，裙影蹁跹，人人举止婀娜，艳丽动人，源氏公子为眼前艳丽光景所感染，兴趣顿起，不由地想起与胧月夜初次相逢时，曾在此交换过扇子。他灵机一动，把催马乐《石川》改成只有交换扇子的当事人才听得懂的唱词，用诙谐的语调唱道：“石川高丽人，取了我的扇，我心甚后悔，可恨又可叹……”这时，帷屏后面有一女子，默默不答，只是连声叹息。源氏公子便挨近这个人去，隔着帷屏握住了她的手。此人正是那天相逢的胧月夜。

能与胧月夜重逢，源氏公子实在是喜出望外。胧月夜是弘徽殿女御的六妹，其父右大臣曾打算把她送进宫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换句话说，胧月夜早就是太子妃的人选。

左右大臣是分掌朝政的两大家族。长期以来，两大家族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源氏公子与左大臣的女儿葵姬结婚，左大臣自然就成了源氏公子的强大后盾，而源氏公子作为左大臣家族的重要人物，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胧月夜是右大臣的六女儿，姐姐弘徽殿女御是当今皇上桐壶帝的正妻，本人又是太子妃的内定人选，这对右大臣家族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一個女儿啊！

源氏公子与胧月夜分别属于两个互不相容的家族，两人之间的关系，犹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得不到因权势纷争而势不两立的两大家族许可的情侣，在初试过一夜情爱之后，偏偏双双坠入了爱河。

人生在世，岂能万事如意？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女儿情自然不能一帆风顺。在此之后，源氏公子身边不断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件件都搅得他心绪不宁。

首先，这世上最疼爱源氏公子的桐壶帝让位。朝代更换后，朱雀帝继位，新立冷泉院皇子（名义上是桐壶帝与藤壶所生，实质上是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私生子）为新太子。源氏公子升任右大将。桐壶帝让位时最担心的是新太子没有后援人，便命令源氏大将做他的保护人。随着这一切的改变，朝中的势力顿时向右大臣一方倾斜，源氏公子只能在弱势中送走人生的一天又一天。

权力如何更迭，对源氏公子来说还不是头等重要的

事件。最令他伤心的是，随着桐壶帝的退位，藤壶皇后（朱雀帝系弘徽殿女御所生，所以朱雀帝继位后弘徽殿女御升为太后，藤壶妃子升为桐壶上皇的皇后）也与桐壶帝一同移居后院，并且日夜侍候帝居，与外界几乎隔绝，这就使他更加无法与她相见。

这世上偏偏祸不单行。此时贺茂神社里的前任斋院已经修行期满，继任是弘徽殿太后所生的三公主。正当入社前几日举行禊仪式时，一向怨恨源氏公子冷漠的六条妃子乘坐的车子，与源氏公子的正妻葵姬乘坐的车子相互碰撞。葵姬的随从仗着左大臣家的权势，对六条妃子大打出手，把六条妃子车上的架辕台都拆毁了。因此而受到屈辱的六条妃子，从此对万事都厌恶，想必是日夜忧恼之故，她常常连梦中都在诅咒她所憎恨的人。

再说那葵姬，分娩在即，却屡屡遭鬼魂附体，非常痛苦。源氏公子延聘法力精深的高僧高道来作法驱邪，无奈那顽强的鬼魂就是不去。源氏公子恍悟这鬼魂不是别人，竟是六条妃子的怨灵。面对六条妃子纠缠不休的怨灵，源氏公子这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女人的怨恨之情是何等的深啊！

经过一阵折腾，葵姬不久平安地生下一个男婴（夕雾）。喜庆之余，人们都去悉心照料可爱的婴儿，对病中的产妇不免疏忽了，没过多久，葵姬就离开了人世。

左大臣家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在服丧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源氏公子对葵姬的离去痛惜不已。他后悔自己

对妻子的薄情，朝朝暮暮为亡妻诵经念佛。

服丧完毕后，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多日不见，紫姬竟已变成一个大姑娘模样了。容貌也愈与藤壶妃子相像。源氏公子心中爱意无限，紧紧拥抱着紫姬，终于与紫姬同床共枕，结为了真正的夫妻。

以上是源氏公子二十一岁至二十二岁之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到了二十三岁的那年秋天，六条妃子看透了源氏公子对自己的虚情假意，想把万缕情丝一刀斩断，专心一意地准备下伊势去。临别之际，源氏公子特意到嵯峨野宫看望六条妃子。两个愁绪万千的恋人相见，娓娓情话，就不是笔墨能描写的了。

同年十月，退位后的桐壶帝久病不起，终于驾崩。藤壶皇后不想继续住在宫中，便决定迁居三条的私邸。从此以后，朝政大权基本由右大臣家族独揽。

朱雀帝是源氏公子同父异母的兄长，虽然是当朝天皇，但因生性温和，一切视弘徽殿太后懿旨而行。朝中得到升迁的，也都是右大臣一派的人物，失去了先帝这块大盾牌的光源氏，从此变得消沉。

在这种情况下，源氏公子又开始与胧月夜秘密幽会。

此时的胧月夜已经作为尚侍入宫。尚侍是内侍司的长官，以前相当于从五位的女官，现时地位已经相当于准女御、准更衣，同样可以受到皇上的宠爱。胧月夜原本是东宫太子妃的内定人选，现在只当了一个尚侍，多

少感到不满足。估计这件事的背后，多少是受到了与源氏公子私通的影响。

论名分，尚侍似乎美中不足，但在后宫无数佳丽中，却特别受朱雀帝宠爱，而且又住在宫里最豪华的弘徽殿（弘徽殿太后常居私邸，入宫时住在梅壶院，便将旧居弘徽殿让给尚侍居住），在与朱雀帝相关的诸多女性中，地位尤显突出。

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始终忘不了与源氏公子在那胧月夜的邂逅。

恋爱这东西非常奇怪，周围的条件越恶劣，它就越激情高涨。男女偷情就不用说了，即使正常的恋情，父母越反对，经济条件越差，禁忌越多，恋人之间的情趣越浓。

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现实状况正是如此。胧月夜是朱雀帝最宠爱的准妃子似的人物，又是右大臣家的千金、当今最有权势的弘徽殿太后的亲妹妹。而那源氏公子恰恰是右大臣的死对头、左大臣的女婿。虽说葵姬已去世，但她留下的儿子夕雾仍然把源氏公子与左大臣家族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实际上，源氏公子已经取代了渐渐失去元气、年迈体衰的左大臣，成为左大臣家族的代表性人物。这样两个人物的私情一旦大白于天下，岂不成了朝野上下最大的丑闻？其结果必定会导致两败俱伤。

情感常常会令人失去理智，源氏公子与胧月夜在深

知利害关系的同时，又一次一次地秘密幽会。说他们大胆也好，说他们愚蠢也罢，总之，这世上或许真没有比他们更不计后果的放荡行为了。贵族社会的圈子毕竟狭小，哪里是藏得住秘密的地方。

且说胧月夜因一时患病，回娘家右大臣邸修养，时不多日，病体痊愈。在离宫居家期间，正是与源氏公子幽会的绝好机会，哪能轻易放过？于是两人用尽心机，夜夜幽会，几无虚夕。

有一天晚上，源氏公子照例潜入胧月夜的闺房，突然雷电交作，暴雨滂沱，源氏公子无法逃离，只能如坐针毡似的等待天明。

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雷声停息，雨势渐小。源氏公子想趁天色微明的时候，悄悄离开。真不走运，正在这时，胧月夜的父亲右大臣担心女儿受惊，贸然走进室内询问来了。

接下来便是这对偷情男女一筹莫展、穷途末路的尴尬情景，请看《杨桐》卷中的描写：

胧月夜狼狈之极，只得膝行而前，来到寝台外面。右大臣看见她红晕满颊，以为患病发烧，便对她说：“你的气色怎么不太正常？想是妖魔作祟吧，法事应该延长一些日子。”这时候，他看见一条淡紫红色的男带缠绕在女儿身上，觉得很奇怪。又看见一张写着诗歌的怀

“ 爱的痛苦始于懂得了爱的那一瞬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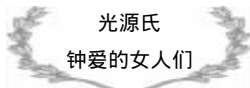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既然懂得了爱是痛苦的，
还不如什么也不懂为好。

要是钻牛角尖的话，
这种说法也不是不成立。

问题是，
什么也不懂的女人，
说到底，
只能是碌碌无为、
生存感很差的男人的附属品。

—— 渡边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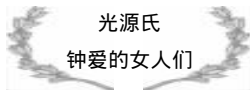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纸落在帷屏旁边，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吃了一惊，便问：“这是谁的？这东西很奇怪。拿过来，让我看看究竟是谁的东西。”胧月夜回头一看，方才发现。但此时已无法抵赖，有什么话可回答呢？吓得魂不附体。倘是身份高贵的人，应该体谅做女儿的此时一定怕羞，因而有所顾忌。无奈这位大臣秉性急躁，毫不留情。他并不思前想后，愤然地走上前来，拾了那张怀纸，趁此向帷屏后面探望一下。但见一个体态非常优美的男子，肆无忌惮地躺在女儿铺位旁边，此时方才慢慢地拉过衣服来遮住颜面，算是躲避了。右大臣惊得发呆，一时怒火中烧。然而到底不便当面揭穿，气得头昏眼花，只得拿了那张怀纸回正房去。

不折不扣的偷情、捉奸的场面！然而滑稽的是，气急败坏的右大臣并没有当场揭穿他们。这大概是视男女恋爱为家常便饭的平安贵族的优雅情致所致吧。

事情的败露，对两人的未来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右大臣回房后十分困惑，他万万没想到潜入女儿房间，与女儿私通的竟然是源氏公子。他左思右想，总理不出个头绪。甚至糊涂地想让女儿干脆嫁给源氏公子，也好把源氏公子从左大臣阵营中拉拢过来。倒是弘徽殿太后实在吞不下这口窝囊气，她怒不可遏，心中的屈辱



忍无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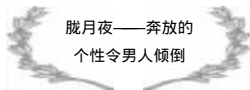
你光源氏凭借自己的容貌俊美、仗着先帝与左大臣的势力，在宫中畅行无阻姑且不说，还时不时地给我右大臣家小鞋穿；就算你有十足的魅力，竟然连朱雀帝最宠爱的尚侍你也敢染指，简直厚颜无耻！更有甚者，包括朱雀帝在内，宫中的男官有不少也被你拉拢过去了！弘徽殿太后憎恨源氏公子由来已久，只苦于找不到惩治他的理由，这下可好，把柄终于落在我手里，我倒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弘徽殿太后思考着把源氏公子逐出京城。恰好与胧月夜私情的暴露，成了直接引发源氏公子流放须磨的导火索。

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恋情并未就此了断。即便是源氏公子流放须磨期间，仍旧与胧月夜书信往来。胧月夜的躯体的确是睡在朱雀帝的身旁，可心里想的却是源氏公子，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同床异梦啊。

人一生有可能发生的恋情中，有些是永远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的。源氏公子和胧月夜的恋情，原本也是正常的恋爱，就因为分属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所以犯了大忌。

源氏公子和胧月夜情深意切，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阻碍，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回想当初，他们也只是想逢场作戏，至少源氏公子觉得跟他以往的色情行为没有两样，只是寻找一点儿短暂的快慰而已。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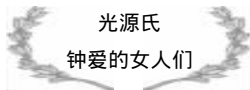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着频频幽会，源氏公子被胧月夜绝好的教养、开朗豁达的个性，以及大胆的行动深深吸引，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深深的情感危机之中。

源氏公子是情场高手，他总能冷静地设计出花样百出的恋爱游戏，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偏偏这次与胧月夜之间的关系，他身不由己地投入得太深，最终变得不能自拔。源氏公子之所以陷入了这段恋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桐壶帝与葵姬的去世、与六条妃子的离别、在左右大臣势力均衡中的失势，这一切的阴影笼罩着他的心灵，他失落，他觉得心灵失去了依偎。在这种心绪下，任何人都极容易由寻找心灵的依偎开始，最终产生恋情。

其实，源氏公子要想控制住自己，也并非不能。但他不想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一步步向危险的陷阱逼近呢？

我们在源氏公子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某种可以称之为“堕落志向”的东西，即：既然会掉进那陷阱，我倒偏要看看到底能掉进多深！

这种思维方式，或许跟贯穿于《源氏物语》始终的“物哀”（感伤情绪）有某种的共通之处。的确，此时此刻的源氏公子已经开始懂得体会“物哀”情绪的甘美，正处于莫名的向往零落、期望体验堕落的青春期。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遇到一个出身于上流社会、任性得恰到好处，而且又无所畏惧的千金小姐，自然是经不住对方



的无限诱惑，甘愿走向毁灭。

男女力量对比常常是相对流动的。乍一看，男的似乎比女的强大，但这种状况并不是恒久不变的，说不定某个时间段女的就会反过来强于男的。另一方面，强有力的男人也未必总是把他强大的一面展示在人们面前，因时、因地、因场合的不同，他会出人意料之外地暴露出他脆弱的一面。

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相处亦不例外，当时的环境使源氏公子显示出软弱、自暴自弃的情绪，胧月夜正是以自己磊落的行动与博大的爱，征服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源氏公子。

与源氏公子有关的公主、千金们，她们固然出身高贵，有理智、有教养，但源氏公子对她们拘泥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故意装腔作势地做出高雅的姿态甚是不满。与那些人相比，胧月夜高雅不失开朗、高贵不失宽容，这在名门贵族的千金当中实不多见。

在《源氏物语》后来的故事中，没有太多地提到胧月夜此后的人生。或许她进一步历练之后，有可能成为支配后宫的通情达理的后宫主宰呢。

总而言之，胧月夜在众多的女性当中，可以说是惟一能始终保持主体性，有自我主张的、有时甚至是能够引领男人的女性。



出身高贵，有教养，容貌姣好，情趣高雅。从外表上看，你几乎找不出任何缺憾，的确确实是一位理想的女性。她深深爱着源氏公子，而源氏公子却辜负了她。源氏公子爱她，但远不及她爱得深。他时常会给她一些温柔体贴的语言，她也从中感受到了他的好意和温暖。但要说到爱情，仅靠一方的情感投入，总是不完美的。他们两人之间，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若即若离。

她，就是六条妃子。一个始终没能得到幸福的女人。

这样一位完美的女性，为什么得不到男人的爱，最终虚度了自己的一生呢？本章将对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作一个思考。

在《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作为故事的相关人物，是在进入《葵姬》卷之后，才正式出现的。有关她

的来历，没有具体的描写，只说她是前某某大臣的千金，后进宫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生有一女（后来的秋好皇后）。不幸的是太子早逝，她从此寡居。当然，若不是太子早逝，她理应当上皇后，而现在只能一人孤孤单单地住在六条的豪宅里。因为她的宅邸地处六条，所以人们习惯上称呼她为“六条妃子”。

《葵姬》卷描写的是源氏公子自二十二岁至二十三岁之间的事。此时六条妃子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九岁到三十岁之间，也就是说，她比源氏公子年长七岁左右。

其实早在《夕颜》卷、《紫姬》卷就出现了源氏公子经常“悄悄到六条去访问”的说法。这说明源氏公子当时就与六条妃子有私情，只是没有仔细描写他们是如何搭上关系，如何幽会的具体经过。

如果在《夕颜》卷源氏公子就与六条妃子有往来的话，说明源氏公子自十七八岁时就开始与六条妃子交往。从书中的“拒绝源氏公子的求爱”来看，对当时的源氏公子来说，六条妃子尚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存在。但到了那年秋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六条妃子起初坚决拒绝源氏公子的求爱，后来好不容易才被他说服。岂知说服之后，源氏公子的态度忽然一变，对她反倒疏远了起来。六条妃子为此好不伤心！她常常在心中寻思，未曾发生关系以前他那种一往情深的爱

意，如今何以没有了呢？六条妃子是个深思远虑、洞察事理的人。她想起两人年龄太不相称，深恐世人谣传，说两人是为此疏远的，便更觉痛心。每当源氏公子不来、孤衾独寝时，总是左思右想，悲愤叹息，不能成眠。

从上面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源氏公子急剧的情感变化，先是源氏公子拼命地追求六条妃子，从情感依偎直到肉体上的结合。正当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的时候，源氏公子像是突然惊醒似的，开始与六条妃子拉开一定的距离。

对于源氏公子的这种情感骤变，一些女性评论家，以及《源氏物语》的爱好者们，尖锐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男人的任性”、“被男人的好奇心玩弄了的悲剧”；光源氏的行为“卑劣”、“不负责任”等等。对源氏公子的抨击不可谓不义正词严。

之所以引起女性们的愤慨，其最大的理由，便是源氏公子轻率的变心行为。加上六条妃子又是以美貌、有教养、情趣高尚等优美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从而更加凸显了源氏公子的行为卑劣。

按常人的思维，品性低劣、庸俗轻浮的女子被男人玩弄一下也就罢了。可这六条妃子是如此高贵优雅的女子，她不但把真情给了你，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给了

你，你占有了她，却又抛弃了她，这到底是为什么？

像六条妃子这样理想的女性都会被人轻率地抛弃，那么女人将何以为目标去改变自己呢？在对源氏公子的批评中，或许正是蕴含了女性们由此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躁。

更令她们产生同情心的是，假如不是源氏公子苦苦纠缠，就算原太子已去世，但六条妃子以其太子妃的名分，仍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她完全可以优雅闲适地度过自己美好的一生。

源氏公子的花言巧语总是使六条妃子信以为真，她满以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肉体上的结合，理应情深似海，她认真地爱着源氏公子，结果未曾想到，落得的是身心俱伤。对六条妃子而言，除了源氏公子给她带来的伤害以外，她还为自己比源氏公子年长而感到窝心，甚至自觉可耻。

可以设想，如果是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于六条妃子的境地的话，对源氏公子的情变绝不会逆来顺受的。她们会想方设法，迫使源氏公子痛改前非，重新言归于好。然而六条妃子做不到。她高贵的身份，过多的思虑，以及高傲的品性令她对源氏公子的背信弃义一言不发。这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情，那就是她为自己年长于源氏公子而感到深深的自悲。

六条妃子没有怨言，始终保持着沉默，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心里不埋怨、不憎恨源氏公子，可以说，她心中

怨恨的程度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六条妃子对源氏公子的怨恨原本是缘自于对他的爱。在她爱与恨的情感分裂过程中。她把爱还是留在源氏公子身上，把恨转嫁、发泄到了与源氏公子有亲密关系的女性们的身上。

此后不久，贺茂神社祝祭，恰好又逢新斋院^①入社前几日举行的祓禊（一种避邪仪式，祓去不祥之意），各种仪式异常隆重。六条妃子驱车去观景的途中，与偶然也出来凑热闹的葵姬的车子发生冲突。葵姬的侍从们仗着左大臣家的权势，把六条妃子的车子损毁得不像样子。

车位之争使六条妃子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莫大屈辱。从此身体总是不爽，噩梦不断，可能是日夜烦恼的缘故，她的心仿佛摆脱了身体而浮游在空中，痛苦不堪。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六条妃子的怨恨化着怨灵，经常不由自主地去纠缠她心中暗暗嫉妒的女性。

六条妃子的怨灵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是葵姬。六条妃子错以为葵姬作为源氏公子的正妻，必定是集源氏公子的爱于一身，于是她的嫉妒化着怨灵出窍，紧紧纠缠着葵姬不放。葵姬此时怀着身孕，身体十分不适，怨灵附体后，更令她痛苦不堪。源氏公子请来高僧高道为她驱

^① 未婚的皇女或贵女，赴贺茂神社修行者，成为斋院；赴伊势神宫修行者，成为斋宫。在平安时代，每次天皇即位，都要卜定斋院及斋宫，修行有定期。

邪，无论如何不见效。所幸的是，葵姬倒是平平安安地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夕雾。可就在她生产后不久，终因体弱不支，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此前另有一人也是受六条妃子的怨灵袭击而死的，那就是深受源氏公子宠爱的夕颜。无论是葵姬还是夕颜，都是源氏公子身边最亲近的女性。六条妃子并不知道源氏公子与葵姬长期以来性情不和，源氏公子也不十分宠爱葵姬。她只知道葵姬是源氏公子的正妻，而且又为源氏公子怀着孩子，源氏公子必定对她宠爱有加。熟不知，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觉。

处于情人位置上的女性，往往由于过高地估计正妻受到丈夫的宠爱，而产生嫉妒之心。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如出一辙。

葵姬死后，六条妃子深恐自己罪孽深重，再加上身体始终不适，更是足不出户了。她盼望着源氏公子的到访，可是左等右盼，总不见源氏公子的身影。她察觉到自那怨灵事件后，与源氏公子之间的缘分可能不复存在了。所以她决定以此为契机，把万缕情丝一刀斩断，专心专意地准备随女儿下伊势去。

决心归决心，但在内心深处仍抱有一丝希望。她希望源氏公子能挽留住她，还能像以前一样温柔体贴地对待她。然而，源氏公子似乎没有太多的惋惜之情，也没有“像你这样情趣高雅的人离开京城，实在令人遗憾。我多么希望你能留下来”之类的好言相劝。

男人们原本就具有一种容易对事物产生厌倦的天性。

刚开始他们会有强烈的拥有欲，

一旦期待之物到手，

最初会异常珍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又逐渐产生厌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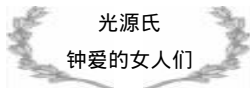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接着便去追求另外的新奇。

换言之，

男人仅仅是一个猎奇的探索者。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就在这种情况下，眼看六条妃子下伊势的日子已经临近。秋意渐浓，源氏公子选了一个吉利日子，专程前去嵯峨野宫看望六条妃子。

秋花尽已枯萎，景象异常萧条。情人再次相见又将分别的万般感慨，与这秋色又何尝不是一样，令人思绪万千呢？请看《帚木》卷中的一段描写：

六条妃子本来不欲泄露惜别的真情，竭力抑制。然而终于忍不住，不免泪盈于睫，源氏公子见此情状，更加伤心，便劝她不要去伊势。此时月亮已西沉。源氏公子一面仰望惨淡的天空，一面诉说心中的恨事。六条妃子听了他这些温存之言，年来积集在胸中的怨恨也完全消释了。她好容易剪断了的情丝，今日一会面，又害得她心旌动摇起来，便觉烦恼之极。

不看前后文，仅凭这段文字来看，源氏公子似乎在劝说即将赴伊势的六条妃子留在京城，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对于六条妃子一旦留下来之后，又将作如何安排，源氏公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承诺。

对源氏公子始终难以忘怀的六条妃子反复告诫自己，就算留在京城，经常听到源氏公子的浮名，还不是一个人孤苦寂寞地虚度时光？与其如此，倒不如一走了之。她再次下决心离开京城。

出发之日，源氏公子充满惜别之情地送来情真意切的慰问信与送别诗。为了饯别，源氏公子又奉赠了许多丰盛的礼物，自六条妃子旅途中的服饰，及至随从诸人的赏品、各种应用什物，都非常讲究而又珍贵。对源氏公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六条妃子在感谢之余，又愤恨地想道：既然如此，何不给我一点儿真诚的爱？

我们步履匆匆地追溯了六条妃子与源氏公子的情感历程。至此为止，有人认为源氏公子对六条妃子的态度过于冷淡；也有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还有人认为源氏公子对六条妃子是情真意切。见仁见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也就各异。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的确没有具体地告诉人们，源氏公子为什么不能对六条妃子开诚相见，给她以真诚的爱。但我们从断断续续的字里行间，还是能隐隐约约地找到若干的理由。

其一，六条妃子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她的这种性格决定了她的执著与韧性，这对源氏公子来说，恰恰是他最厌烦、最不善于交往的性格类型。其二，六条妃子矜持审慎，情趣高雅，又年长于源氏公子，盛气凌人的气势不时地在源氏公子的眼前闪现，他觉得她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跟她在一起，总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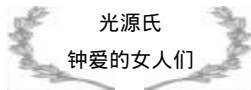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两人的关系达不到一定的亲密程度之前，是无法体会到的。另外，我们再作一个斗胆的推测，说不定在性爱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和谐

的问题，有关于此，原文自然只字未提。

《源氏物语》通篇描写的都是男女之间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但是对性爱的描写少之又少。要说《源氏物语》有什么缺憾之处，这或许就是它的缺憾所在。紫式部身为女性，同时由于丈夫早逝，长期过着寡居的生活，在性方面，未必体会到了男女间的太多甘美。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若要求她在性爱方面作太多的描写，那的确是难为她了。然而，在男女的爱情中，性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会对男女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人们常用“性格不合”来表示男女关系的不融洽。殊不知这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表达方式，其中也包括了在性爱方面女人对男人的不满，或者男人对女人的不满。对于前者，具体地说，无非是性技巧的缺乏，男性性器官障碍等问题。而后者，即男性对女性的不满，却很少有人提及原因。如果冒昧地说出具体原因的话，恐怕是女性缺乏性爱的魅力。既然男人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女人也不例外。

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当中，的确存在着这类的问题，当男人跟她有过一次性关系以后，就觉得十分扫兴，从此不再想跟她发生第二性关系。当然，如果一个男人一生中跟一个女人有性关系，在无从比较的情况下，他也就无所谓扫不扫兴。问题是源氏公子这样的人物，与众多的女子有性爱关系。在同时与若干女子发生性关系



的情况下，他必然就会冷淡缺少性吸引的女人，甚至从此不再与她做爱。

我反复强调，我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六条妃子是因为性爱方面缺乏吸引力，才被源氏公子疏远的。

或许有人对我大谈女性的性爱魅力问题大惑不解。其实，现实中的确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女子十分漂亮，又很聪明，可是在做爱方面却不吸引男人。相反，有些女人虽不十分美貌，也不像是有多少智慧，但她却能凭她性爱魅力深深地吸引住男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切非亲身体验，你就不得而知。而知与不知之间，存在着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仅仅是推测而已。源氏公子为六条妃子的气质、美貌倾倒，于是千方百计地向她求爱，好不容易被他说服后，两人终于有了肌肤之亲。那么源氏公子为什么突然对她失望了呢？即便是在嵯峨野宫临别时，似乎有过那样的关系，但也不像是源氏公子主动所求的。

男女性爱关系上的不和谐，并不一定都会导致情感危机。只要有真诚的爱，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忍耐的同时，经过双方各自的努力，是可以基本满足对方的欲望的。

实事求是地说，源氏公子对六条妃子的爱，并没有达到能包容一切的程度。大失所望的源氏公子，出于无奈，后来也还是常常与她见面，互相致信慰问慰问。但

男女关系中最关键的性爱，源氏公子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六条妃子自从与源氏公子有了私情之后，越来越企求源氏公子全身心地给她以爱。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源氏公子疏远她的原因，其实就在她自己身上。当然，这种只有男人才能感受到的事情，六条妃子是无从得知的。然而，正是因为她无从得知原因所在，她才抱怨源氏公子、憎恨源氏公子，为他的冷漠痛心不已。

源氏公子无法把六条妃子令他不快的隐私告诉别人，他只能让自己成为人们眼中的负情郎。但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尽到了他应尽的义务。这不但是一种责任，也是社交礼仪。

对于源氏公子所尽的责任和礼仪，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这种不即不离的亲切感，反倒使六条妃子更加痛苦。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倘若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私通过一次之后，就装出一副形同路人的样子，全然不再理睬六条妃子的话，势必会招来更多的严厉批评与谴责。

即便是缺少性爱的魅力，对于哪怕只有过一次性爱关系的女性，尽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正是王朝贵族的体恤、优雅之处。

又是一次改朝换代，随着天皇的退位，斋宫也要更替。六年后，六条妃子与女儿一同返回京城。源氏公子对这母女二人依旧万事照顾周全，情谊深厚。六条妃子

最后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女也托付给了源氏公子。情犹在，但没有肌肤之亲。两人间的关系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既非情真意切，又非视作他人。

或许有人会怀疑，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之间的情感障碍，果真是因为六条妃子缺乏性爱的魅力吗？在此我只能说，男女之间的结合，性的问题是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男人而言，与缺少性爱魅力的女人做爱，爱情会随着性快感的缺乏，以及常常得不到性满足而趋弱。换个角度来看，试设想，一个女人如果与一个没有性魅力，或者没有性能力的男人做爱，她将会是怎样的感受，你就不难想象得出情感与性爱之间的奥妙。

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重复我的观点，女人并不因为她的外表好，就对男人有吸引力。外表、性格、气质，以及她的性魅力，都会对男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不敢说得十分确切，如果对社会上那些离异的，或者夫妻感情不和的漂亮的知识女性作个调查，或许就会发现，他们感情危机的背后，的确确实存在着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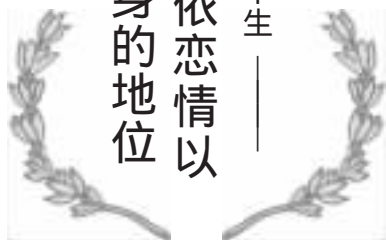
根据前后文分析，总让人觉得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之间存在性不和谐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对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问题，似乎最恰当、最令人可信。

迄今为止，在《源氏物语》的解说中，从来没有人从正面去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以此为契机，我认为今后有必要重新审视“性”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藤壶

后半生

舍弃依依恋情以
确保自身的地位



提起藤壶妃子，对源氏公子来说，意味着他生命中的一切。事情的由来，缘自于她与源氏公子的亲生母亲容貌十分相似。有鉴于此，我们曾在本书中的第二章中谈到过。

此前，我们仅仅围绕着源氏公子的“恋母情结”，对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关系做了欣赏分析。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一个“恋母情结”就能了结的。

由于藤壶妃子的不慎。她终于在无意中怀上了源氏公子的孩子。本来只是两人之间的情感问题，现在又多出一个私生子的存在，这就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复杂、更深刻、更久远。

在本章中，我们避开源氏公子的恋母情结，以成年的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关系为中心，欣赏这对“情侣”在爱的历程中历经的种种磨难。

在源氏公子身边的众多女性中，源氏公子真正爱的只有两人，一是藤壶妃子，另一位就是紫姬。对藤壶妃子的爱，由现实逐步转向理想化；而对紫姬的爱，则是由寄托了对藤壶妃子的情思，逐步转向对紫姬独立人格的认可。

紫姬的出现很简单。那是源氏公子前往北山请高僧祈祷治病时，无意在山坡下一所茅垣围着的院落旁散步时发现的。他当时隔着茅垣往里探视，看到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少女，十分牵惹他的心目。无独有偶，那少女竟然是藤壶妃子的侄女。得知这一切之后，源氏公子心中无限喜悦，硬是强行把这位少女带到了二条院用心抚养。

源氏公子决心把紫姬培养成他心中的理想的女性。他教她琴棋书画，教她待人接物等上流社会的高贵女子必须具备的一切修养。就连男女之间的情事，他也一一加以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源氏公子深深地爱着紫姬，而紫姬也在实质上扮演着源氏之妻的角色。

紫姬是源氏公子倾心塑造的理想的女性，她时时刻刻在源氏公子的身边，全身心地沐浴着源氏公子的爱。

再说藤壶妃子，虽然与源氏公子有着不解的因缘，但自从怀上源氏公子的孩子之后，就一直拒绝与源氏公子相见。无论源氏公子怎样苦苦相逼，她也坚决固守着决不与源氏公子相见的决心。

对源氏公子而言，藤壶妃子是他最爱、最憧憬的女

性。由于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成了梦幻般的存在。

从源氏公子与紫姬、藤壶妃子的前因后果中我们不难看出，源氏公子一生中最爱的是藤壶妃子。然而，在现实中他又无法得到，所以只好把他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与藤壶妃子最为相近，而且又有着血缘关系的紫姬身上。换言之，紫姬是藤壶的替身，是源氏公子塑造的“类似藤壶”或者另一个藤壶妃子。源氏公子发自内心相爱的，只有藤壶妃子一人。

与女性的关系十分丰富多彩的光源氏，为什么只把他炽热的爱情有独钟地奉献给藤壶妃子，而且至死不渝呢？我认为有若干的理由可以考虑。

理由之一，藤壶妃子酷似源氏公子的生母，而且又是一位容貌出众的美人。男人常在潜意识中追寻自己的母亲。无论现实中的形象是像还是不像，心底里总是志向于“母亲的”，或者“母爱的”意识，从而得到一种向往与安宁。

细想起来，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个人自从来到这个世上，直到懂事、自立为止，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照顾自己、教育自己的就是母亲。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母亲的影响最大，对母亲的依恋最深。可是，假如一个小孩自幼失去了母亲，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想象中美化自己的母亲，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恋母情结也越来越严重。所谓“想象中的母亲”，就是专指恋母情结者心中理想化了的母亲。源氏公子在这方面可称得

上是典型。

理由之二，藤壶妃子本身容貌端庄美丽、情趣高雅悠然、举止理智得体、教养超凡脱俗。无论外表还是内涵，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

特别是有关藤壶妃子的容貌，当源氏公子听典侍说“乃倾国倾城之貌”，又说“无论是容貌还是身姿，与已故的桐壶更衣酷似得令人难以想象”时，源氏公子心中就播下了无限憧憬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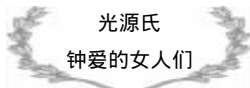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婚前的源氏公子可以毫无顾忌地亲近藤壶妃子，婚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自由了。宫廷礼节成为他们之间的阻隔，令他们无法超越世俗的陈规。几年后，经过藤壶妃子的贴身侍女王命妇千方百计的周旋安排，源氏公子终于与藤壶妃子有了一次相见的机会。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每分每秒，纵情沉浸在一夜的缠绵之中。此时此刻，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紫姬》卷中有这样的描写：

藤壶妃子回想起曾经与源氏公子有过一夜肌肤之亲，总觉得抱恨终天，早已决心誓不再犯。岂料如今一见便不能自己，思想起来，好不愁闷！此人生情温柔敦厚、腼腆多情。虽然伤心饮恨，其高贵之相终非常人可比。那源氏公子也另有所思：“此人身上何以毫无半点缺陷呢？”他觉得这一点反而令人难以忍受了。

男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你好言相劝也好，
严加管教也罢，
一旦有点儿兴风作浪的机会，
他就想冒点儿险，
去干那拈花惹草的勾当。
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本能，
不是说改就容易改掉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藤壶妃子此前与源氏公子曾有过一夜私情。她喜欢源氏公子，但身为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又是源氏公子的继母，岂能做出那种不伦行为？她深深后悔这一人生中的过失，并发誓不再有第二次，可恶的源氏公子却对她的侍女王命妇万般恳求，结果在王命妇的设计下，藤壶妃子又一次陷进了灵与肉的无奈。

藤壶妃子为自己的罪孽抱恨终天、叹息不已。可是一旦与源氏公子相见，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将他拒之门外，相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总使得她方寸缭乱，愁绪万千。

源氏公子的心态更复杂。“此人身上何以毫无半点缺陷呢？”一句懊恼的话语，道出了源氏公子对藤壶妃子爱慕、痴迷、怨恨、无奈、叹息、执著的复杂心绪。

理由之三，在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恋爱关系中，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迫于源氏公子执著的追求，藤壶妃子始终比较自制，并且尽可能地回避，从来没有主动地向源氏公子示爱。

在通常的恋爱过程中，很少有恋爱的双方处于完全对等的状态。大多数情况下，一方强烈地追求，另一方处于稍稍被动的状态。当处于被动的一方摆出若即若离或者逃避的姿态时，追求的一方就会进一步地燃烧起决不罢休的激情。

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之间的恋爱关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单相思倾向。源氏公子始终不懈地追求，藤壶妃子

一如既往地逃避。这种欲得不能的烦躁心情与自尊心的失衡，不但使源氏公子对藤壶的恋情日益高涨，而且使他在下意识中把藤壶妃子作为他心中永恒的女性不断地理想化。

要说还有理由之四的话，那就是他们两人的关系是绝对不可告人、必须永远保守的一个秘密。毋庸赘言，藤壶是当今皇上（桐壶帝）最宠爱的妃子，那桐壶帝偏偏又是源氏公子的亲生父亲。暗恋自己的父亲、同时又是当今皇上的宠妃，并且还与之有肉体上的关系，这样的丑闻一旦被天下人知道，那就不是源氏公子轻易躲得过的灾难。就算他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子，皇上也不能对他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坐视不管啊！至于藤壶妃子，必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连地位也不保。总之，这宗恋情是永远也不能见光的、令世人耻笑的恋情。

恋爱的激情可以逾越任何障碍。换言之，在恋爱的过程中，障碍越大，激情越高。源氏公子与藤壶之间的恋情正是如此。他们面临世人的耻笑，身负着沉重的罪孽感。但这一切没能使源氏公子对藤壶妃子的恋情有所自制，反倒令他变得更偏执、更强烈。

他们的罪孽是永远无法洗清的。

源氏公子强迫王命妇想方设法，让他与藤壶妃子会面，并且度过了极不平常的一夜。春宵苦短，源氏公子依依不舍地匆匆离去了，但却给藤壶妃子留下了无限的愁楚。藤壶妃子怀上了源氏公子的孩子！

对现代人来说，的确用不着大惊小怪。可是当时既没有避孕的方法，又没有中止怀孕的手段。藤壶妃子怀着源氏公子的不义之子，每日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怀胎十月，藤壶妃子终于平安地产下了一个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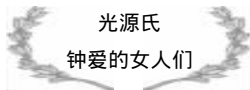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桐壶帝毫不知其中的隐情，深信这男孩是自己的皇子，对他宠爱有加。

男婴的出世不但没能给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带来意外的喜悦，反而成了他们永远的隐痛，特别是藤壶妃子，一是欺君，二是生了他人之子，这双重的罪孽使她惶惶不可终日。

事到如今，源氏公子仍然不轻言放弃，他竭尽言词，要王命妇设法引导他再次与藤壶妃子相见。此等事岂能儿戏？弄不好不但暴露了两人的恋情，还会让世人怀疑这新生男孩的来历。藤壶妃子决意拒绝与源氏公子相见，甚至对那穿针引线的王命妇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藤壶妃子除了害怕隐情被暴露之外，更为背叛了对自己宠爱有加的桐壶帝感到深深的内疚。

另一方面，就算世人不能容忍，但作为爱情的结晶，他们拥有一个不能公诸于世的儿子。他们想见却不能见，这残酷无情的现实没有使他们彻底失望，反而由于他们之间拥有了私生子这一共同的纽带，把他们的心、把他们的未来维系得更紧了。

源氏公子不得不正视现实，把爱倾注在紫姬的身上。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永远追随着藤壶——永恒的



爱、理想的女性。

在上述四个理由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横跨在他们两人中间、令他们相思却难相见的障碍。正是因为有了难以逾越、残酷无情的障碍，才使得他们的恋情更加热烈、更加持久。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的确是一个事实。这对思考现代人的恋爱观及恋爱技巧，或许也不失为绝佳的参考。

如果说当今男女的爱情缺少激情，或者偶尔也会充满激情，但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话，那岂不正是因为他们的爱来得太容易，恋爱双方想见就能见，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缘故吗？当然，对于恋爱双方来说，谁都不希望有阻碍，更不希望欲见不能的状况发生。既然相爱，就应该不受人造的阻隔，时空的阻隔，随时随地都能相逢。

然而，呼之即来的便利，也会造成挥之即去的轻率。正是因为随时随地都能相见相逢，反而容易削弱爱的冲动，甚至失去爱的切实感与迫切感。

倘若事实真是这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会在阻力中诞生、困境中发展？没有任何阻力，随时随地都能相见的情况下，爱为什么得不到升华，得不到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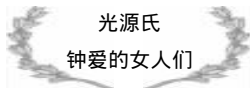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答案出人意料的简单，因为人是一种容易“厌倦”的动物！

即便是曾经爱得至诚至深，并执著地追求过的人

一个男人一旦被贴上了温柔体贴、
不假私心的标签，
明明是出于恋爱目的，
却也只能以友情相处了，
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男人把自己喜欢的人夺走，
自己只能留下永久的遗憾与懊恼。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们，一旦他们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他们就会逐渐地失去新奇感，滋生出厌倦的情绪。

同样，当你十分希望拥有某件物品、而又尚未弄到手之前，你会非常珍视它。一旦到手之后，你每天看着它、使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觉得这件物品跟自己拥有的其他物品一样，并不特别稀奇。

源氏公子所拥有、或者说有过私情的女性中的大多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源氏公子想得到便能随手可得的。惟独藤壶妃子超出了这一范畴，是他可望不可即的美丽的存在。可以说，正是因为她的可望而不可即，才让源氏公子追求了一生，深爱了一生。至于藤壶妃子是否得到了幸福，那是另外的问题。

桐壶帝退位以后，源氏公子、藤壶妃子，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处身于逆境。朱雀帝登位，右大臣家族的权势越来越鼎盛，新立的冷泉院皇太子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无奈之下，藤壶妃子不得不把太子委托给源氏公子。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决定，冷泉院皇太子表面上是桐壶帝的皇子，实质上是藤壶妃子与源氏公子的私生子，把这样一个太子托付给源氏公子，那是再妥帖不过了。

源氏公子以此为契机，想再度接近藤壶妃子。藤壶妃子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冷泉院皇太子不至于身败名裂，毅然出家为尼，决不允许源氏公子再来纠缠她。

由于藤壶妃子突然出家为尼，一切世俗间的纠缠就

此了断。对突如其来出家为尼的藤壶妃子，源氏公子受到巨大的打击，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看到出家为尼的藤壶妃子，源氏公子感慨万千，吟诗道：“清光似月君堪羨。世累羈身我独悲。”藤壶妃子答诗道：“一例红尘都看破，何时全断世间缘？”

源氏公子诗中的“世累羈身”暗指有皇太子之牵累，恨不能随藤壶妃子一同出家。而藤壶妃子答诗中的“何时全断世间缘”，亦暗示一切都已看破，惟对皇太子不能断念。

从此以后，源氏公子终于放弃了对藤壶妃子的苦苦追求，把自己的寄托放在自己的儿子冷泉院皇太子身上，做他的坚强后盾。

源氏公子成功地让冷泉院皇太子登上了皇位，称冷泉帝。与此同时，藤壶妃子因已出家，不能册封太后，于是依照上皇的标准赐予封赠，尊称母后；源氏公子由内大臣晋升准太上皇。

藤壶妃子处事冷静贤明，她靠惊人的自制力不仅把她与源氏公子的私生子送上了帝王的宝座，自己也度过了幸福的一生。有谁会怀疑她不幸福呢？集皇上的宠爱于一身，自己的儿子也登上了帝王之位，地位、荣誉、财富，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一直伴随到她离开这个人世。她的确度过了荣华富贵的一生。可一细想，那些都是物质的，在精神上，她却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她终究没有能与自己相爱的源氏公子身心交融。换言之，藤壶

妃子的荣华富贵，是她拒绝了真诚相爱的人，靠自己惊人的自制力换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又不得不认为她是一个不幸的人。

识大体、能屈能伸、冷静贤明的处世之道，自王朝时代起，时至今日，作为走向成功的人生的法宝之一，仍具有某种暗示和参考的价值。

明石姬
谨小慎微地
守护着幸福

有不少女性都曾立下大志，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发奋努力，结果却不能遂愿。相反，有些人并没有特别远大的理想，一切顺其自然，反倒获得了终身幸福。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各自的命运的话，也就无话可说了。倘若深入一步去追踪那些人的人生历程，你便可发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与他的性格、思维方法，以及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系。

本章中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明石姬，便属于后者。她不去刻意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最终却获得了莫大的幸福。明石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真的很幸福吗？在此，我们边欣赏原文，边看看她的人生历程。

明石姬，从她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位居住在现在兵库县明石地方的女性。明石姬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官，曾受领须磨守，相当于现在的县知事一职。在

当时，地方官的地位在京城官员眼里是很低微的，但他们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权势和财富，收入颇丰。明石姬作为地方官的独生女，过着不亚于京城贵族千金的豪华生活。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修养，言谈举止得体大方，才貌出众。在远离京城的须磨，竟然能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女子，其背景是明石姬的父亲明石道人早就有个宿愿，他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一个不同凡响的京中达官贵人，以图光大门第。

源氏公子第一次见到明石姬时，源氏公子二十七岁，明石姬十八岁。

两年前，源氏公子与右大臣之女胧月夜私通之事被右大臣发现。在政治上处于强势的右大臣家族早就对源氏公子怀恨在心，于是胧月夜的姐姐弘徽殿太后感羞成怒，想以此为借口，乘机把源氏公子驱逐出京城。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的源氏公子，在尚未定他流放罪之前，便自己毅然决定离开京城，前往须磨隐居。

这便是《源氏物语》中，象征着源氏公子失落生涯的须磨流放时代。

正当源氏公子落魄、孤独、绝望的时候，明石道人向他走来。

源氏公子离开京城后，京城变得天象异常，宫中常常发生不祥之兆，变异之事接连不断。留在京城的紫姬无时无刻不担心源氏公子的安危，不时地遣人给源氏公子送来慰问信。光阴荏苒，这天，源氏公子忽然梦见已

故的桐壶上皇站在面前，神情如同生前一样地说道：“你须依照住吉明神指引，火速乘船离开须磨！”好像是应了梦似的，明石道人恰恰在这时出现在源氏公子的面前，立刻带领源氏公子离开了须磨。

源氏公子接受明石道人的邀请，离开须磨，移居明石浦。明石道人虽是一地方官，宅邸的构造倒很别致，其富丽堂皇的程度，竟与京中高贵之家无异，绚丽灿烂远胜于京中宅邸。近日为防海啸，家中女眷均已迁居山边的内宅中，源氏公子便可在海滨的本邸中从容息足。

心情稍稍得到平缓的源氏公子，把久不染指的七弦琴从囊中取出，随意弹奏一曲。明石道人闻此琴声，也忍不住了，命人到山边的内宅取来琵琶和箏，和着源氏公子的琴声，用琵琶弹奏了两首稀有的乐曲。弹罢乐器，两人都遇到了知音，关系不由得亲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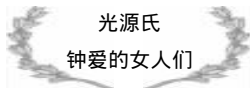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海风送凉，残月西沉，天空明净如水，人间肃静无声。明石道人与源氏公子开怀畅谈，娓娓不倦。他告诉源氏公子，自己有一个视如掌上明珠的女儿（明石姬），自幼心智过人，如今已到婚嫁之龄。但决不嫁乡野庸夫。听了明石道人一番话语，加上远离京城，漂泊流离的寂寞，使源氏公子禁不住给住在离海滨本邸稍有一段距离的山边内宅的明石姬送去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求爱之心。

然而，明石姬觉得，与源氏公子这等高贵之人攀亲道故，实在是自不量力，未免有些畏缩，不敢回信。明

女人爱一个男人，
会对这个男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女人拒绝一个男人，
同样也会对这个男人产生相应的影响，
——虽然这一切
都不是精心设计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
是一个客观事实。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石道人无可奈何，只好为女儿代笔写了回信。源氏公子不知道其中缘由，曲解了明石姬的心情，反怀疑明石姬莫非是妄自尊。

漫长的夏日过去了，秋天的景色十分宜人。一天夜晚，皓月初升之时，源氏公子在明石道人的引导下，访问了住在山边内宅的明石姬。就在这天夜晚，源氏公子与明石姬双双步入了爱河。当时的情形，《明石》卷中是这样描写的：

但见这位小姐仪容高雅，体态苗条，令人一见倾心。这段意外姻缘，源氏公子本不敢祈求得以成就。今日居然能成事实，便觉此人格外可爱，大概他对于女人，一经接近，爱情便会油然而生吧。平日每恨长夜如年，今日只觉秋宵苦短。但恐被外人得知，有损名声，不免有所顾忌，便对她立下山盟海誓，于黎明前匆匆退出。

本来幽会这样的事情，是男女双方秘而不宣的事情。但源氏公子与明石姬的此次会面，完全是明石道人一手操纵的。源氏公子对明石道人心中如意算盘心知肚明，知道他想把女儿嫁给自己，以达到自家的飞黄腾达。

源氏公子从不放过任何与色情之事相关机会，就算

明石道人有私下的打算，也丝毫不影响源氏公子急切欲与明石姬寻欢的兴致。倒是那明石姬，自始至终都未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男女之间，哪怕只是一夜的肌肤之亲，大多数人都会急速地敞开自己的心扉。

在此后的日子里，源氏公子为了排遣心中的寂寞，时常去访问明石姬。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留在京城里的紫姬，经常派人送一些情真意切的信件去安慰她。这种状况，就好比如今的大公司，派男职员去地方的分公司单身赴任，一边爱着留守东京的妻子，另一方面又与任职地的某女难分难解。男人的花心还真是千古不变啊！

翻过年关，京城中的不祥之事接连不断。朱雀帝顾不得母亲弘徽殿太后的反对，决定赦免源氏公子，并几次降下圣旨，催促源氏公子从速返京。

屈居在明石浦的源氏公子，突然接到了催促他从速回京的圣旨，自然欢欣喜慰。可是一想到他这一走，对明石道人、明石姬来说，就意味着从今以后与他们人地两分，心中不胜悲伤。

离别前夕，源氏公子与明石姬夜夜欢聚。到了六月，明石姬怀上了源氏公子的孩子，源氏公子对明石姬的爱情也更加深厚了。

七月，源氏公子不得不离开明石浦，他把自己心爱

的七弦琴赠送给明石姬作纪念，依依不舍地离开明石浦，返回京城。

时隔两三年之后返回京城，源氏公子晋升为权大纳言。随着朱雀帝让位给冷泉帝，源氏公子又晋升为内大臣。源氏公子的岳父（葵姬之父）也再次复出，任摄政太政大臣。源氏公子一族从此枯木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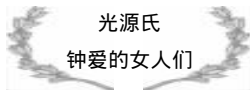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次年三月中旬，明石姬生了一个女儿。源氏公子听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立刻派人送去了各种各样珍贵的贺礼。他甚至担心明石浦那种穷乡僻壤找不到好乳母，特意从京城找了一个他认识的年轻女子，前去给新生儿当乳母。同时又给明石姬去信，再三叮嘱他们悉心照料婴儿。

这时，源氏公子突然想到曾经有个算命先生所作的预言：

“你命中当生子女三人，其中必兼有天子与皇后，最低者，太政大臣，亦位极人臣。”

算命先生的预言看来是应验了，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的私生子现已称帝，与正妻葵姬所生的儿子夕雾业已步入政坛，官阶逐级上升。如今，又与明石姬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今后必定是要当皇后的。

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还真是靠人去安排的。明石姬的女儿天生就是当皇后的命。可是，明石姬并不知道自



己的女儿将来会当皇后，她也不敢想象自己的女儿是未来的皇后。女儿的降临，做母亲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她也增添了更多新的痛苦和忧愁。

回到京城的源氏公子，起初并未向紫姬明言明石姬怀孕之事。但恐她将来会从别处听到反而不好，因此事先向她告白了。

试想一下，去地方上单身赴任的丈夫，回到东京后对妻子说，“我在任职地与某女生了一个女儿”，那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

紫姬原本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但看到源氏公子放荡不羁时，也不免愤怒怨恨。可每当她回想起这些年来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对自己的关怀时，心中的怨恨也就消失了。紫姬对源氏公子的宽容，更加增添了源氏公子对她的怜爱。更何况，这紫姬是源氏公子自幼教养的，心地善良，知道进退，与源氏公子之间的深情厚爱，岂是现代夫妻能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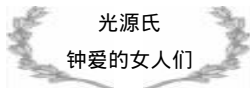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在政务繁忙的同时，时刻不忘关怀明石姬和他们的女儿，他不时地劝明石姬搬到京城里来住，可是明石姬没有轻易地答应。

明石姬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身份低微，硬要插在源氏公子周围那些高贵的女性中间，只能自讨没趣。明石姬不答应搬到京城来，除了客观地审视自己之外，也是对已经拥有紫姬还不满足、还经常在外面招惹流言蜚语的源氏公子的无言的抵抗。

中年男人喜欢年轻女子，
绝非光源氏的独家嗜好。
当今社会上，
中高年男人同样为年轻女子神魂颠倒，
有无色胆另当别论，
至少不排除相当多的人是有色心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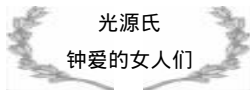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然而，明石道人却另有担心，倘若长期分居两地，女儿与源氏公子的感情势必会疏远。这是无论如何使不得的事情。他忽然想起他夫人已故的祖父在京郊嵯峨地方的大堰河附近有一所宫邸。于是将这座宫邸大加修缮，准备让夫人陪同明石姬母女一同搬去居住。

源氏公子非常感谢明石道人的关爱。大堰宫邸一修缮完毕，他就立刻派了几个亲信悄悄地赴明石浦迎接明石姬。当他得知明石姬母女已经到达大堰宫邸时，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大堰看望明石姬和自己的女儿。与明石姬的久别重逢，加上又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源氏公子心中的喜悦实在是难以言表。

源氏公子觉得大堰离京城还是太远了，他劝明石姬能不能搬得更近一点。明石姬以尚未习惯京城的生活为由，谢绝了源氏公子的美意。

尽管仍旧两地分居，但与明石浦相比，大堰就方便得多了。源氏公子能经常与明石姬母女相聚，对明石姬的爱情又更增添了一分。喜庆之余，新的难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源氏公子有意让这女儿长大后能成为皇后，但明石姬身份低微，如果把女儿一直放在明石姬身边抚养，今后是难以当上皇后的。他反复思考斟酌，最终决定将女儿作为紫姬的养女，由身份高贵的紫姬来抚养。

源氏公子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明石姬，明石姬既自卑又痛苦。自己含辛茹苦生下了可爱的女儿，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身份低微，要把她交给别人抚养。而且这抚养的



不是别人，竟然是被源氏公子奉为正夫人的紫姬！作为母亲，其悲哀的程度无疑如同撕心裂肺。

明石姬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另一方面又要实现父亲明石道人光大门第的宿愿。在众人的再三劝导之下，明石姬觉得紫姬还算是一个放得下心的人，因此忍受着肝肠寸断的痛苦，同意把三岁的女儿交给紫姬抚养。

紫姬亦有紫姬的烦恼。自己尚未生育，反倒要抚养他人的孩子，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所幸的是，这孩子本性温和顺良，对紫姬十分亲昵。因此紫姬很疼爱她，仿佛意外地获得了一件宝贝。

源氏公子大兴土木修建的六条院终于落成了。六条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院落群，内部划分为四个区，每一方位为一区，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情趣，建成春院、夏院、秋院、冬院四个庭院。各个庭院的花草景色与其季节吻合。紫姬住的是春院，花散里住夏院、秋好皇后住秋院、明石姬则稍后于她们搬进了冬院。

这座六条院着实壮观，东起现京都的东本原寺的门前，西至鸭川附近。由于各庭院之间相距甚远，住在各院的人员也少有往来。春夏秋冬四个庭院，居住着各具象征的四位女性，反映出平安贵族以“雅”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情趣，的确犹如一部优美宏大的交响乐。

在这四位女性当中，明石姬的身份地位最低。但只有她跟源氏公子生有子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在源

氏公子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其他女性。

明石小女公子（即源氏公子与明石姬的女儿）在紫姬的精心抚育下，长得十分美丽。到了十岁的时候，明石小女公子将举行着裳仪式，皇太子亦于同年二月举行冠礼。皇太子冠礼完成后，小女公子将作为太子妃入宫。

一切不出那算命先生所言，明石小女公子先作为太子妃入宫，将来自然就是皇后。

女公子的入宫仪式十分体面，排场异乎寻常。因为女公子年纪尚小，源氏公子特让明石姬作为她的保护人，长住宫中与她相伴。明石姬自女儿三岁时交给紫姬抚养，至今还从未与紫姬见过面，这次女儿入宫，终于有机会与紫姬见面了。

女公子由紫姬亲自伴送入宫，并在宫中陪伴她度过了最初的三天。过了三天，紫夫人将出宫，是夜明石夫人入宫接替，二位夫人初次会面。紫夫人对明石夫人言道：“女公子今已长大成人，可见我等共处已历多年，今后自当多多亲近，无所顾虑了。”接着又讲了许多话，态度和蔼可亲。明石夫人从此也就开诚解怀，对她无话不谈了。紫夫人看到明石夫人应对辞令之文雅，心甚赞佩，始信源氏公子宠爱她并

非偶然。明石夫人也真心敬仰紫夫人人品之高尚，容貌之丰丽，觉得源氏公子于众夫人中特别宠爱此人，尊重她为正夫人，确是理所当然。而回想自己能与此人同列，也是前世福报。但后来看见紫夫人出宫，仪式非常盛大，特许乘坐辇车，其尊贵与女御无异，比较之下，又觉得自己身份毕竟低微。

都是源氏公子心爱的女人，十年未曾谋面，其中的一位由于自己的身份低微，必须把自己的女儿交给另一位抚育。这种特殊关系下的两位女性的初次见面，竟能出人意料地相互敬重对方，充分表达出了平安贵族的高傲、优雅、体贴、感伤的情绪。

明石女公子被册封为明石女御，从此洪福齐天。先是大皇子（后来的继位当天皇）出世，接着又生了一位公主、二位皇子。她终于由太子妃到皇后、由皇后到太后，走到了荣华富贵的顶点。当然，其母明石姬作为后来的皇上、皇子、公子们的祖母，享尽了她身居明石浦时想都不敢想的荣耀，度过了苦恼与喜悦纵横交错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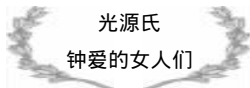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明石姬的一生幸福吗？对此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回答。

有人认为，明石姬只是一介受领阶层、即中等官员人家的女儿，能够入宫，后来又成为皇上的祖母，可算

男人在性的问题上的考虑，
与精神性相比，
往往是肉体的需求优先。
只要在肉体上得到了满足，
首先就心满意足了。
与之相反，
女人的先决条件是，
首先是心灵相通，
然后才是肉体上的结合。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是幸运中的幸运。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她的父亲明石道人一手促成的。明石道人为了女儿与源氏公子的姻缘，促成了她进京跟随在源氏公子的左右。当女儿明石姬带着她与源氏公子之间的爱的结晶，迁居京郊大堰时，明石道人的脸上就不由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美梦正在成真。

也有人把明石姬看成是一个悲剧的女人，说她没有得到源氏公子全身心的爱，仅仅靠与源氏公子所生的女儿博得了源氏公子的欢心。而且由于自己的身份低微，连抚养自己女儿的权利都没有，根本没有享受到做母亲的天伦之乐，只能在爱的边缘苟且偷生。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明石姬的一生可以一分为二：女儿进宫之前的明石姬是不幸的，特别是自己不能抚养自己的女儿，这是人生的悲哀，作为母亲的悲哀；女儿进宫之后，明石姬作为明石女御的亲生母亲，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荣耀与地位。作为一个女人，就算她的前半身付出了代价，但她人生的后半部处于荣誉、地位、财富的顶峰，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总而言之，女人的幸福是难以界定的，是名誉？是地位？还是财富？或者是一家人融融乐乐地居住在一起、充分享受家庭的温暖？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这一切都是因人而异，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至于明石姬的幸福，我想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不能光从表面作出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

素。明石姬作为地方官这一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良好的修养。与周围的人相比，她属于精神和物质充盈丰沛的一族，因此，性格上矜持审慎，从不主动积极地去追求荣誉与地位。换言之，她的生活习惯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每当遇到烦恼，她也不刻意去拼搏，每每顺势而为，结果总能得到化解。虽然在其过程中也饱尝了种种悲哀，但最终总是能给她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幸运。

有一种现象倒是很有趣，这世上往往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既不盛气凌人，也与“奋斗”、“自立”之类的词语无缘，单凭她那心地善良、唯唯诺诺的个性，一个留神，却也能得到莫大的幸福。一看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幸运儿，那些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奋斗，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地结束了自己徒劳的一生的女人们，真不知道该作如何感想。

人们常说走不走运，莫不是指这类的现象？对女人来说，还另有格外的不同，这就是她的“男人运”的好坏。

我们回头再看明石姬，如果把她最终所获得的荣华富贵都说成是她运气好，多少对她有些不公平。明石姬的确没有什么特别非凡的才气，也不是羞花闭月的容貌，更谈不上有发奋的意气。但她具有的是对自身价值的正确判断、审时度势的能力、卧薪尝胆的惊人毅力，还有体贴他人的真诚与纯朴。人们通常不把这些东西看

成是一种才能，至少不把它们作为表象上的才能加以关注。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思考的话，这正是一个人的才能，是蕴含在人的性格的内部的潜在的才能。明石姬就是靠她优秀的潜在才能，使她成为人生的胜利者的。

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个世界切不可缺少发现和欣赏这种潜在才能、感情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存在，否则一切将无从说起。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看似平凡的才能，也绝不是可以轻视它的。

紫姬 后半生
——
深受宠爱却
未成正妻

紫姬是源氏公子一生中最为心动的藤壶妃子的侄女。由于她的模样酷似藤壶妃子，源氏公子不惜以抢夺的手段，硬把紫姬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了自己的宅邸二条院。源氏公子精心抚养她，教导她，这在第十章中都已叙述过，在此不再赘言。

此后，紫姬一天天长大成人，她天生丽质，又具备了上流贵妇人必须具备的一切修养，事实上她已经是源氏公子名副其实的正夫人了。

综观紫姬的人生，在《源氏物语》中出现的所有女性当中，只有她才是源氏公子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存在。源氏公子把毕生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紫姬是幸福的。可是在充分享受人间真爱的同时，她也历经了其他人无法体会到的苦恼和悲哀。

在本章中，我们将打开他们的心扉，体味他们的烦

恼，发现男女对爱的不同认识，探讨这一切的形成原因。

紫姬苦恼的源头，起自源氏公子第一次与她在肉体上的结合。当时，源氏公子二十二岁，紫姬十四岁。

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紫姬尚未成年。但对紫姬来说，源氏公子长期以来一直与她同住一室，共起共卧，给她柔情，给她体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源氏公子更值得她信赖。当然，初次在肉体上的结合，使紫姬对源氏公子重新做了定位。由玩伴儿、保护人转变成丈夫的过程中，她也“痛恨”过源氏公子竟然干出那种事情来。但日子一久，紫姬终于体会到了作为女人的愉悦，因而在精神和肉体上更加依偎源氏公子。

“爱的痛苦始于懂得了爱的那一瞬间”。既然懂得了爱是痛苦的，还不如什么也不懂为好。要是钻牛角尖的话，这种说法也不是不成立。问题是，什么也不懂的女人，说到底，只能是碌碌无为、生存感很差的男人的附属品。

十四岁的紫姬，当她第一次与源氏公子结合的时候，她还不具备将爱看得通透的能力，她只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一定的年龄，男女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殊不知，从那一刻起，巨大的喜悦与无穷的烦恼就开始与她结伴而行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丈夫源氏是一个非同凡响的男人。这是他拥有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拥有令世间所有女子为之倾倒的无穷魅力所造成

的。

源氏公子与紫姬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源氏公子二十五岁的那年，他与岳父左大臣的死对头右大臣的六女儿胧月夜私通一事被发觉。弘徽殿太后想乘机惩治他，在事先得知消息后，源氏公子主动离开京城，前往须磨隐居。

离开京城时，源氏公子把京城里的所有事情都托付给了紫姬，由此不难看出他对紫姬是何等的爱，何等的信任。到了须磨之后，他疏远了在京城里与他有过往来的所有女子，惟独情系紫姬，常常与她通信，问寒问暖。

隐居的日子毕竟孤独，源氏公子终于耐不住寂寞，与明石姬走到了一起。

平心而论，源氏公子与明石姬的结合并不是他好色的本性造成的，而是明石姬的父亲明石道人精心设计的。源氏公子在与明石姬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被她纯朴的美德所吸引，不知不觉坠入爱河。作为他们爱的结晶，明石姬为源氏公子生了一个女儿。

源氏公子流放须磨历时近三年。朱雀帝降旨催促他速返京城时，明石姬刚刚怀孕，次年三月，明石姬在明石浦生下一位女婴。源氏公子一得到女儿出世的消息，立刻从京城派去乳母，送去一切生活必需品，其关爱的程度真可谓无微不至。但是，源氏公子在关爱明石姬母女的同时，也不敢无视紫姬的存在，他最在乎的，就是

紫姬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如何反应。

源氏公子一直没有把自己与明石姬之间的事情告诉紫姬，现在又陡然增添了一个女儿，倘若再不告诉她，她迟早也会从别处听到。源氏公子前思后想，最终还是决定主动向紫姬告白。

“不瞒你说，我与明石姬之间有一个女儿。天公真不作美，想生育的偏偏不生，而无心于此的，反而生了，真乃一大遗憾啊！不过只是生了个女儿，微不足道，即使放弃不管，亦无不可。然而这毕竟不是办法。过一段日子，我想接她到这里来给你看看，但愿你不要嫉妒！”

一贯能说会道的源氏公子，现在为了向紫姬交代这孩子的事情，理亏得语无伦次，理屈词穷。但源氏公子毕竟是源氏公子，他抓住了紫姬不能给他生孩子的弱点，在安慰的同时，不免也流露出些许的怨言。至于明石姬的女儿，他假惺惺地说道“只是个女孩罢了，希望你不要憎恨她”，故意以一种轻视的语气，劝紫姬不要太在意。

听了源氏公子的种种解释，紫姬说道：“你觉得我是那种生性嫉妒的人吗？”随即表现出了大度的姿态。然而，当她一想到源氏公子流放须磨期间，她每日独守空房，凄楚寂寞，日复一日地盼望他早日归来，而他却

在与别的女人寻欢作乐时，心中悔恨不已。她觉得，既然不能心心相印，还不如死了好。“爱侣如烟缕，方向尽相同，我独先消散，似梦一场空”。把心中的怨恨与不满，用诗的语言倾诉了出来。

源氏公子劝紫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深沉。说着，拿过琴来，邀请紫姬合奏一曲。紫姬却假情假意无动于衷，想必是听说明石姬的琴弹得好，心有不快吧。源氏公子对紫姬无言以对，但看到她生气时的神情比平日更加娇艳，更增添了对她的怜爱。

以上这段心理描写，是《源氏物语》中最耐人寻味的段落之一，它巧妙地把男女之间摇摆不定的情感演变描写得出神入化。

总而言之，紫姬半情愿半不情愿地认可了明石姬与明石小女公子的存在。可是，新的苦恼又随之而诞生。

源氏公子口口声声说明石姬母女俩无足轻重，事实恰恰相反，他不但在方方面面关爱她们母女，还想方设法劝她们搬迁到京城里来。所幸的是，明石姬是一个自重而且识大体的女人，她谢绝了源氏公子的好意。在父亲明石道人的再三劝说和安排下。她好不容易才搬迁到了京都远郊的大堰祖宅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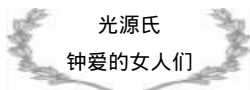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十分思念明石姬母女，找出种种借口常常前往大堰探望。得知真相后的紫姬，硬把熊熊燃烧的妒火强压在心中，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源氏公子似乎对紫姬的忍耐熟视无睹，又对紫姬提

聪明的女人往往能看透男人的心思，
她会恰到好处地退让一步，
或者边哭泣边倾吐衷肠，
给男人创造一个下台的台阶儿。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那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曾经令源氏公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殷切希望明石姬的女儿能入宫当太子妃，让一切美梦都能成为现实。按平安时代的宫廷习惯，入宫当太子妃的人选必须出身高贵，像明石姬这等身份，是根本不可能把女儿送入宫中的。为了解决这身份不够高贵的矛盾，源氏公子恳求紫姬把明石姬的女儿收为养女。

这一计划的的确确是为明石小女公子的未来着想的。但他同时伤害了两位夫人。对于明石姬来说，除了失去了抚养女儿的天伦之乐外，还将从此与女儿分居两地，不能随时相见。在紫姬而言，由于自己不能生育，却要把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她所感受到的不单是自悲，还有一种责任感。

紫姬苦不堪言地寻思道：“源氏公子嘴上说明石姬和明石小女公子无足轻重，但在心中肯定是深深地爱着她们。”然而，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的紫姬，装得若无其事地对源氏公子说道：“你倘觉得我能胜任，我便好好地抚养她。”最终不得不答应抚养明石小女公子。

紫姬毕竟是源氏公子自幼教养的，即使对源氏公子心怀不满，也不会在表面上流露出来。不能发泄心中的不满，一切痛苦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这无疑是紫姬的悲哀。问题是源氏公子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恰恰是紫姬善解人意的美德。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才敢大胆地向她告白，毫无顾忌地请求她承担起抚养明石小

女公子的重任。

把来自于男人的信赖理解为男人对自己的爱呢，还是理解为男人的随意所为？这恐怕就是因人而异喽。

紫姬的苦恼，至此为止还远远没有宣告终结。

紫姬强压着对明石姬的妒意，精心教养明石小女公子。在此期间，源氏公子又开始对另一位女性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桃园式部卿亲王的女儿、曾在贺茂神社当斋院的槿姬。不久，有关源氏公子与槿姬的流言蜚语传到了紫姬的耳朵里，紫姬不免又生新的嫉妒。其实，槿姬对源氏公子的求爱行为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那样深。但足不出户的紫姬并不了解实情，只是一味地在心中暗暗地憎恨经常夜不归宿的源氏公子。

源氏公子察觉到紫姬对他的不满，拼命地解释道：“近来我与槿姬偶有交往，大约你又在疑心我了，这全是瞎猜，不久你自会明白真相，我只是在寂寞无聊之时，偶尔写封信去和她开开玩笑，并不是认真的恋爱，你大可不必为此事懊恼。”

源氏公子的好色行径又何止这些呢。

早已夭逝的夕颜与头中将之间曾经有过一个遗孤，这个遗孤是个女儿，名叫玉鬘。一个偶然的机会，源氏公子找到了玉鬘，并且把她接回到六条院，安排她住在花散里居住的夏院的西厅。玉鬘颠沛流离，如今已经十一岁，容貌与夕颜十分相像，美丽得叫人吃惊，源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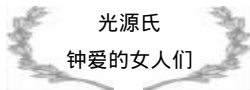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子觉得那双迷人的眼睛，只有夕颜的女儿才能有。面对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夕颜的女儿，源氏公子岂有不动心之理？

与此同时，源氏公子并未中断与曾经有过私情的花散里、末摘花的往来，对六条妃子的女儿秋好皇后也抱有色情之心。源氏公子整日奔波在他所钟爱的女人们中间，自然很少有时间回到紫姬身边。可怜的紫姬啊，你除了默默地忍耐、苦苦的等待之外，你又能怎么办呢？

当然，源氏公子在与众多女性往来时，不是没有区别的。这从紫姬居住六条院最豪华的春院便可以看出，紫姬在源氏公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正如前面反复所说，紫姬是源氏公子自幼精心教导，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出来的理想的女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源氏公子始终未能正式聘娶紫姬为妻。尽管如此，源氏公子、紫姬早已相互默认为不必说，世人也都认为，紫姬实际上就是源氏公子的正夫人，更何况紫姬已经离开了人世。

源氏公子身边已经拥有众多高贵的美女，他为何还要不厌其烦地追逐其他的女性呢？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平安时代独有。古往今来，男人喜新厌旧，或者像源氏公子那样喜新厌旧的事情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倘若要问一个为什么，答案既简单明了，又非三言两语说得清道得明。

源氏公子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追逐女人，一言以蔽



之，因为他是一个男人！

人们不禁要反问，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吗？

在此，我不妨做一个男人们的强词夺理的解释。我曾经说过，男人们原本就具有一种容易对事物产生厌倦的天性。刚开始他们会有强烈的拥有欲，一旦期待之物到手，最初会异常珍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逐渐产生厌倦，接着便去追求另外的新奇。

这种倾向自尚未经过任何社会性训练的幼儿时期就十分明显。比如小男孩，当他看到新奇的玩具，立刻就会热衷于它，爱不释手地摆弄它。几天之后，热情退却，又会去注意另外的东西。与男孩相比，小女孩子如果得到自己喜欢的偶人啦，或玩具之类的，她会一直视如宝贝，好好地珍惜它，收藏它。

只要是同时抚养过男女孩的人，都会有上述这种体会。其实，男女孩之间的这种不同特征，不是教养或者性格问题，而是男女不同性别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

更有趣的是，男人虽然对新奇的东西抱有特别浓厚的好奇心，但不等于他会马上把从前已经熟知的东西彻底忘却。他们往往是在对前者的优点给予充分认可的同时，又去追逐下一个新生事物。

男人对女人的感觉，也与此颇有相近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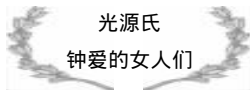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对源氏公子而言，紫姬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女性，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存在，他深知自己爱她胜过一切，

可是眼前一旦出现他能认可的其他女性时，男人的本能就会使他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新发现的女性身上来。至于这位新发现的女性比紫姬丑也好，品味低也罢，一切都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新，新奇！换言之，此时此刻，男人仅仅是一个猎奇的探索者。

当男人获得一个新的“猎物”时，最初总是满腔热情，事隔数日之后，他发现与之交往的女性并没有什么区别于他人之处，于是热情突然冷却，又回到了此前的女人身边。这情形就好比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动物，它按捺不住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大着胆子冲向大自然。有一天，它突然觉得外面的世界没有想象的精彩，于是不安的心情又令它慌慌张张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源氏公子不断地确认了自己对紫姬的爱，同时又不不断地放纵自己的轻浮行为。这种矛盾的行为模式，莫不犹如那充满好奇心的小动物？充满好奇地去追求新发现的女性，失望了，厌烦了，又回到紫姬的身边。其实，对其他女性的失望，是建立在与紫姬进行下意识的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每当源氏公子回到紫姬身边，他就会更多地认识到紫姬的优越。斗胆说句不负责任的话，源氏公子似乎是为了不断地发现紫姬的优越，才一次次地重复着他的轻浮行为的。

紫姬哪里会知道男人有这样的顽习？如果她知道的话，或许就不会每次都为源氏公子的轻浮行为而心烦意乱了。就算源氏公子一连几日夜不归宿，他迟早会回到



自己身边。与其为他伤神，不如泰然自若地耐心等待。

然而，对一个除自己的丈夫以外，从未接触过其他男人的女性来说，要她熟知男人的这些习性，那几乎是无理要求。事实上，无论古今，任何一位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去与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特别是当对方具有与自己相抗衡的魅力时，作为妻子，无论如何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紫姬为什么会对明石姬产生强烈的妒意。明石姬除了身份地位不如紫姬高贵之外，年龄与紫姬相当，品性又正投源氏公子所好，纯真朴实，矜持自重，更重要的是她给源氏公子生了一个女儿。“有朝一日，我或许会输给这个人的”。一想到此，极具自制力的紫姬也控制不住会把心中的妒意流露出来。

在源氏公子的天平上，爱的砝码始终重重地压在紫姬的托盘上，源氏公子的确很爱明石姬，但对明石姬的爱与对紫姬的爱不是等值的，没有人能取代紫姬在源氏公子心中的地位，源氏公子也不可能把明石姬推上正夫人的位置。

源氏公子无论与什么样的女性发生何种关系，最终肯定会回到紫姬身边。他会竭尽能事向紫姬作出解释，想方设法宽慰她，诚心诚意乞求她的宽恕。

对男人在外寻花问柳，回家后又厚着脸皮百般讨好妻子，请求妻子谅解，大多数做妻子的是不会答应的。殊不知，男人回家后，能向妻子作出解释，并请求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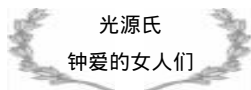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容，证明他心里仍然爱着妻子。要是他心里早就没了爱，无论妻子怎样严加追问，他充其量草草了事地应付应付，或者干脆一言不发，丢出一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后，便不再理睬你。

我们姑且抛开事情本身的善恶不说，男人越是认真地拼命辩解，越说明他还在珍惜你、爱着你，他不想离开你。当然，女士们肯定不以为然，既然你还爱我，你就不应该出去与别的女人寻欢作乐！

男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你好言相劝也好，严加管教也罢，一旦有点儿兴风作浪的机会，他就想冒点儿险，去干那拈花惹草的勾当。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本能，不是说改就容易改掉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的男人，他们一生当中，自始至终爱着同一个女人，完全不对其他任何女人产生兴趣。

请不要误会，没有轻浮行为的男人，与不想去干那些轻浮勾当的男人不是同一概念。没有轻浮行为的男人，不等于一旦有机会，他们准保不会做出轻浮的事情来。更何况，像源氏公子这种魅力四射的情种，岂有不去拈花惹草之理？

关键问题是，万事总有个度。作为男人，必须经常站在妻子的立场上，去体会自己的行为给妻子带来的伤害。反之，倘若男人想向异性寻欢的“雄性”的本能都被完全否定了的话，就等于连“雄性”的猎奇本能都被扼杀了，果真如此，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生趣可言呢？



与男性相处时，作为基本常识，或许多少应该有点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源氏物语》描写的是平安王朝的宫廷贵族这一特权阶层的男男女女自由奔放的爱情故事。既然是自由奔放的爱情故事，就没有必要去掩饰男人们的“雄性”的好色行为，在这一前提条件下，我们就不难理解，源氏公子为何在念念不忘紫姬的同时，又与众多女性私通。紫姬是源氏公子情感的归依之处，是他的避风港。他情深意切地关心体贴她，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轻浮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这一切只为证明一点，这就是他爱她，不想离开她。然而，他毕竟又是一个男人！

先不说男人的这种行为对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假如因为男人有过轻浮行为，就轻易地断定“他已经不爱我了”“我们之间已经完了”，那无疑是太悲观了。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不能容许的男人的轻浮行为中，并非都是因为男人不再爱自己的妻子而导致的。作为女性一方，如果不能退一步去确认丈夫对自己的爱，最终就有可能因自己的误判，把爱从自己的身边赶走，结果双方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紫姬的确终生在为源氏公子的轻浮行为烦恼，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轻易放弃。她痛恨源氏公子移情别恋，嫉妒他所钟爱的女性，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相信源氏公子对自己的爱。

说句实在话，紫姬的一生，是沐浴在爱的海洋中却未能享受到充分的爱。源氏公子对她说过“我爱你胜过他人”，却没有对她说“我只爱你一个人”。

在爱情方面，女人们是决不会满足比较级的，也不在乎最高级。她们所要的是“绝对级”——绝对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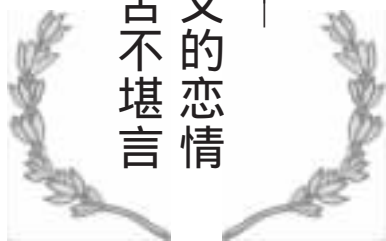
幸还是不幸，我不得而知。源氏公子，不，男人们似乎不太了解女人心中的奥妙，不对，就是了解，他们的天性也无法让他们去真正做到。

至于紫姬，她到底是否幸福，自有后人评说。我只能说，她是光源氏最爱的女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玉

鬘

为义父的恋情
而苦不堪言



玉鬘是源氏公子曾经真情相爱的夕颜的遗孤，生父是源氏公子的挚友头中将。源氏公子与夕颜邂逅之时，由于种种原因，玉鬘被寄养在西京夕颜的乳母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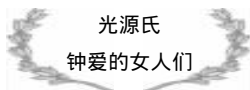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夕颜年仅十九岁时突然暴死，其间乳母丈夫又升任了太宰少式，须赴筑紫履任，无奈之下，乳母只好带着刚满四岁的玉鬘，随丈夫迁居任地筑紫。

在筑紫长大成人的玉鬘，容貌出落得胜过母亲夕颜。当地的豪门望族子弟纷纷上门求婚，乳母执意不肯答应。乳母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玉鬘小姐送回京城去。乳母一家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把玉鬘带到了京都。他们为了感谢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回到京城，决定前往八幡神庙进香还愿。正在此时，偶然与夕颜的侍女、现在紫姬身边侍候紫姬的右近不期而遇，从右近那里，他们了解到了当年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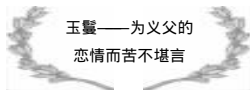
恋爱这东西非常奇怪，
周围的条件越恶劣，
它就越激情高涨。
男女偷情就不用说了，
即使正常的恋情，
父母越反对，
经济条件越差，
禁忌越多，
恋人之间的情趣就越浓。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时常沉浸在对夕颜无限思念中的源氏公子，一听说找到了夕颜的遗孤玉鬢，立刻叫人把她带到自己的身边，充满怜爱地与之见了面。

玉鬢的容貌肖似母亲夕颜，正如民间传说一般，美若天仙。回京后的玉鬢无依无靠，源氏公子决定把她收留在身边。当然，他首先必须把这些情况向紫姬一一说明，在得到紫姬的同意之后，玉鬢以源氏公子养女的身份，住进了六条院花散里的夏院。源氏公子还特意恳求花散里当她的保护人。其时源氏公子三十五岁，而玉鬢只有二十一岁。

玉鬢住进六条院之后，源氏公子对她呵护有加。从筑紫来到京城，逐渐适应京城生活的玉鬢比以前更加美丽动人。那些到六条院来访时见到玉鬢的贵族子弟、殿上人，不由地想入非非，求爱信件不断。

源氏公子一方面以旁观者的身份，对玉鬢收到越来越多的情书颇感兴趣，并教导玉鬢如何应对这些求爱的书信。另一方面，源氏公子作为一个男人，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玉鬢那充满青春的诱惑。

源氏公子的困惑还不同于他人，他原本是以义父的名义收留玉鬢的，周围的人对源氏公子与玉鬢的义父女关系也都认可，没人怀疑源氏公子有非分之想，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源氏公子哪有向玉鬢倾诉相思之情的道理？

源氏公子为此而苦恼不堪，日益加深的爱意令源氏

公子难以自制。终于在一个雨过天晴、天清人静的傍晚，源氏公子下定决心，向玉鬘吐露了心中的爱意。

玉鬘正在无拘无束地看书习字，忽见源氏公子走进来，顿时红晕满颊，娇艳之色，十分可爱。她那温柔之态，使源氏公子蓦地回想起当年的夕颜。他情不自禁地对玉鬘说道：“想不到世间原来竟有像你这般酷似母亲的人。如今我能这般地照顾你，总有种在做梦的感觉。我知道这并不是梦。平心而论，你如此肖似故人，我每次看见你，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至于难以自制了。但愿你也不要疏远我！”说罢，握住了玉鬘的手。

玉鬘虽然已经二十一岁，平生还从未与男性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心中甚是困窘，俯伏着身子，一言不发。源氏公子觉得玉鬘的娇羞之态尤其妩媚动人。那双手小巧精致，身材匀称，肌肤冰清玉洁。源氏公子被眼前的玉鬘撩拨得激情高涨，得寸进尺地对玉鬘说道：

“你为什么如此疏远我呢？我一定巧妙地隐秘，决不会惹人讥议。你也该装作若无其事，悄悄地爱我吧。我对你的情爱一向甚深，如今又加深了一层，真可谓这世上无以相比的了。与写情书给你的那些人比较之下，你总不会看轻我吧。像我这样一往情深的人，世间实甚难得。”

源氏公子的花言巧语不愧是一流的。把话说到如此程度，如果是一般女子，或许也就依了他。但玉鬢一直把他视作自己的养父，理应以宽厚仁慈的心胸来保护自己，没想到他会突然向自己求爱。玉鬢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张皇不知所措，全身战栗不已。

《源氏物语》中，紫式部作为作者，极少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感叹。就在此处，她以一句“此种父女之爱，可谓太过分了”，冷冷地点破了源氏公子认领玉鬢的居心。

雨停了，微风敲竹，清新悦耳。云破月来，银光皎洁。源氏公子并不为玉鬢的拒绝而灰心，一如既往地以甜言蜜语相劝。众侍女看见两人促膝谈心，都有所顾忌地回避了。

玉鬢的处境很无奈。两人相见是在源氏公子的私宅六条院的一隅，源氏公子自然可以随时自由出入；而玉鬢却因寄人篱下，无法逃避。六条院内上上下下的侍女们都是源氏府上的佣人，有谁会去妨碍他们相会？人人惟恐侍候不周，个个都格外谨慎。

此时，源氏公子用巧妙的手腕，把穿惯的那件上衣悄悄地脱去，横卧在玉鬢身旁了。玉鬢心里甚是厌恶，生怕被侍女们看见了，成个什么样子，便觉得异常痛苦。她想，如果在真的父亲身边，即使他对我漠不关心，总不会遭此蹂躏。因此十分悲伤。虽然竭力隐忍，终于两眼热泪夺眶而出，那模样真是可怜。源氏公子便

对她说：

“你这样讨厌我，真使我伤心啊！离居两地、素不相识之人，一经相爱，都是容许如此的，这是世间常见的事。何况我和你长年和睦相处，如此亲近一下，有何不可呢？我决不会有越此限度的野心，只是聊以慰藉对你母亲夕颜难以忍受的万种相思而已。”接着又说了许多相爱甜蜜的话。

这个睡在身边的人，模样竟与故人完全肖似，真使源氏公子不胜感慨。他虽然有心占有玉鬘，但也知道此乃唐突轻佻之行为，因此立刻回心转意。他深恐侍女们诧异，夜色未深之时就起身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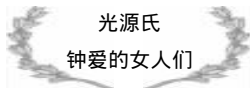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源氏公子离去时，仍心有不甘地对玉鬘说：“你倘为此而厌恶我，真使我伤心极了，别人决不会如此热情地爱你。我对你的爱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图满足一时的轻佻行为。所以我决不会做惹人讥评之事。我只是为了要慰藉对故人的恋慕之情，今后还会对你说些风流绮语，但愿你体谅我的心情，好好地回答我。”

源氏公子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周至。然而玉鬘此时已经懊恼得不知死活，听了他的话越发愁苦了，源氏公子见状更是焦躁不安：“我以为你不是十分无情的，想不

男女力量对比常常是相对流动的。
乍一看，
男的似乎比女的强大，
但这种状况并不是恒久不变的，
说不定某个时间段女的就会反过来强于男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到你如此讨厌我。”说完便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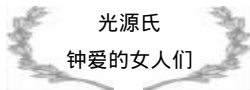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在一旁的侍女们也都看不下去了，一边不停地感谢源氏公子对小姐的关爱，一边劝玉鬢对源氏公子态度要和蔼一些。玉鬢哪里听得进去，她反而更加反感地走进了内室。

次日，源氏公子一早就送来了信，并附诗一首：“未解罗襦同枕席，缘何嫩草叹春残？”玉鬢勉强看了来信，根本就没有回信的意思。在侍女们的劝导下，她也觉得若置之不复，恐别人反倒会枉加猜测，于是回复道：“赐示今已拜读。只因心绪恶劣，乞恕未能详复。”源氏公子看了回信，苦笑道：“虽说是楚楚动人的大小姐，但毕竟长期在乡下成长，难道是不解风情？”源氏公子觉得此人很有骨气，对此人申恨诉怨，颇有他人之处不曾见到的意味。

源氏公子此后的行为变得十分复杂，甚至令人费解。一方面，他自己对玉鬢的恋情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更深；另一方面，他又劝玉鬢与萤兵部卿亲王、髭黑大将交往。更奇怪的是，他不准自己的儿子夕雾接近玉鬢。

光阴荏苒，夏去秋来。源氏公子对玉鬢的情思并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倒是玉鬢逐渐懂得一些人情世故，对源氏公子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生硬，这从两人在秋夜的篝火旁，相互唱和诗歌，便可得到验证。

玉鬢对源氏公子的态度趋于缓和，并不意味着她有



可能接受源氏公子的求爱，她仍旧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翌年，玉鬘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内大臣（与玉鬘的母亲夕颜私通时的官衔是头中将，现已升任内大臣），内大臣把玉鬘的未来，全权委托源氏公子为她做主。

源氏公子对玉鬘无论如何不能释念，但为了让她摆脱那些求爱者紧追不舍的纠缠，源氏公子决定让她进宫，给冷泉帝当尚侍。就在她即将进宫之前，玉鬘经不住髭黑大将的胡搅蛮缠，终于委身于髭黑大将。因事出突然，以致玉鬘都没来得及向源氏公子禀明事情的详细缘由，就轻率地与髭黑大将结了婚。

此时，玉鬘二十三岁，髭黑大将三十三岁。

作为义父、作为恋人，突然间失去了自己倾注了满腔热情的玉鬘，源氏公子悲叹不已。他想写信去劝说玉鬘，但为时已晚。至于玉鬘，与身为朝臣、粗壮而凡俗的髭黑大将生活在一起，才深深体会到了源氏公子是何等的风流儒雅。想起自己此际意外的遭遇，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恨只恨过去的时光为何不能倒流！

一晃就是三年，源氏公子已届不惑之年。回想起温柔体贴的义父，髭黑大将的夫人玉鬘，带领着两个可爱的孩子，于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先来给源氏公子祝寿，奉献新菜（古代宫中惯例，正月中第一个子日，内膳司用七种新菜作羹供奉，谓食之可祛百病）。源氏公子目

睹眼前的一切，觉得自己已经年老，不免感慨万千。

综观源氏公子与玉鬢的浪漫过程，我们便可以发现，源氏公子向玉鬢示爱过程中所产生的懊恼，是因为义父与恋人的双重身份在不断交错中制约了他的真情表白，假如当初他不把玉鬢收做义女，与她的母亲夕颜也毫无关系的话，以他光源氏哄骗女人的高超手腕儿，或许玉鬢早就属于他的了。尽管源氏公子后来也向玉鬢做了大胆的告白，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有“我是她的义父，又与她母亲有过私情”这一愧疚感，或者说是心理障碍，致使他不敢胆大妄为。

此前有不少人认为，既然自己要以义父的身份收留玉鬢，为何又出尔反尔对其抱有色情之心，真是岂有此理！其实男人往往会为这些不合情理的恋情烦恼，这不单是古代有之，现代社会中亦司空见惯。譬如，曾被拍成电影的川端康成的《山音》，描写的就是义父与义子的妻子之间发生了恋情，在伦理与情感之间无所适从，因而备感痛苦。义父对儿媳特别温柔体贴的现象，古今皆有之。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为父者努力自我克制，使之不至于发展成家庭破裂的导火索。但稍有不慎，最终的确有可能滋生出爱的火花。

源氏公子欺负紫姬是个温和的人，全不顾她是否在意，在玉鬢尚未结婚之前，常常有恃无恐地对玉鬢做出一些露骨的举动来。“你与你母亲的模样非常相像”。“我对你母亲怀念不已”等等，源氏公子总是以诸如此

类的说辞来接近玉鬘。他的这些行为看似十分笨拙，其实这正是男人们难为情时的可爱的窘态。总之，义父与父女，在这不同寻常的恋爱关系中，作为义父，对义女的确是相当难以启齿的。

面对义父的求爱，玉鬘困惑、懊恼，甚至痛苦得哭了出来，然而，她的内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一个自己深深信赖的长者，又是自己的义父，突然向自己求爱，玉鬘在惊恐、诧异、困惑之余，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感受吗？至少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少女，而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得到了男人的认可，心中肯定会感受到异性以柔情蜜语相诱的愉悦与甜蜜。当然，这种感受不是随时随地、不分对象都能感受到的，它是有对象选择和时空限制的。遇到像源氏公子这样拥有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风流儒雅的男人，女人那口口声声的拒绝，往往是言不由衷的。

你看那玉鬘，在源氏公子的反复劝诱下，对源氏公子的态度逐渐软化。秋夜的篝火旁，亲密地与源氏公子唱和诗歌；与髭黑大将结婚以后，常常拿髭黑大将的粗俗与源氏公子的儒雅相比较，以至于感到嫁给了髭黑大将这等粗人，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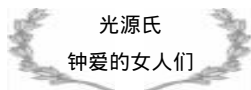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紫式部的确是一位非凡的才女，她对女人的内心深处洞察入微，把那一丝一毫的心动都给展现了出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表面上争的是一个“理”，背里却动之以“情”。具体到源氏公子身上，他表面上理应是

玉鬢的义父，而背地里的真情愿望是想成为玉鬢的恋人。源氏公子的痛苦与烦恼，都是由这表里错位所造成的。

爱一个人需要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和足够的勇气。本来是因为喜欢她而接近她，却不能明明白白地表明自己的心迹。躲躲闪闪，装出一副温柔体贴、不假私心的长者面孔，在不知不觉中使对方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你只是关心她的一位男友。仅仅作为女性的朋友，温柔体贴，给她一些安慰便足够了，如果想更进一步，成为她的恋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明确自己的愿望，那是万万不能如愿的。因为一个男人一旦被贴上了温柔体贴、不假私心的标签，明明是出于恋爱目的，却也只能以友情相处了，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男人把自己喜欢的人夺走，自己只能留下永久的遗憾与懊恼。

玉鬢被髭黑大将夺走的情形正是如此。源氏公子十分恋慕玉鬢，就因为他有着温柔体贴、不假私心的义父这一人们公认的外在形象，使他失去了从髭黑大将手中把玉鬢夺回来的理由和机会。

玉鬢的心情有所不同，整天受到义父求爱的纠缠，惶惶不可终日。多亏半路上杀出个髭黑大将强娶了她，终于使她摆脱了义父那含糊不清、不明不白的爱——是爱自己，还是在缅怀母亲夕颜。当然，玉鬢最终的结果，或许没有得到她理想中的人生归宿。这一切责任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源氏公子，但不能不说与他总以一副



温柔体贴、不假私心的义父姿态出现在玉鬘面前，使她无所适从有很大的关系。

在玉鬘的心灵深处，留下的仅仅是源氏公子作为义父的温柔体贴、不假私心的永久记忆，而不是作为恋人对自己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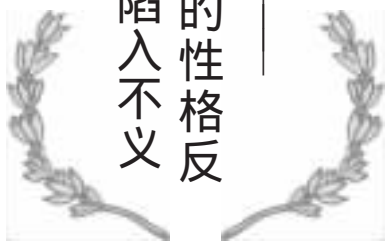
女人们总喜欢等待自己可意的男人向自己作爱的告白和爱的诱惑，即使有时会给自己带来困惑。但对男人向自己诉说爱慕这一事情本身，几乎不会产生不快的感觉。无论是男是女，求爱也好，爱的告白也罢，至关重要的是因时因地把握好机会，否则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玉鬘对自己的人生与未来，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方针、哲学之类的概念。只是在他人的催促之下，从九州来到了京都，后被源氏公子发现并收留，才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幸运。遗憾的是，在不安与困惑之中，她只知道畏缩，不敢大胆地去寻找自己的人生。然而，她那不擅长巧饰自己的态度，最终反倒使源氏公子懂得了这世上竟有虽强求犹不可得，以及人须服老知天命的道理。

从此以后，源氏公子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已不再年轻，在色情恋爱方面，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光华。

乍一看，平凡而又本分的女人，说不定在某时某地，同样会给某人带来相应的喜悦和悲哀，在不知不觉中，对某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公主 —— 纯真的性格反 使她陷入不义



三公主是已退位的朱雀帝所生，其母亲是源氏公子倾情爱慕的藤壶妃子的异母妹妹。因此，这三公主实际上是藤壶妃子的侄女，也是紫姬的表妹。

三公主下嫁源氏公子为妻时，源氏公子已年届四十，而三公主只有十四岁。

如前所述，源氏公子以平安贵族特有的高雅情趣，修建了豪华壮观的六条院。六条院中最具象征性的春院由紫姬居住。逐渐步入老年的光源氏与紫姬，伴随着春夏秋冬的迁移，闲适地送走了相敬如宾、恩恩爱爱的一天又一天。

在这样一种恬静的状态下，三公主为何要作为源氏公子的正妻，下嫁源氏公子呢？究其理由，《新菜·上》卷中并未作出十分明了的表述。

事情的由来，是因为退位后的朱雀上皇身体一直不

好，长期卧床不起，近年来常怀出家奉佛之志，如今此心更加深切了。可有一件事他总是放心不下，令他始终无法抛弃红尘，入山修道。这便是他最怜惜的三公主无所寄托。他想把三公主嫁与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无论如何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源氏公子身上。

听到朱雀上皇的意旨，源氏公子无意接受。但心念朱雀上皇非常诚恳，若执意固辞，定然使他伤心失望，在朱雀上皇的再三恳请下，源氏公子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

从表面上看，源氏公子与三公主的结合，完全不是出于源氏公子的本意，而是为了体恤朱雀上皇而为之，事实上仅此而已吗？

源氏公子当时实际上是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成为他的正妻，不但三公主的身份地位得以确保，其他一切也皆无忧。当然，论源氏公子的容貌、人格、学识，样样都是举世无双，然而，最大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自葵姬去世后，源氏公子一直没有正妻。

的确，六条院的春院住着紫姬，夏院住着花散里，秋院住着秋好皇后，冬院住着明石姬，此外，源氏公子还同时与另外几位女性一直保持着私情。表面上，源氏公子依旧是妻妾成群，美女簇拥，一派荣华富贵。但拥有正妻名分的人却是一个空缺。

那么，自葵姬去世之后，源氏公子为何一直没有再

娶正妻呢？有鉴于此，紫式部没有在《源氏物语》中作明确的交代，很可能是作为当时的常识，没有必要作出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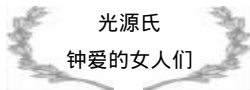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不过，有关源氏公子未曾很快续娶正妻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出推断的。

首先，当时的婚姻关系一般是男子的“访妻婚”，很多人是仰仗妻室家族的势力飞黄腾达的。事实上，源氏公子当初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葵姬的父亲左大臣。直到他修建六条院的时候，他才成为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当然，此时此刻的源氏公子，已不再需要借助妻室家族的势力了。

因此，他虽然是娶朱雀上皇的皇女为妻，实际状况毋宁说是朱雀上皇反过来恳求源氏公子接受三公主。

第二个理由是，源氏公子与葵姬结婚后，一直性情不合。直至葵姬临死之前，源氏公子才稍稍有些转变，夫妻之间终于有一些开诚相见。前车之鉴，使得源氏公子在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上心有余悸，因此不敢贸然立刻再婚。再者，源氏公子对自己的好色行为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他觉得即使他再次结婚，也难保不重蹈葵姬的老路。他似乎看清了自己的个性，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

就现状而言，源氏公子身边的确拥有紫姬这样一位理想的夫人。人们虽然都称呼她为紫夫人，实际上他们并未正式举行婚礼完婚，用现代人的话说，叫做“事实



婚姻”。源氏公子最爱的是紫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为什么不正式举行婚礼，娶紫姬为妻呢？其中可以考虑的理由之一，紫姬的身份与葵姬相比，毕竟要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源氏公子迎娶三公主为正妻，除了是受朱雀上皇的殷殷托付之外，同时也是因为她贵为上皇之皇女，与源氏公子现实的身份地位十分吻合。

以上，我们列举了若干源氏公子未曾再婚的理由。至于现在要迎娶三公主为正妻，倘若源氏公子毅然固辞的话，也不是推辞不了的。他之所以接受了三公主，我们不能不说是他体谅了朱雀上皇的一片苦衷，表现出了他博大仁慈的胸怀。可是我们再窥视一下他的心灵深处，就会产生另一种怀疑。源氏公子生性好色，不能排除他对年仅十四岁的皇女有着某种好奇心。

源氏公子娶三公主为正妻，不仅对他最爱的人紫姬犹如晴空霹雳，对他周围的所有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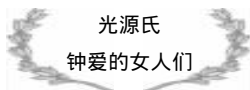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既然已经决定迎娶三公主，源氏公子少不了施展浑身的解数去说服紫姬。《新菜·上》卷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在描写源氏公子如何为迎娶三公主而四处周旋。

你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么？我告诉你，即使有天大的事情，我爱你的决心决不改变，请你不要介意。三公主下嫁于我反而是委屈的，所

处于情人位置上的女性，
往往由于过高地估计正妻受到丈夫的宠爱，
而产生嫉妒之心。
这样的事情，
古往今来，
如出一辙。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以我也不便过于冷遇她。总之，但愿大家平安度日。

源氏公子竭尽所能，向紫姬表白自己忠贞不渝的心迹。他很担心，不知紫姬对此事有何表示。岂知紫姬满不在乎，从容地对源氏公子说道：“我哪里会介意呢！只要她不看轻我，不讨厌我住在这里，我就安心了。她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有这层关系在，想来她不会疏远我吧？与其担心我，不如你好好地待她吧。”紫姬虽然是个胸襟开朗的人，此时岂能无动于衷。

近年来夫妇之间相亲相爱，紫姬坚信两人的爱情坚如磐石，没想到竟是如此的脆弱。她为男人的不可信而痛心疾首，以至于觉得人生在世如同虚度。

到了二月初十之后，六条院准备迎亲。因为三公主贵为皇女，其隆重异乎寻常。相比之下，紫姬的气势似乎陡然下降了许多。但她绝不形之于色，当新人入门之时，她和源氏公子一起准备迎接，事无巨细，都料理得十分周到。

紫姬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众侍女们却在背后议论道：“今后那人（紫姬）的独宠怕是到尽头了，”“眼前还勉强忍受得了，以后每逢小事细故引起不快，定会发生种种烦恼。”丧气话一时不绝于耳。

当然，这些私下的议论是不会传到源氏公子的耳朵里的，他正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之中，婚后三日，源氏公

子前往三公主寝宫，与三公主同床共寝。其间，他为三公主幼稚得全然不谙世事而感到失望。

第三天夜里，紫姬突然出现在源氏公子的梦中，源氏公子惊醒，心中甚是慌张，等到天色刚亮，便匆匆忙忙地回到了紫姬身边。

“我在外面等了好久，里面才把门打开，我身体都冻得发冷了。我这么老早归来，是对你担心太深之故，这不算是我的过失吧。”他伸手替紫姬取去压在身子下面的衣服。紫姬连忙把被泪水浸湿的单衫衣袖藏起，装着和蔼可亲、毫无怨恨的样子，但又并无放怀不拘之状，其姿态之优雅令人叹服。源氏公子在心中把她和三公主暗自比较，觉得无论何等高贵的人，总赶不上这位紫夫人。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察觉到，源氏公子分明在对自己娶三公主一事进行反省。特别是在熟知了三公主的一切之后，源氏公子重新感觉到了紫姬的可贵。

事实上，源氏公子对三公主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人各有长短，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而无短处。即便是这三公主，换个角度想，作为人妻，亦无可挑剔。”话虽如此，在源氏公子的心中，紫姬是没有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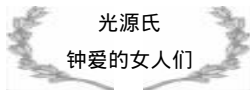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比的。他比从前更加钦佩紫姬人品的优越，同时也为自己的“教养有方”而感叹不已。

源氏公子常在下意识中拿三公主与紫姬比较，越比对紫姬的爱情越深厚。

紫姬似乎也从源氏公子的态度中得到了更多的自信，她主动要求与三公主相见。她看到三公主那天真烂漫的孩童模样，觉得很安心，便用母亲般的口气，和她叙述彼此之间的血统关系（姑表姐妹）。紫姬一切顾虑尽消，像大姐姐对待小妹一般，十分体贴。自此以后，两人常常通信，凡是富有趣味的游戏，总是请她到春院来两人共同欣赏。

三公主初进六条院时，世人妄加猜测，说了不少难听的话。现在紫姬与三公主两人如此和睦相处，外界的谣言终于平息，六条院好不容易又恢复了原先的宁静。

表面上是恢复了宁静，但紫姬内心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按紫姬的个性，无论是痛苦，还是悲伤，总是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从不形之于色，更谈不上吵吵闹闹，这对源氏公子自不必说，对所有的男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优秀女性所具有的品德。紫姬心中有着无限的痛苦，多年来她忍之又忍，始终强迫自己不把它发泄出来。她最大的心痛，莫过于源氏公子没完没了的好色行为。然而，仅限于此，她还是能够忍受，没想到，在紫姬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撒上一把盐的，是在紫姬已经年过三十时，最爱自己的丈夫又迎娶了一位



公主立为正妻。

源氏公子的所作所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紫姬，说句实话，他根本无法真正知晓。“我平生最爱的就是你，三公主只是在形式上不得已才立为正妻的。至于时常有些轻浮行为，那也只是图个一时片刻的安慰。我把你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没有人能替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我定会终生与你长相厮守。”此时的紫姬已不再是从前的紫姬，无论源氏公子有多少甜言蜜语，无论他怎样恩爱相拥，那颗受伤的心，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了。谁都明白，紫姬孜孜不倦追求的，与其说是现实中的宠爱、奢华的物质生活，毋宁说是六条院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地位与尊严。

在三公主进六条院之前，紫姬事实上已是统管六条院的女主人。正因为如此，她才对源氏公子的放纵行为视而不见，给了他很多我行我素的机会。可就在三公主走进六条院的一瞬间，紫姬所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尊严彻底崩溃了。从此，她的心灵走进了一个冰封的世界。

或许有些男性的观点会认为，就算三公主是位皇女，可她比紫姬年幼十八岁，完全是个不懂事的孩童般的人物，紫姬何必太在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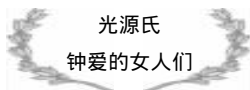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对女性来说，现实中的爱的确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有“实”无“形”也是她们决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平安贵族中间，人们甚至把“形”看得比“实”更

男女性爱关系上的不和谐，
并不一定都会导致情感危机。

只要有真诚的爱，
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忍耐的同时，
经过双方各自的努力，
是可以基本满足对方的欲望的。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重。对紫姬而言，自己的名分没有得到确立。自当初开始，紫姬实际上只是源氏公子的情人之一，或者说是情人当中惟一被源氏公子当做夫人看待的人。就算紫姬上面有葵姬夫人，可那是在紫姬认识源氏公子以前娶的夫人，不是在紫姬之后新进入的竞争者。葵姬去世之后，紫姬名副其实地作为源氏公子的准正夫人（未正式聘娶），集源氏公子的宠爱于一身，在地位与尊严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如今一切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紫姬存在的本质似乎都被否定了。论地位，三公主是朱雀上皇的皇女、源氏公子的正夫人；论年龄，三公主比自己年轻一轮有余，所有这一切都令紫姬觉得自己没有胜算，因而更是伤心不已。

此后，紫姬为了保持六条院的秩序，不惜牺牲自己，倾其心血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年长日久，紫姬不堪沉重的心劳，出家的愿望日趋强烈。

源氏公子当然不能同意紫姬出家，他比以前更加怜爱紫姬。但紫姬终因积劳成疾，在六条院举办完女乐演奏会之后，突然发病倒下，从此卧床不起。源氏公子惊恐万分，他像是为了报答紫姬迄今为止所付出的巨大辛劳似的，拼命地看护着紫姬。然而紫姬的病势没有丝毫起色，终于在四十三岁的那年离开了人世。

紫姬死后，源氏公子处于一种虚脱状态。整日在对紫姬的追忆中苟延残喘。他这才醒悟过来，他对紫姬的

爱是何等的深厚啊！如今紫姬不在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失去了任何意义。

通读《源氏物语》前四十卷，我们可以发现，紫姬的优秀资质贯穿了整个物语故事。极具象征意义，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认为，即使是紫式部本人，也必定是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和心血去描写紫姬的，她把紫姬的人生观和人生方式，作为当时王朝女性的一种理想范式加以形象化，给人以真实感。同样，在物语中，源氏公子是作为男性的理想化身予以人物化，目的亦不外乎唤起人们对理想的向往。

尽管如此，紫姬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受到了源氏公子苛求的训练，完美得令人窒息。人们反倒觉得，如果紫姬能稍稍纯朴一些，随时吐露自己的真情，她的生活会轻松得多，倘若她果真做到这些话，她一定能与源氏公子幸福地白头偕老。然而，另有看法认为，上述的想法纯属世俗的愿望。正是因为苛刻自己，一心一意为他人着想，其形象才格外美好，读者才能随着她的脉动，为她喜欢为她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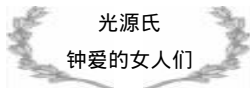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话说三公主，在源氏公子的精心呵护下，已经发育成为成熟的女性。在紫姬生病期间，源氏公子整日守护在紫姬身边，疏于过往探视三公主。头中将军的长子柏木乘机潜入六条院与三公主私通，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薰君。

回想当初，源氏公子与藤壶妃子私通，生下了后来

在通常的恋爱过程中，
很少有恋爱的双方处于完全对等的状态。
大多数情况下，
一方强烈地追求，
另一方处于稍稍被动的状态。
当处于被动的一方摆出若即若离或者逃避的姿态时，
追求的一方就会进一步地燃烧起决不罢休的激情！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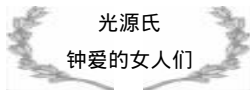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的冷泉帝。如今柏木与三公主的情形，与当年的源氏公子如出一辙。源氏公子对这讽刺性的一幕感到屈辱却又无奈。他自认为这是因果报应，并为此而深刻地反省自己。

源氏公子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他不再对与人私通的三公主心怀爱意，夫妻关系随之急速冷却。三公主忍受不了源氏公子若即若离的折磨，主动选择了出家为尼。

回顾三公主至此为止的一生，当初朱雀上皇过于担心女儿的未来，把她嫁给了年龄悬殊甚大的源氏公子。这一决定本身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无论源氏公子是多么值得赖以信任的人，把一个年仅十四岁、不谙世事的深闺少女，嫁给一个已届不惑之年、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男人，这无疑是荒唐至极的事情。二十六岁的年龄差尚且不足为奇的话，两人在人生经历方面的巨大差异，怎么可能不对婚后的夫妻生活起反作用呢？源氏公子新婚后的最初三日间，就为三公主幼稚得全然不谙世事而感到失望，便是缘于两人的人生经历相差太大。

同样的年龄差，一个是六十岁，另一个是三十四岁的话，或许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四十岁对十四岁，对人生的思考、兴趣爱好、追求的事物等迥然不同。换言之，男女之间年龄差的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分别在什么样的年龄，以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为基础相



遇、相知、相处。

不管怎么说，三公主本身是一位天真无邪、正直温顺的公主。硬要说她有什么问题的话，惟一的问题就是她年幼无知。可是年幼无知并非是三公主的缺点，而且年幼无知也是因为她嫁给了四十岁的源氏公子后，才被衬托出来的。

三公主自不必说，她周围也没有恶人。她与源氏公子的婚姻是她的父皇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最为稳妥后促成的。到头来，她却落得里外不是人的下场。平心而论，三公主原本是由父皇强加的这桩婚姻的受害者。可另一方面，由于她嫁给源氏公子为正妻，令无辜的紫姬痛苦、懊恼，最终积劳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又成了加害者。

人生真是无常啊！本人毫无任何恶意，不经意间，却成了加害者。

《源氏物语》中，作为一个人，最富有魅力、最为完美的紫姬，因为纯真无邪的三公主的存在而受到了伤害，在悲切中离开了人世。这一构思是作者有意而为还是纯属巧合，在此姑且不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结局。

槿姬 —— 一个拒绝庸俗 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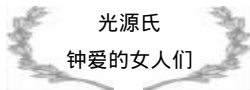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我们都知道，有不少女性是在源氏公子花言巧语的哄骗下，投入源氏公子怀抱的。然而，有一位叫槿姬的女性，源氏公子钟情最久，求爱时间最长，但她始终不为源氏公子的求爱所动，直到最后，也没有投入源氏公子的怀抱。

在当时，源氏公子是所有女性向往的偶像，槿姬为何偏偏要回避他、拒绝他呢？在此我们边欣赏《槿姬》卷的故事情节，边来看看她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

槿姬是桃园式部卿亲王的千金，桐壶帝的侄女。她出身高贵，容姿美丽绝伦。随着桐壶帝的驾崩。她被选去贺茂神社当斋院。

源氏公子把她看做一个女人，对她产生爱慕之心，是在源氏公子二十四岁的那一年，当时槿姬只有十四



岁。然而，此时的槿姬已被卜定为斋院，是奉献给神明的圣洁少女，容不得源氏公子去施展他诱色的说教。

槿姬去贺茂神社当斋院，一去就是八年。八年中，源氏公子时常给她写信，不时地给她送去一些应季节变迁所需的物品。槿姬二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桃园式部卿亲王逝世，槿姬以此为契机，辞去了斋院，迁居到了父亲的旧宅桃园宫邸。

闻知槿姬返回桃园宫邸后的源氏公子，重新燃起了爱的激情，不失时机地接近槿姬，竭尽所能向她诉说心中的爱慕。

其实，桃园式部卿亲王去世后，源氏公子曾屡次给槿姬去信吊慰。槿姬回想以前曾经被他爱慕，受他烦扰，故不给他诚恳的复信，源氏公子大为遗憾。

槿姬迁居桃园宫邸后，与姑母五公主（桐壶帝与桃园式部卿亲王之妹，亦即源氏公子的姑母。因此，槿姬实际上是源氏公子的堂妹）分居正殿东西两侧。这一天，源氏公子假借看望姑母五公主之名，来到桃园宫邸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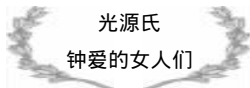
显赫一时的源氏公子突然来访，五公主喜出望外，欣然与源氏公子滔滔不绝地谈起了陈年往事。殊不知，源氏公子对她的话题毫无兴趣，他的心早已飞往过廊另一侧的槿姬的住所去了。

与五公主的闲谈暂且告一段落。源氏公子望着槿姬住所的那一边，看见庭院草木虽已枯黄，却别有情趣。

女人们总喜欢等待自己可意的男人
向自己作爱的告白和爱的诱惑，
即使有时会给自己带来困惑。
但对男人向自己诉说爱慕这一事情本身，
几乎不会产生不快的感觉。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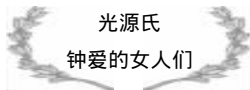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他想象着槿姬闲眺庭中景色的姿容，一定优美可爱，急切与之相见的念头，使他在五公主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便对五公主告辞道：“侄儿今天前来拜访，理应顺便去那边看望一下槿姬，否则太不礼貌了。”说罢，顺着廊檐走到槿姬那一边去了。

槿姬一侧的人看到源氏公子突然来访，顿时慌作一团。侍女们觉得在寝殿外的廊檐上招待源氏公子，显得太不像样，于是请他进南厢房就坐，由一个叫做宣旨的侍女代小姐应对。源氏公子对槿姬与他隔帘相见颇为不满，便说道：“难道现在还把我当做年轻人，叫我坐在帘子外面？长年以来，我为你尽心尽意，我以为有这点功劳，也可承蒙允许我出入帘帷了呢。”

听了源氏公子的不满之辞，槿姬答道：“自父亲去世之后，深感世事如同一梦，故无心去想那些儿女情长之事。至于你有否功劳，容我来日仔细考虑。”槿姬十分郑重地拒绝了源氏公子的要求。

源氏公子亦觉人世的确无常，但他对槿姬的拒绝并不甘心，便赠诗道：“偷待神明容汝返，甘心疾首已经年。”源氏公子再次逼问槿姬：“如今神明已容你返回京城，你不再有借口了，莫非你打算一直回避我吗？”

槿姬的性情向来古板，年纪越大，越发谨慎小心了，连答话也懒得多说。众侍女们看到她与源氏公子这么僵着，个个都替她着急。尴尬之余，源氏公子自我解嘲地说：“本来是一番好意来看望你，竟想不到变成了



调戏呢！”长叹一声，便起身告辞。“唉，年纪一大，便受人奚落，我为了你憔悴至此，你却待我如此冷淡，使我连‘请君出看憔悴身’也吟不得了！（《住吉物语》中的古歌，上句是“我今行过君家门”。源氏公子引用此歌，意在怨恨槿姬连见都不肯见上一面。——译注）”一边走出厢房，一连说了些可怜兮兮的话。

好奇的侍女们看着源氏公子走出去时的背影，无不极口赞誉源氏公子的光华美貌。

源氏公子多年来不时地给予槿姬无微不至的关照，作为槿姬，她也认为源氏公子是一位温柔体贴、富有情趣的人。尽管如此，她绝没有与他更进一步发展成男女关系的意愿。

源氏公子回到家中，满腹懊恼，一夜不能入睡，只管胡思乱想。早晨起来，叫人把格子窗打开，坐在窗前闲看早晨的雾景。但见被霜打枯的秋草之中，有许多槿花到处攀缠着。这些花都已形容枯萎，颜色衰退了。他叫人折取一枝，送给槿姬，并附信道：

昨日蒙受冷遇，叫我无以为颜。你看到我狼狈归去的背影，可曾取笑？我好恨呀！不过我且问你：

昔年曾赠槿，永不忘当初；久别无由见，花容减色无？但我尚有一点指望：我长年相思之苦，至少要请你体谅！

桃园式部卿亲王的这位女儿，在物语故事中之所以称呼她槿姬，就是缘于源氏公子曾将赠诗系在一枝牵牛花上送给她（日文的“槿”亦作牵牛花解释）。

槿姬觉得源氏公子的这封信措辞谦恭可怜，倘置之不复，未免太乏情趣。加之众侍女也取来笔砚，劝她回信。槿姬给源氏公子复信写道：“秋深篱落畔，苦雾降临初；槿色凋伤甚，花容有若无。将我比做枯萎的槿花，实甚肖似，使我不禁落泪。”

源氏公子捧书细读，对槿姬的冷淡深感失望。可是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写情书，实在不相称。回想起槿姬向来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终于至今不曾玉成好事，源氏公子决不肯就此罢手。

前面我们曾谈到过一种恋爱心理，被追求者越是躲闪逃避，追求者越是紧追不舍。源氏公子对槿姬的爱慕，正好验证了这种恋爱心理，他不因为槿姬的拒绝而泄气，相反，他变得更执著。

源氏公子为槿姬的事情，常常陷入沉思，神情恍惚，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紫姬的注意。随着世人的纷纷议论，一些闲话传入紫姬的耳中。起初她将信将疑，后来发现源氏公子与往日不同，一是常在宫中住宿；二是回到家中不是独坐窗前发呆，便是埋头写信。紫姬这才觉得：“外间的传说果然不是虚言！”

源氏公子尚不知紫姬已经察觉他的行为异常，跟往

常一样对紫姬找借口说：“五姑母身上不好，我去探望一下。”说罢，就准备出门。忽然间，他发现紫姬对他看也不看一眼，且神色异乎寻常。源氏公子这才知道事情已被紫姬识破，于是拼命地向她作解释。

“我到了这个年纪，除了宫中以外，竟懒得走动了。只是桃园邸内的五公主，近来境遇孤寂。桃园式部卿亲王在世之时，曾经托我照顾她，现在她自己也请求我，我岂能无动于衷？”事到如今，无论源氏公子作何解释，紫姬也无法再相信他了。

事实上，源氏公子对槿姬的恋情日益加深，入冬以后，更加无法隐忍。这天晚上，源氏公子态度十分认真，直截了当地对槿姬说：“只求你亲口回答我一句话，即使你说讨厌我，我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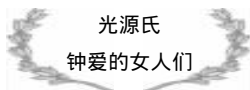
槿姬痛苦之极，心想：“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尚且认为什么恋啦爱之类的事情不当，觉得可耻，其后一直坚决拒绝。何况现在事隔多年，年龄也大了，已经不是那种岁数了，岂可亲口和他答话？”她的决心不为源氏公子所动，照旧叫侍女传言。

源氏公子大失所望，满怀怨恨道：“昔日伤心心不死，今朝失意意添愁。真是‘相思若从心中起，愁苦无时不缠身’啊！”侍女们都认为源氏公子的确是情真意切，小姐拒绝他，完全是辜负了源氏公子的一片真情。照例苦劝小姐，给源氏公子一个答复。槿姬哪里肯轻易改变自己的初衷。仍然叫侍女传言给源氏公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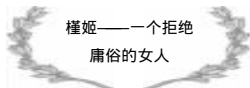
在男女性爱方面，
没有必要做出一副特别的
姿态去讨好献媚。
与其如此，
不如顺其自然。
只有把自己的一切
彻底交给了相爱的男人，
自己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
才有可能到达令人
满意的陶醉的境地。

—— 渡边淳一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闻人改节心犹恨，岂有今朝自变心？我是万万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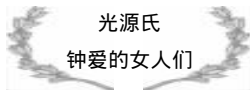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槿姬的真实心态到底是怎样的呢？原文中是这样描写的：

槿姬并非不识源氏公子风度之优美、情感之丰富。但她认为：如果向他表示好感，势必被他看着与世间一般夸赞他的女子同等模样，且我这轻飘的内心必将被他看穿，又觉可耻。所以对他万万不可表示爱慕。

槿姬的冷淡出乎源氏公子的意外，叫他就此罢休，终不甘心。况且他的人品与威望异常优越，对世事无不精通，对人情冷暖颇有经验。槿姬的一再拒绝确实令他失望，但他觉得若再空无所得，岂不更被世人当做笑话？无奈之下，他不惜搬出五公主（槿姬的姑母）为他做说客，劝说槿姬接受源氏公子的求爱。然而，槿姬的回答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决心没有丝毫的松动。

“父亲在世时，我一向倔强，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改变。现在反而回心转意，与人结婚，这真是太荒唐了！”

在顽固不化的槿姬面前，源氏公子多年来坚忍不拔



地劝诱，最终还是没有奏效。源氏公子为秋水伊人肝肠寸断，到头来还是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

在当时，要拒绝源氏公子的求爱，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

源氏公子是举世无双的贵公子，血统高贵，容貌英俊，政治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济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无论在哪一方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与之比肩的。因此，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个人的爱，在他的羽翼庇护下，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你不能得到呢？正因为如此，源氏公子的周围，才有无数的女性祈盼着源氏公子赐给她们爱的甘露。

槿姬偏偏不与世俗女子为伍，自始至终无视源氏公子强烈的爱，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的追求，显示出了她独特的存在。

槿姬为什么会顽强地、毫不留情地拒绝源氏公子的求爱呢？一言以蔽之，她不想成为一个世俗的女人！这就是根本的理由。

在这强大的意志面前，不可一世的源氏公子的身影显得多么模糊啊！

源氏公子拥有的地位、美貌、财富，对世人来说，这一切是何等的重要。然而，对于超凡脱俗的人来说，它几乎就没有任何意义。槿姬正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置身于世俗之外的人。若要追问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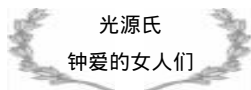
何要置身于世俗之外，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考虑。

首先，槿姬自少女时代起，作为斋院，就把自己纯洁的身心献给了神圣的神明，从而不再关心世俗的烦恼之事。八年的斋院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身心圣洁，排除凡人俗事的干扰。长期的修行，已经使她习惯了永离世俗男欢女爱的清静生活。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像源氏公子这种富有魅力的男人，永无休止地用甜言蜜语哄骗女人的行为，毋宁说是她生活中最忌讳的事情。换言之，槿姬与源氏公子的生活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也不同，所以对人生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也就各不相同。

总而言之，身为女性，自年轻时就置身于信奉神明这一特殊的信仰世界，她自然就会背离世俗社会的人之常情，导致自身的性格变得顽固不化。

再者，槿姬其实也一直在静观源氏公子周围的女性们的命运。她绝不会忘记，当初六条妃子妄想成为源氏公子的正妻，一时间与源氏公子亲密无比，结果后来被源氏公子抛弃，在懊恼中勉强度日，最终忧闷而死；她更不会忘记源氏公子的正妻葵姬，自始至终未曾得到源氏公子的真情相爱，带着愤恨与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源氏物语》的《葵姬》卷中有这样一段话：“槿姬听到世间传说源氏公子是个薄情郎，于是主意已定，决心不效仿别人那样受他诱惑”。这里所说的“别



人”，实际上就是指六条妃子。

槿姬目睹了一幕幕的不幸，她决心无论源氏公子怎样执著地劝说自己，决不为其动摇。她在心中时刻告诫自己，如果接受了源氏公子的求爱，自己势必会与六条妃子、葵姬以及其他女性一样，整日在嫉妒、憎恨、痛苦的漩涡中挣扎，从而使自己遭遇不幸。

除此之外，槿姬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她拥有身为帝王之侄女的自尊，这使她在与源氏公子相关的所有女性中，犹如鹤立鸡群。

事实也的确如此，源氏公子身边的紫姬、明石姬、花散里等等，哪个也不如槿姬的身份高贵。当然，槿姬并没有在态度、言行举止上露骨地表现出不愿与她们为伍。但在她的心中，生来就有一种深藏不露的高傲。

再从情趣嗜好来看，槿姬十分讨厌浮华艳丽的风格，她的住所、服饰等，偏重于素雅清淡。在当时，平安贵族纷纷效仿中国唐代的风格，追求豪华绮丽，特别是贵族女子们，更是竞相争妍，生活中极尽华美艳丽的意趣，但槿姬似乎没有这样的偏好。

槿姬的确与众不同，如果说是因为她自少女时代就当上了斋院所致的话，自然无偿不可。但更主要的或许还是她性格中厌恶浮华，崇尚素朴的因素在起作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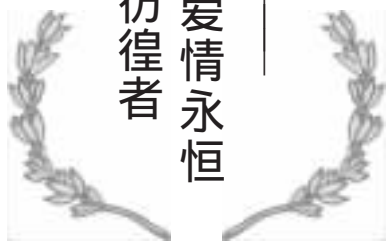
槿姬自始至终拒绝了源氏公子的求爱，使她在《源氏物语》中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有人把她看成是将自己的意志一贯到底，自立精神坚强的女人。然而，你只

要仔细品读《源氏物语》，你就会发现，与其说是自立精神坚强，倒不如说是由于她长期生活在与恋爱之类的事情无缘的清静环境中，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观察世事，特别是男女爱情的纠葛，使她产生了某种顿悟。我并不认为，处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槿姬，会有什么特别不同凡响的自立意识。她拒绝源氏公子的求爱，并不是出于社会因素的考虑，只是不想把自己沦为被好色男人玩弄的、失去自我的普通女人。

槿姬的存在，对此后的源氏公子影响甚大。光华四射的源氏公子，由于在槿姬身上碰了钉子，使他充分感受到了世上的任何事情，不可能都是我行我素；世上的所有女性，不是都会屈从于身份地位等物质的诱惑。他的这种醒悟，使他在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刚愎自用，同时也逐渐把他逼进了后半身的孤独与虚无的世界。仅此意义而言，槿姬对源氏公子的拒绝，可以说对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的冲击是巨大的。

女人爱一个男人，会对这个男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女人拒绝一个男人，同样也会对这个男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虽然这一切都不是精心设计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光源氏 渴望爱情永恒 的彷徨者



在前二十章中，我们欣赏了《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十多位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并讨论了这些女性们的人生观和她们的命运。在最后这一章中，我们将专门着眼于《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其人其事。换句话说，前面的章节是聚焦与光源氏相关的女性，着重探讨的是女性论的相关话题，而本章则是专门针对光源氏本人，发表一些与男性论相关的看法。

一般说来，对《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的评价，并非是人皆首肯。究其原因，首先是女性读者对其甚为不满。她们印象中的光源氏凭借自己高贵的身份、帅气的风貌，恣意渔猎女色，结果令众多的女性痛苦万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男性读者则另有感触，容貌也好，财富也罢，由于他过于完美，毋宁说他反倒成了男人们嫉妒的对象，有种“天下的好事为何都落在这家

伙一人身上”的感觉。

在众多的读者当中，也不乏有人在冷静的思考后，把目光转向光源氏的内在因素。但总的来说，光源氏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无疑是一个好色的贵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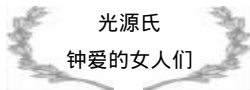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光源氏其人其事，果真是一个“好色的贵公子”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吗？

在此我们不妨站在光源氏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作一个客观的思考。由于他的容貌盖世无双，人们称呼他光华公子、光源氏；他自出生之日起，便集父皇桐壶帝的宠爱于一身，其爱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太子。这一切都是上天恩赐予他的厚爱，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对他的未来是好还是坏，他都必须接受这一命运的安排。

毋庸置疑，光源氏只是《源氏物语》中虚构的一个人物，是作者紫式部文学创作的产物。问题是紫式部凭什么能够创造出光源氏这样一个兼具了人世间的的所有美质，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贵公子形象来呢？有人说是以藤原道长^①、藤原伊周^②为原型，也有人认为是以更早的

① 藤原道长（966年—1027年），日本平安中期贵族。其三个女儿分别为一条、三条、后一条天皇的皇后，本人作为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天皇的外戚而取得摄政要职，使藤原家族出现了鼎盛时期。

② 藤原伊周（974年—1010年），日本平安时期公卿、内大臣，摄政关白道龙之子。父死后，与叔父道兼、道长争夺关白一职，失败后被贬大宰府，不久官复原职。



历史人物源高明^①、菅原道真^②的真实故事为基本素材进行了再创作。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就是紫式部把自己要塑造的完美的贵族形象，设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以他们为主人公的原型，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

《源氏物语》原本是一种虚构的故事体裁。紫式部之所以大胆地把这些历史人物人生经历中的精彩片断，集中体现在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身上，无非是想通过塑造出她心中理想的男性形象，写出一部具有女性特征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特别是像藤原道长这样的人物，与读者近在咫尺，将他的一些事情加以美化和理想化之后编入故事之中，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可读性，更满足了后宫贵族女性读者的好奇心。

我们切不可忽视的是，集天下之美质于一身的主人公，在极尽荣华富贵的同时，也饱尝了人世间的千种悲哀、万种烦恼。作者正是通过把强烈的反差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来凸显物语的主题“物哀”（感伤情绪）的。前述读者对光源氏其人的反感，表面上的确是紫式部塑造的人物形象引起的，但我们决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紫式部之所以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其背后起

① 源高明（914年－982年），日本平安中期的公卿，醍醐天皇的皇子，后被降为臣籍、左大臣。在安和事变中被藤原氏排挤，贬至筑紫，后返京。

② 菅原道真（845年－903年），日本平安初期的学者、政治家。受宇多天皇重用，醍醐天皇时任右大臣。后因左大臣藤原时平的谗言而左迁大宰权帅，殁于九州。

作用的，实际上是当时平安王朝的贵族所特有的审美意识。也就是说，当时的贵族，即便是男子，人们也是十分看重容姿容貌的。至于汉诗汉典、和歌技巧、歌舞琴棋，更是贵族必备的修养。此外，高雅的情趣，儒雅的举止，对女性的吸引力，也都是评价贵公子才能的内容之一。

在当时，像源氏公子那样的男子，能以花言巧语说服众多的女性，使她们成为自己的情人，这不但不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反而被认为是男人的魅力，更不会受到世人的指责。换句话说，当时男女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愿意与不愿意，一切由自己定夺，不需要向其他任何人负责。因此，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不能不尊重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价值观，也不可一味地用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去评价他们的社会行为，否则就无法避免前述的种种误解。

通读《源氏物语》，我们会发现两个现象：一是源氏公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女人缘；二是与源氏公子有关的恋情中，并不全都是源氏公子主动追求的。

源氏公子真心相爱的，显然只有藤壶妃子一人。

源氏公子十一岁的时候，当他见到藤壶妃子后不久，就陷入了单相思的境地。恋情产生的背景，是藤壶妃子与源氏公子死去的母亲容貌十分酷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源氏公子的爱恋藤壶妃子的起因是恋母情结。为了满足对母亲依恋的情感所需，他便在下意识中把情

感寄托转移在与母亲肖似的藤壶妃子身上。

恋母情结的虚无缥缈更加深了他对藤壶妃子的爱恋。他千方百计想接近藤壶妃子，最终好不容易在侍女王命妇的安排下，与藤壶妃子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表面上，他与藤壶妃子的恋情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满足，但藤壶妃子却以此为契机，更坚决地回避源氏公子。源氏公子对藤壶妃子的爱恋从此蒙上了悲剧的色彩，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特别是随着他与藤壶妃子之间的私生子的诞生，与皇妃私通的不忠、背叛了父皇的不孝，双重的罪过使他备感自己罪孽深重。

自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这一时段，正是人格的形成期。在这尤其多愁善感期间发生的恋情，偏偏遭遇了种种不测的事端，这对源氏公子此后的恋爱人生投下了诸多的阴影。

此前，源氏公子与葵姬的婚姻不是出自源氏公子的本意，完全是父皇与左大臣一相情愿的“政治联姻”，结果造成了源氏公子与葵姬之间没有爱的悲剧。没有爱的婚姻催生了源氏公子对爱情的更加渴望，他与六条妃子、空蝉、夕颜、末摘花、源内侍、胧月夜、花散里、明石姬、紫姬等众多女性发生关系，企图在千寻万寻中找到心中的爱，结果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慰藉他心灵上的空旷。

源氏公子的好色行为，追求的是与女性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所追求的对象不完美，与他

心中理想的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往往使他的心理状态处于焦躁、懊恼与失望之中。他的确与很多女性有精神和肉体上的关系，但结果只是满足了一时的好奇心。他没有能在其他女性身上寻找到他理想中的东西，最终还是把爱集中在紫姬一人身上。

我们知道，紫姬是藤壶妃子的侄女，相貌又酷似藤壶妃子，源氏公子几乎是以卑鄙的手段，硬把她抢夺到自己身边。紫姬除了血缘与相貌与藤壶妃子相关外，她年幼天真、纯朴可爱，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源氏公子按照自己心中理想女性的形象，精心地把她培养成自己的意中人。其实，源氏公子在紫姬身上所追寻的，是他永远无法得到的藤壶妃子，进一步加以延伸的话，是他永远留在忘记中的母亲的身影。苦苦追寻二十年，直到终于未能如愿以偿及藤壶妃子去世之后，源氏公子才把真正的爱倾注在紫姬身上，紫姬也因此结束了她长期以来充当藤壶替身的命运。

源氏公子进入四十岁之后，对紫姬的爱更加深厚、更加细致入微。与此同时，他的好色行为非但没有终止，反而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秋好皇后、玉鬘、三公主这种近似于父女关系的年轻女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对玉鬘的恋情尤其执著。无休止的缠扰令玉鬘痛苦不堪，无奈之下，玉鬘毅然嫁给了粗俗的髭黑大将。失望令他有所反省，他对自己的好色行为也颇感到意外。

说句实在话，中年男人喜欢年轻女子，绝非光源氏的独家嗜好。当今社会上，中高年男人同样为年轻女子神魂颠倒，有无色胆另当别论，至少不排除相当多的人是有色心的。

有趣的是，源氏公子所喜爱的这些女性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纳他的。玉鬢冷冷地拒绝了他，在秋好皇后面前他碰了钉子。三公主虽然与他成婚，但不是三公主本人的意愿，完全是三公主的父皇的安排。正因为不是三公主与源氏公子的两相情愿，才导致了三公主后来与柏木私通，并且生下了私生子薰君。在这些失败的爱情中，对他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三公主与柏木的私通。这不仅令他对三公主失望，更让他联想起自己过去的罪孽。他觉得这是因果报应，是上苍对他的惩罚。

到了晚年，源氏公子为什么会如此失去了光华呢？回想当初，光源氏是所有女性向往的偶像，如今却日薄西山，一副风光不再的景象。当然，客观上的年龄衰老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按一千年前平安时代的人的寿命状况来看，当时的四十岁，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岁的感觉。可话说回来，源氏公子就算是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但毕竟还是曾经风靡一世的光源氏，他仍然拥有地位、荣誉和无法估量的财富。

源氏公子不但在经济上为秋好皇后、玉鬢做出了巨大的付出，在精力上也同样竭尽了全力。遗憾的是，她们根本不为源氏公子的热情所动，这其中有一个不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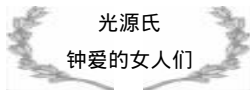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们注意的原因，这就是源氏公子与这两人的母亲有过私情。秋好皇后是六条妃子的女儿，玉鬘是夕颜的女儿，假如她们都把自己许给了源氏公子，岂不成了母女两代人与同一男人发生关系吗？

可以说，身为男人的源氏公子，正是受这一特殊的好奇心驱使，才对秋好皇后、玉鬘产生强烈欲望的；而对于秋好皇后、玉鬘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关系，才不顾一切地拒绝了源氏公子。

另一方面，此时此刻的紫姬，事实上已经相当于源氏公子的正妻，这就意味着秋好皇后、玉鬘即使委身于源氏公子，也只能是他的情人之一，根本没有得到半点名分的机会。

葵姬在世时，虽然与源氏公子性情不合，但没有人对她身为源氏之妻的身份产生过妒意。葵姬去世之后，在形式上源氏公子并没有给紫姬正夫人的名分，在他的心目中，紫姬无疑是他惟一认可的正夫人。物质上，他赋予她最具象征意义的春院；精神上，他在她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面对这样一个源氏公子，秋好皇后和玉鬘还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爱交给源氏公子呢？

况且，源氏公子虽然仍然是权势的中枢，但毕竟已经步入老年。在年轻女性眼里，如同自己的父亲一般。加上他周围除了紫姬、明石姬、花散里外，还簇拥着其他一些意中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怎么搬出缅怀六条妃子、夕颜的美好回忆，来吸引秋好皇后和玉鬘，也都



将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她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若是委身于源氏公子，并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说句令源氏公子悲哀的话，在她们眼里，源氏公子已经是过了时的人！

倘若我们把源氏公子的爱的总量设定为十的话，其中的七八成是奉献给了紫姬。当然，在紫姬的这一份中，包含了他对母亲的爱，以及对与母亲酷似的藤壶妃子的爱。但在现实中，这些爱全都表现在紫姬一人身上。

仅次于紫姬之后的，或许是夕颜与明石姬二人。这两人所得到的爱，大概是两到三成。剩下的一成则分配给了其他的所有女性。

总而言之，源氏公子对女性们的爱，在程度上千差万别，最顶端是紫姬，最下层或许就是末摘花、轩端荻之类的。表面上看似乎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不然，他心中的主线始终是在追寻自己最爱的人，对其他女人恰恰是外热内冷，没有真情可言。

人们通常用“轻浮”、“品行不端”来指责男女关系较为复杂的男人。其实，世上的男人几乎无一例外，只要客观上许可，他便希望与更多的女性发生关系。更何况源氏公子这种受到上苍得天独厚之恩惠的男人，不能因为他与众多的女性发生了关系，就抛开一切客观因素去一味地指责他。

或许有人还要追问，既然源氏公子深深爱着紫姬，

那么到了晚年，他为什么还要娶三公主呢？在我看来，除了客观上不可推却之外，还有他对紫姬的误判。他满以为紫姬会不在乎，结果他错了。紫姬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久便因此而不堪精神上的重荷，病入膏肓。源氏公子对紫姬的爱至此达到了顶点，他似乎为了报答紫姬的付出，同时也为自己的任性而自责似的，整日守候在紫姬的病榻旁，恨不得把毕生的爱都奉献在这一刻。

爱有多深，悲就有多深。紫姬死后，源氏公子从此如同一具躯壳，万念俱灰，在虚脱状态下苟延残喘。《魔法使》卷是源氏公子的人生终点，其中有一段源氏公子的内心独白，描绘了源氏公子最后的神态。

他想：“我只有和客人见面的时候，才能抑制哀思，强自镇静。然而痴迷了几个月，形容萎靡，语言未免乖僻，深恐惹起后人议论，甚至身后流传恶名。外人传说我‘丧妻后神情痴迷，不能见客’，虽然同是恶评，但听人传说而想象我痴迷之状，总比亲眼目睹我的丑态好得多。”

临近人生的终点，源氏公子对紫姬几乎爱得发疯。然而，她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一生中追寻自己母亲的身影，把母亲的身影在理想

化的同时叠映在藤壶妃子身上。追求藤壶妃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使藤壶妃子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女性”。紫姬起初作为藤壶妃子的替身，源氏公子赋予她的爱是分裂的，即既有替藤壶妃子承受的爱，又有她自己对源氏公子的吸引。直到藤壶妃子去世后，紫姬身上不再有藤壶妃子的影子，源氏公子才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紫姬身上。

源氏公子为爱追寻了一生，却一生都没有得到令他心满意足的爱；他与众多女性发生恋情，却不是恋爱的胜利者。他总是在不尽如人意中苦苦追寻，他永无止境地寻找母亲的身影，他为爱放荡不羁，他渴望心中永恒的女性。

紫姬的离去，是他的报应。他敢对紫姬说“我爱你胜过他人”，却不敢说“我只爱你一人”。

换个角度来想，正是因为源氏公子没有能终生用情于一个女人，才使这部物语成为罕见的、绚丽多彩的爱情经典；才有可能作为一部描写男女爱情发生、发展、演变的心理小说而获得成功。

在此要再次说明的是，这部物语的写成，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了周密的创作构思，而是以当时宫中流传的种种传闻为基本素材，一点一点地增写，最终成为一部巨著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不少的缺陷。如部分情节的混乱、人物描写的不足、故事展开的不自然等等。进一步地说，由于作者身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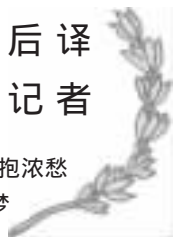
性，在这样一部庞大的男女爱情小说中鲜见性爱，以及与性爱相关的心情描写，从而使人物缺少厚度。

然而，人们超越了《源氏物语》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一遍又一遍地广泛阅读至今。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源氏物语》中蕴含着生成日本文化基础的审美意识。同时，日本人所特有的内心的细微颤动，都被毫无保留地刻画了出来。

总之，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堪称是一部极具个性化、情感化的男女爱情经典。无论你喜不喜欢它，你都无法否认它对此后的日本文学，以及此后的日本人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译 记者

独抱浓愁
无好梦



《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是日本最著名的爱情小说家渡边淳一的一部文学随笔。他以当代爱情小说大家的独特视角，在欣赏了光源氏与藤壶妃子、葵姬、紫姬、明石姬、三公主、六条妃子、空蝉、夕颜、末摘花、源内侍、胧月夜、玉鬘、槿姬等女性之间的一个个爱情故事的同时，重新诠释了爱的内涵与爱的外延。

渡边淳一认为，《源氏物语》之所以千年来被人们爱读至今，是因为人们不因为时空的流变接受了它、理解了它；人们之所以不因为时空的流变接受了它、理解了它，是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永远在同一个圆周上旋转，没有丝毫的进步。”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智慧，既实在又虚无，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洗礼，这种智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几乎是在同一个圆周上不停地旋转。当然，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等等会发生变化，但男女人之间的情感智慧，通常自零开始，至五六十岁结束。这个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至少可以说圆心是相同的，尽管时不时会出现短暂的横向或纵向的变形，但始终脱离不了同一圆心。”

曾经读过《源氏物语》的人，大多觉得《源氏物语》不太好理解，只是在感觉上认为它颇似中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但却体会到一种朦朦胧胧的异民族的美。大凡读过《源氏物语》的读者，倘若有兴趣再看这部《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不仅能对《源氏物语》产生新的认识，更能对《源氏物语》中爱情故事审美情趣产生新的升华。相反，先读这部《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然后再去通读《源氏物语》的读者，将会以能够理解日本民族情感的心理准备，怀着一种特别美好的心绪，欣赏《源氏物语》的一个个爱情故事。

《源氏物语》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文学巨著，其伟大之处就在于紫式部细腻的心理描写，精微的人物性格塑造，深邃的审美情趣。其“心灵探索的自然性、完美性，恐怕是在心理分析方面最为出色的现代作家也未必可及的。”（《源氏物语》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时，伦敦《泰晤士报》对《源氏物语》及作者紫式部的评价）。

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完美无缺

的理想的化身，其实是一个人物性格十分复杂、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平安朝的贵族形象。对光源氏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几乎无法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人物性格。他的性格中具有温情、完美、好色、仁慈、宽厚、自省、宽恕、同情、忧闷、讽刺、哀伤等多面性与复杂性。他一生在极尽荣华富贵的同时，也一次次地重复着许多难以挽回的失败，饱尝了人世间的千种悲哀、万种烦恼。

光源氏对紫姬的爱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虚拟的，也是真实的。

光源氏系桐壶帝与一更衣所生，由于母亲身份低微却反而受到桐壶帝的格外宠爱，因此无端地招来了许多诽谤和妒忌。光源氏三岁时，母亲含恨病故。一个偶然的时机，桐壶帝身边的一侍女说起先帝的第四皇女肖似桐壶更衣，桐壶帝闻之，遂遣人劝其入宫当了妃子，住在藤壶院，故称为藤壶妃子。

当光源氏听说藤壶妃子的相貌酷似自己的母亲时，恋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为此常常亲近这位继母，对她表示恋慕之情。

光源氏十二岁时，按照当时皇族的规矩，举办了成人冠礼，加冠之后随即与左大臣掌上明珠葵姬完婚。

加冠对光源氏来说，不仅是每个男儿都会经历的一种仪式，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他的情感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源氏与

藤壶妃子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意相见了。正是这种外界的因素，促使光源氏对藤壶妃子的爱慕由“亲爱”突变成了异性男女之间强烈的“恋爱”。他心中的藤壶妃子不再是继母，而是一位完美的女性。无论是宫廷禁忌，还是人伦情理，光源氏对藤壶妃子的恋情都是有悖纲常，绝对不能允许的。无法压抑的爱的火焰，使光源氏生活在难以自我解脱的深深渴求之中。他终日在“不能爱、不敢爱，却又偏偏放弃不了的爱”的深渊中震颤着他那永远不甘的心灵。

十八岁的那年春天，光源氏患疟疾，在千方百计找人诵经、祈祷总也不见效的情况下，有人劝他去北山某寺庙中请一高僧诵经祈祷。北山之行不仅治好了疟疾，更在不经意中与紫姬邂逅，找到了伴随他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的“类似藤壶”。

那是光源氏旅居北山期间，偶然散步到坡下一所屋宇的茅垣旁边。忽然看到一尼姑身旁有几个女孩走进走出，正在戏耍。其中有一个女孩，约十岁左右，白色衬衣上罩着一件棣棠色的外衣，正朝光源氏这边走来。女孩的相貌非常可爱，眉梢流露清秀之气，额如敷粉，披在脑后的短发俊美动人。光源氏见此情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仿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这孩子的相貌，非常酷似我所倾心爱慕的那个人（指藤壶妃子），所以如此牵惹我的心目。”想到这里，他顿时不由自主地激动得浑身颤抖，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紫姬的父亲兵部卿亲王是藤壶妃子的兄长，因此紫姬与藤壶妃子自然有着血缘关系。当光源氏得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后，渴求紫姬的心情更加热切了，“……我总得想个法子，轻松愉快地将她迎接到这里来看着她，可以朝朝暮暮安慰我心。”此刻的光源氏对紫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他只是通过紫姬这一特殊人物——相貌酷似藤壶妃子、与藤壶妃子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寄托着他对藤壶妃子的无限思念。

光源氏终于从紫姬的亲身父亲兵部卿亲王手中抢走了紫姬。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做出这惊人之举？是爱，是纯洁的爱。同时又是病态的爱！藤壶妃子是光源氏心中的“永恒的女性”，光源氏为了追求心中的“永恒”，以求心灵的宁静，他千方百计地把与藤壶妃子有血缘关系、相貌酷似藤壶妃子的紫姬塑造成“类似藤壶”——使之成为藤壶妃子的化身。灵魂和肉体一样有他自己的需要，而它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精神要有所寄托。现实中的不可即，使光源氏在虚拟的世界中找到了一丝的安慰。“类似藤壶”是虚拟的，但潜意识中的爱是真诚的。

光源氏与紫姬的关系，尽管最初的爱形态不太清晰，但最终目标是清楚的，他所期望的就是与藤壶妃子——类似藤壶——紫姬朝朝暮暮相厮相守。当然，紫姬却有一个从“父亲”转变成“丈夫”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终结点——与光源氏在精神上、肉体上结为夫妻，无论何时发生，都将会会有一个心理上的抵抗。

紫姬一晃就十四岁了。一天，光源氏从宫中回来，换好衣服之后便去西殿看紫姬。室内已换成了冬季装饰，气象焕然一新，华丽夺目。光源氏撩起帷屏的垂布，只见紫姬侧向一旁，脉脉含羞地坐着，姿态之美，全无半点可以指摘。光源氏在灯光下看着紫姬的侧影，不由地觉得“她竟长得和魂牵梦绕的那个人（指藤壶妃子）毫无两样呢！”光源氏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欲望，终于在紫姬几乎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带着紫姬步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至此，光源氏逐步走出了“类似藤壶”的怪圈，开始正视紫姬作为紫姬自身的客观存在。

如果说光源氏四处猎艳是贵族花花公子的秉性的话，这是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倘若说他的好色行为与对藤壶妃子的无限渴求——追寻他心中“永恒的女性”不无关系的话，似乎就令人不太容易接受。

光源氏时常感叹道：“人世间的事，真不可解！我所钟爱的女人，性情容貌各尽其有。但恨不能集中于一人，如何是好？”一语道出了光源氏希冀绝对完美的心态。藤壶妃子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无限完美的女性，然而由于她特殊的身份，使光源氏永远无法得到。越是得不到，就越觉得她绝对完美，以至于成为他心中“永恒的女性”。他企图从其他女性身上体会到完美，但每每总是令他失望，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以藤壶妃子作为参照去比较其他女子的优劣。

光源氏的好色行为并不总是给他带来满足欲望的快

乐，他每得到一个女人就多一份失望与哀愁，得到的女人越多，他的精神负担就越重。他为情欲所煎熬，为女人的怨恨和嫉妒而不安，为女人们的种种缺憾而失落。

事实上，光源氏虽然拥有了相当于太上皇的地位，可同样会有身不由己的苦衷。比如：在朱雀上皇的再三请求下，他不得已接纳了三公主；流放期间，他寂寞难耐，终于在明石道人的周旋下，与明石姬走向了爱的彼岸。诸多的因素决定了光源氏必须把原本归属紫姬一人的爱情瓜分给明石姬与三公主，这不仅是紫姬的悲哀，也是光源氏的悲哀。

光源氏希望紫姬能够承载他的全部，但他性格中的自私、怜悯、博爱、好色、哀愁等复杂的成分并不是紫姬能够全部承载的。紫姬不希望自己所得到的爱情是残缺的，然而，持续不断地恋爱行为似乎成了光源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亦为“我作乱伦之恋而自寻烦恼”，但却欲罢不能。紫姬终于不堪忍受，带着不满与怨恨离开了人世！

一旦失去，便觉得无限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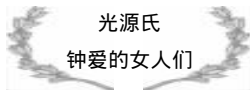
冬去春来，没有紫姬的春天，在光源氏的心里依然是永远凝固了的寒冷的冬天，他把自己的心扉紧紧锁闭了起来。光源氏再也无心与其他任何女性往来，对光源氏来说，紫姬就是女性的全部，失去了紫姬，其他的女性都显得黯然失色。

光源氏对紫姬的爱情无疑是自始至终的，但在不同

时空的爱情的连线上，始终跳动着不和谐的音符，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无情地伤害了紫姬忠贞的情感，直到紫姬离开了人世，光源氏才意识到“从前干了许多有头无尾之事，常使紫夫人怀恨，不胜后悔。无论逢场作戏，或者迫不得已，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事来给她看呢？她对万事都思虑周至，善能洞察人心深处，然而并不无休止地怨恨我。但每逢发生事故，她总担心后果如何，多少不免伤心失意。”抱歉后悔之意由衷而生。他终于无法承受失去紫姬后的精神压力，在处理好六条院的各项事宜之后，遁入空门，求得了彻底的解脱。

人物性格的单一，令人觉得人物形象苍白干瘪，人物性格的一成不变，会使人物形象死板而无生气。光源氏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紫式部不但塑造了内心世界丰富的光源氏，更重要的是丰富的内心世界随着时空的推移，其人物的思想、意识、行为的多重互动，使人物形象变得真实，有血有肉，给读者以认知与共鸣的空间。

光源氏的人物性格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它始终是围绕着一主线展开的，这就是他始终如一地追求“永恒的女性”。虽然他的性格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性格内部包含着不断的自我否定或自我“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他追求女性完美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他不因为无法得到藤壶而放弃，不因为得到了“类



藤壶”而满足，他的“好色”与他的追求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把满足自己的肉欲作为终极目的，“人世之事，真不可解！我所钟爱的女人，性情容貌各尽其美。但恨不能集中于一人，如何是好？”光源氏的这一感叹，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了他欲追求女性的绝对完美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促使了他的“好色”。

源氏公子为爱追寻了一生，却一生都没有得到令他心满意足的爱；他与众多女性发生恋情，却不是恋爱的胜利者。他总是在不尽如人意中苦苦追寻，他永无止境地寻找母亲的身影，他为爱放荡不羁，他渴望心中永恒的女性。

现实中的葵姬、紫姬、明石姬、三公主、六条妃子、空蝉、夕颜、末摘花、源内侍、胧月夜等，他所恋爱的所有的女性都是走向同一目标——永恒的女性——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阴掩蔽，迂回曲折；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

姚继中 2003 年 7 月于四川外语学院